

# 黎仲实 资料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史志办公室 编



中国中福会出版社

我眼里享自由的仲实早已死了，  
心里闹革命的仲实从此再无更变！  
还有那活着便卖了从前的，  
比你更可怜！

——朱执信《悼黎仲实》

上架建议：历史

ISBN 978-7-5072-2546-4



9 787507 225464 >

定价：68.00元

# 黎仲实

## 资料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史志办公室

编

中国中福会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黎仲实资料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史志办公室编. — 上海：  
中国中福会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072-2546-4

I. ①黎… II. ①中… ②广… III. ①黎仲实 (1886-1919) 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62467号

### 黎仲实资料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 编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史志办公室

出品人：余 岚

责任编辑：顾晨芸

装帧设计：孙 青

出版发行：中国中福会出版社

社 址：上海市常熟路157号

邮政编码：200031

电 话：021-64373790

---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上海晨熙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张：6.875

字 数：100千字

版 次：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72-2546-4/K · 61

定 价：68.00元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 徐士芳

副主任 朱玖琳 郑瑛 谢光荣

委员 张洁明 李纯涛 赵汝东 田贵斌 苏泽明

余菁 潘丽芬 曾爱平 陆树芳

主编 徐士芳

副主编 郑瑛 苏泽明

执行主编 李纯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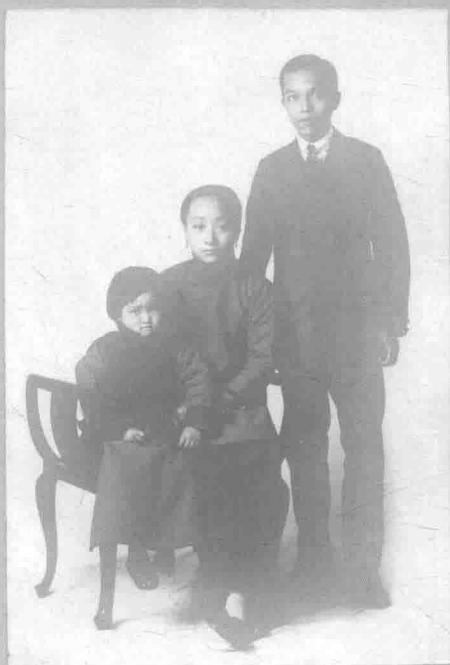
编务 王伟 朱侃 钱宾 王毅文 陈秀珍

郭剑泉

策划编辑 苏泽明



黎仲实（1886—1919）



*The Asia Photo Studio  
Shanghai*

黎仲实与夫人吴菊馨、女儿黎静婉合影

1 | 2  
3



①黎仲实后人保存的孙中山宋庆龄结婚纪念照

②黎仲实后人保存的黄兴照片

③黎仲实后人保存的同盟会实行部成员合影

左起：汪精卫、黎仲实、方君瑛、曾醒、陈璧君

仲實兄彙

孫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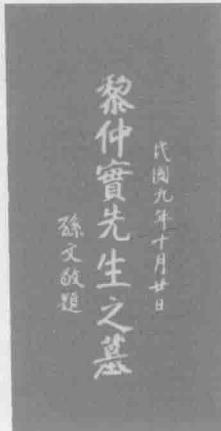


博愛

1  
—  
2 | 3



- ①孙中山赠黎仲实“博爱”题词（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提供）
- ②何香凝贺黎仲实新婚画作
- ③何香凝贺黎仲实新婚画作（局部）



- ① 上海万国公墓黎仲实墓穴地价收条封套  
 ② 上海万国公墓黎仲实墓穴地价收条  
 ③ 孙中山题黎仲实墓碑照相底片

1 | 2  
3



① 1920 年建成的黎仲实墓  
② 1985 年重建的黎仲实墓

# 前 言

黎仲实先生是孙中山先生忠诚的追随者，祖籍广东省高要县肇庆镇（今肇庆市端州区）下瑶村，1886年出生于广州观贤坊，早年留学日本，探求救国之路，即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他是兴中会、同盟会的重要骨干，曾介绍何香凝、廖仲恺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他是同盟会多次武装起义的重要参与者，曾随黄兴亲赴战地，人称“副元帅”。他是同盟会实行部的重要成员，曾随汪精卫等多次谋刺清廷重臣。1919年，黎仲实病逝于上海，葬于薤露园万国公墓。

孙中山先生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2016年是他诞辰15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振兴中华的宏大理想和他为之付出的卓绝奋斗，也在于他感召了那个时代无数的仁人志士，“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

2016年也是黎仲实先生诞辰130周年。虽然后世的目光往往聚焦于伟人一身，而其光辉所被者往往被有意无意地隐没，但诚如李大钊所言：“离于众庶，则无英雄”，黎仲实先生正是这样的“众庶”之一。

孙中山先生犹如一颗恒星，有了无数像黎仲实先生那样围绕他的轨迹、映射他的光芒的群星拱卫，才成就了那个时代的浩瀚星空。而作为如今依然享受着先贤恩泽的后人，理当铭记在心。

编 者

# 编辑说明

黎仲实作为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早期会员，始终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伟大事业，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截至目前关于黎仲实的研究极为罕见。鉴于此，本书对目前所有关于黎仲实的文章以及散见于各类史料著作中涉及黎仲实的相关内容进行集中收录，便于读者查找研究之用。

为方便读者查阅，本书分为“行事实功”“家族记忆”“史料著述”三个部分。“行事实功”收录了国内有关黎仲实的研究文章以及各类辞书中黎仲实的词条，介绍黎仲实生平。“家族记忆”包括直系亲属依据史料著作对黎仲实生平所作的叙述，以及对黎仲实日常生活点滴的回忆。“史料著述”摘录了不同年代出版的各类史料著作中涉及黎仲实的有关内容，并按照黎仲实参与的事件分为“加入兴中会”“共创同盟会”“参与武装起义”“谋划暗杀行动”“身后哀荣”五个部分，每一部分按照出处类别分为三类，依次为“孙中山著述”“革命亲历者著述”和“后世著述”。每一类别中的摘录条目均按照时间先后排序，每一条目沿用原标题，无原标题的则根据内容，均由编者酌拟。

基于黎仲实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参与的又多是秘密活动，有关黎仲实的内容多散见于革命亲历者的回忆以及后世的评述。根据编者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经编者考证和校勘，部分内容说法不一，存在疑问，如：

“加入兴中会”部分，何香凝在《我的回忆》中记述“1903年

夏秋之间，孙中山先生离日本经檀香山赴美洲宣传革命去了。……他在离开日本之前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留学生中组织学习手枪、步枪射击等等初步的军事知识，为将来发动武装斗争作准备……黄兴懂得军事知识，由他给义勇队教授枪法。”据查黄兴于孙中山离目前已经回国，在日本教授枪法的说法不成立。

“共创同盟会”部分，何香凝在《我的回忆》中记述“和我同时办理入盟手续的还有黎仲实、马君武，以及日后刺杀仲恺的真凶胡毅生等人，这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发展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据查黎仲实先于何香凝入盟，且作为入会介绍人须为同盟会会员，故何香凝并非第一批会员。

本书所涉及的关于同盟会筹备会的开会地点存在多种说法，有“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所”“东京麹町区桧町黑龙会”“东京赤坂区虎之门黑龙会”“东京赤坂区霞关内田良平宅”等，据我们初步核查开会地点应为“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四集中记述“乙未年冬，总理偕黎仲实、胡毅生、邓慕韩等自日本到越南西贡……故总理留西贡一二日，即赴堤岸就华侨之欢迎会……即日成立同盟分会”，据查西贡堤岸同盟会成立时间为1905年，干支纪年应为“乙巳”年，而非“乙未”。

“谋划暗杀行动”部分，在《黄复生革命事略》中记述“民国元年，蜀军政府派黄同志与李伯申、熊斐然等任南京总统府代表……翌年秋偕陈璧〔璧〕君、黎仲实同志赴法国。时欧战方酣……”，文中“翌年”为1913年，而后文又说“时欧战方酣”，此时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开始。据查赴法时间应为1915年。

“身后哀荣”部分，《志黎仲实先烈》中记述“黎先生仲实，中山产，民党健将也。……辛亥春，偕胡汉民廖仲凯〔恺〕诸同志，微服潜居北平，乘隙狙击载淳……民十之秋，先生公干莅沪，会沪

上时疫盛行，以劳瘁过度，染疾寢寓。”此处错误颇多。黎仲实生于广州，庚戌年于北京参与刺杀载沣，胡汉民及廖仲恺未参与刺杀行动。1911年之后，黎仲实寓居沪上，而非“公干莅沪”，1919年10月1日在沪病逝。

一部分内容目前尚无法得到考证，存在异说的情况。如：

“加入兴中会”部分，关于廖仲恺何香凝夫妇首次与孙中山会面的时间，有“1903年春”“1903年9月”两种说法。

“共创同盟会”部分，关于参加同盟会筹备会与会人数有50余人、60余人、70余人等，记述不一。

“谋划暗杀行动”部分，关于暗杀团于1909年至香港试验炸药的时间，有“春”“夏秋间”两种说法；黎仲实至北京的路线有“离港北上”“由日本至北京”两种说法；关于行刺摄政王的地点有“甘水桥”“银锭桥”两种说法；行刺失败后，众人议定去向的记述，一则为喻培伦、陈璧君去东京，黎仲实往南洋筹款，一则为喻培伦赴东京，黎仲实、陈璧君走南洋。

“身后哀荣”部分，1919年12月25日孙中山复黄复生函中写道“同志黎君仲实于前月二十五日病死沪上”，按照书信日期“前月二十五日”应为11月25日，目前关于黎仲实的生卒年月以“黎仲实后人保存的黎仲实生卒年月字条”为依据（参见“家族回忆”《黎仲实墓的变迁》插图）。

本书对于上述情况，不作相关注释，仅注明原注，读者在参考引用时自行考量和甄别。书中涉及黎仲实参加“拒俄义勇队”的细节说法不一，读者可参考“行实事功”中的《黎仲大事年表》。“行实事功”中收录的“黎仲实词条”，因引自不同的书籍，所记述的内容有所不同，对此编者也不作说明，仅注明原出处。

本书引自史料、他人著作、报刊、信函等，原文的繁体、古体字，收录时均改为简体字。错字、人名中的异体字均不作修改，直接照录，缺字用□表示。旧式圈点，或不符合现今习惯的标点符号，均重新标点。相关表述不准确之处，亦按原文录，不作修改。

# 目录

前 言  
编辑说明

## 第一部分 行实事功

- 孙中山身边的肇庆籍志士——黎仲实 苏泽明 / 2  
浅论肇庆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以黎仲实 李炳辉 彭泽民为例 韦相伍 / 9  
《辛亥革命辞典》黎仲实（词条） 章开沅 / 20  
《孙中山辞典》黎仲实（词条） 张 磊 / 21  
《中华民国史大辞典》黎仲实（词条）  
张宪文 方庆秋 黄美真 / 22  
黎仲实大事年表 苏泽明 朱 侃 / 23

## 第二部分 家族记忆

- 孙中山先生的战友黎仲实事迹 黎静婉 / 28  
缅怀我的父亲——黎仲实 黎静婉 / 34  
关于我外公黎仲实的若干忆述 曾爱平 / 38  
黎仲实墓的变迁 曾爱平口述 李纯涛整理 / 50  
高要黎积善堂家谱简记 / 59  
处女黎君墓志 汪精卫 / 66

## 第三部分 史料著述

- 加入兴中会  
有志竟成 孙 文 / 70  
癸卯留日学生军姓名补述 冯自由 / 71  
兴中会后半期之革命同志 冯自由 / 72

# Contents

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	冯自由 / 73
我的回忆	何香凝 / 74
癸卯孙总理在日本状况	冯自由 / 76
兴中会特设东京军事学校	冯自由 / 78
东京革命军事学校补述	冯自由 / 80
革命军事学校之组织	冯自由 / 83
创办革命军事学校	邹 鲁 / 84
癸卯东京革命军事学校	冯自由 / 85
同盟会四大纲领之起源	冯自由 / 86
朱少穆事略	冯自由 / 87
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	房兆楹 / 88
早期留日学生的政治意识	黄福庆 / 89
廖仲恺传	尚明轩 / 90
何香凝传	尚明轩 / 91
终身难忘的益友之一	尚明轩 / 92
胡汉民赴日入东京法政大学	蒋永敬 / 93

## 共创同盟会

兴中会改组同盟会	冯自由 / 94
同盟会之成立	冯自由 / 95
同盟会筹备会之召开	邹 鲁 / 96
同盟会誓辞与天运年号	冯自由 / 97
同盟会之第一次开会	冯自由 / 99
我的回忆	何香凝 / 100
中山南游之旅费	冯自由 / 102
乙巳同盟分会之成立	冯自由 / 103
越南西贡堤岸同盟会	冯自由 / 104
新加坡同盟会之成立	冯自由 / 105
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	冯自由 / 106

# 目录

同盟会的创立	张玉法 / 107
同盟会成立的酝酿和准备	金冲及 胡绳武 / 108
中国同盟会筹备大会之召开	蒋永敬 / 109
中国同盟会筹备大会之召开	陈福霖 余炎光 / 110
革命政党同盟会的建立	张宪文等 / 111
何香凝加入同盟会	陈福霖 余炎光 / 112
廖仲恺加入同盟会	陈福霖 余炎光 / 113
越南西贡堤岸同盟会的成立	陈锡祺 / 114

## 参与武装起义

有志竟成	孙 文 / 116
致池亨吉函	孙 文 / 117
田桐事略补述	冯自由 / 118
丁未年之党务报务	冯自由 / 119
丁未之军事活动	冯自由 / 120
起义前革命党人在各方面的活动	梁烈亚 / 121
胡汉民致孙总理报告钦军解散及	
滇桂军务书	冯自由 / 122
黄克强督师	冯自由 / 128
戊申云南河口之役	邹 鲁 / 129
黎元等之被逮	冯自由 / 130
胡汉民之报告书	冯自由 / 131
河口之役	胡汉民 / 132
黎仲实等被递解至港	冯自由 / 133
黄克强返越被逐	冯自由 / 134
戊申年之党务报务	冯自由 / 135
辛亥广州之役前党人在日本购运	
军火的经过	王子骞 / 136
枪械之购运及分派	曹亚伯 / 137

## Contents

胡汉民致孙中山冯自由函	胡汉民 / 138
胡毅生朱执信致孙中山函	胡毅生 朱执信 / 139
旗语	阿 烨 / 140
武装斗争策略的变化	田 莘 邢照华 / 141
起义之前	刘常平 李 可 / 142
黎仲实等八人被拘捕	蒋永敬 / 143
广州起义前的武器购买与运输	上村希美雄 / 144
武器的购置运送	田 莘 邢照华 / 145
赴广州参加起义 至已失败	蒋永敬 / 146

### 谋划暗杀行动

暗杀活动的风行	吴玉章 / 147
邓荫南事略	冯自由 / 148
李纪堂事略	冯自由 / 149
戊申年之党务报务	冯自由 / 150
共进会谋炸端方不果	冯自由 / 151
劝汪兆铭勿行暗杀	胡汉民 / 152
汪兆铭炸载沣	邹 鲁 / 153
黄复生自传	黄复生 / 154
庚戌汪黄谋刺清摄政王	冯自由 / 155
庚戌年之党务报务	冯自由 / 157
设法营救汪兆铭	胡汉民 / 158
黎仲实筹款营救汪精卫	吴玉章 / 160
临时稽勋局之组织	冯自由 / 161
喻大将军墓表	/ 162
痛哭方君瑛	《申报》 / 163
喻培伦传	尚明轩 / 164
谋炸端方于汉口而不成	罗 刚 / 165
吴玉章己酉年秋冬记事	刘文耀 杨世元 / 166

# 目录

黄复生	《戊午周报》 / 167
刺杀摄政王之经过	蔡德金 王 升 / 168
谋刺清摄政王被捕	蒋永敬 / 169
庚戌蒙难	雷 鸣 / 171
汪兆铭等狙击载沣 事泄被禁	杨 锋 / 173
汪精卫与陈璧君	康 屯 / 174
东方乐园中之革命轶闻	吴心培 / 175
陈璧君母亲资助革命	刘常平 李 可 / 176
汪与方曾两家渊源深厚	朱子家 / 177
黄复生革命事略	《中央日报》 / 178
黄花岗同人祭黄公文	《中华新报》 / 179

## 身后哀荣

复黄复生函	孙 文 / 181
悼黎仲实	朱执信 / 182
志黎仲实先烈	胥 梵 / 184
黎静婉致宋庆龄函	黎静婉 / 185
黎静婉致廖承志函	黎静婉 / 186
关于参加黎仲实墓重建迁葬仪式的通知	/ 188
老同盟会会员黎仲实陵墓重建竣工	
	《文汇报》 / 189
黎仲实墓重建竣工	《上海民革》 / 190
黎仲实碑文	黎静婉 / 191
参考资料	/ 197
后 记	

## 第一部分



行  
实  
事  
功

# 孙中山身边的肇庆籍志士——黎仲实<sup>①</sup>

苏泽明

在举国上下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的时候，一位鲜为人知的辛亥革命志士、肇庆籍的同盟会创会会员黎仲实，不该被人忘却，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黎勇锡（1886 年 1 月 29 日—1919 年 10 月 1 日），又名黎勇，字孝渊，号仲实，世人多称黎仲实，祖籍广东省高要县肇庆镇（今肇庆市端州区）下瑶村。

## 同盟会创会会员

黎仲实是广东时敏学堂学生。时敏学堂是广州志士邓家仁、邓家让兄弟于 1898 年创办的广东首家民办新式学堂，坐落在广州市多宝大街宝庆新街（今多宝路 39 号广东省水利厅办公大院内）。1902 年由学堂选拔，黎仲实与金曾澄等共 8 名学生成为该学堂的首批留学生留学日本。后黎仲实在同文学校肄业，于 1903 年夏加入由拒俄义勇队改组而成的军国民教育会。是年秋，孙中山在日本建立青山军事学校，黎仲实为 14 个学生之一，并且加入了兴中会。1905 年 7 月 30 日，黎仲实参加了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会所召开的由孙中山主持的同盟会筹备会。这次会议有 70 余人参加。<sup>②</sup> 据极为珍

<sup>①</sup> 原文载于《西江日报》2011 年 11 月 6 日第 1 版，收录本书时，作者对原文内容作了部分修改。

<sup>②</sup> 与会人数，各书记述不一。此处据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所录的人数。

贵的史料《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sup>①</sup>两年）之会员名册》记载，该名册不仅记载了入盟者的籍贯、主盟人以及介绍人等方面的资料，更重要的是还记录了绝大多数成员入盟的时间。筹备会的出席人员除孙中山、黄兴外，还有朱执信、汪精卫、冯自由、陈天华、古应芬等人，黎仲实以黎勇的名字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于当天加入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首批会员。同年10月，孙中山偕黎仲实、谢良牧、胡毅生、邓慕韩等乘法国邮船赴越南西贡，船过香港时，发动了陈少白、李自重、李柏（纪堂）、容开（星桥）、黄世仲、陈树人等人加盟。

到达越南后，孙中山与黎仲实等人在西贡逗留两日，即去堤岸，受到当地粤闽华侨李晓初、刘易初、黄景南等人的欢迎和接待。见此情景，孙中山提出成立同盟会分会，举刘易初为会长，李卓峰为副会长，以刘易初开设在美荻街304号的昌记行为通讯机关。1907年，李福林加盟同盟会以后，他住在河内足有两个月。孙中山规定，不许李福林等人白天在外面乱跑。夜间，孙中山定了革命的功课表，把李福林当作学生并给他上课。如遇到孙中山脱不开身的时候，则临时由黎仲实代课。为李福林这样一个老学生上夜课，累得黎仲实日夜奔忙。

### 何香凝、廖仲恺的入会介绍人

据何香凝《我的回忆》记载，何香凝与廖仲恺就是在1903年经黎仲实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先生，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05年8月7日晚，何香凝经孙中山、黎仲实介绍，在她自己居住的东京寓

① 即1905、1906两年。

所加入同盟会（加入同盟会要有两个介绍人），成为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之一。当时，黎仲实就是孙中山的联络人，受孙中山的委托联系革命党人。9月1日晚，黎仲实与何香凝介绍了廖仲恺、胡汉民加入同盟会。廖仲恺家成为同盟会的通讯联络站和集会场所后，黎仲实经常在廖家开会和打理会务。同盟会成立前后，经常到廖家的活跃分子有黎仲实、苏曼殊、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章太炎、冯自由、居正、马君武等。

### 钦廉起义的“副帅”

同盟会成立后，黎仲实就经常到南洋等地发动捐款、筹划起义。1906年，黎仲实奉孙中山命，带领一名法国武官共同巡视广东、广西。1907年，黎仲实负责为镇南关起义准备军械弹药粮饷。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决定由黄兴统领余众亲入钦州，发动钦廉上思、云南河口起义。

在1908年4月初的钦廉起义中，黎仲实的公开身份是同盟会旗下报纸香港《中国日报》的特派记者（即战地记者），真实身份是黄兴的秘书，他还担任了三个队中的一个队长。因黎仲实文化水平较高，又深得孙中山信任，实际上他担任了这次起义的“副帅”。在起义遭受挫折时，黎仲实坚持团结起义队伍。他还通过《中国日报》，报道了起义的详细过程，成为钦廉起义的真实记录。

钦廉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命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3人负责筹划河口起义。起义力量迅即部署：预先潜伏于中国与越南边境者百余人，扮成苦力散布于铁路沿线者200余人，策反清军兵将为内应者多人。孙中山派黎仲实、麦香泉等8人潜入越南老街，准备一

旦起义即接济粮饷器械。但老街法国警局以黎仲实等人“形迹可疑”为由，将其拘于警署，及询知为革命党人，虽略予宽待，但不许自由活动。当时，孙中山远在南洋，只能遥为节制。胡汉民催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发动起义，于是，4月30日凌晨2时在中越边境打响了河口起义的枪声。清军多人倒戈归附，缴获甚多武器。几天内，王和顺、关仁甫分别进军，攻略各有战果。后来起义失败，黎仲实等人被越南法国当局送回香港。黎仲实实际上是钦廉上思、云南河口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胡汉民的《致孙总理报告钦军解散及滇桂军务书》就是根据黎仲实的口述而写成的。

1911年春，革命党发动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黎仲实负责在日本购买、运送军火，以手枪、曲尺枪及炸药为主。另外，何吕伙负责在越南、胡毅生和王斧负责在泰国购买、运送军火，主要购置驳壳枪和曲尺枪。广州起义发动当日，黎仲实、方君瑛、胡汉民、陈璧君、李佩书等革命党人同船赶赴广州，抵岸后，闻起义已失败，城门坚闭，不许进去。一行人曾设法潜入城内，但未能成功，只得连夜乘船返回香港。

辛亥革命后，黎仲实常奔走于越南、泰国和日本间，历经艰辛，勋劳卓著。“二次革命”失败后，黎仲实同黄复生、曾醒等赴法国考察炸药术，可惜因为欧洲战火连连，后无获而还。

### 行刺摄政王载沣

同盟会成立初期设有暗杀组织，名为实行部，任务就是研制炸弹，以暗杀手段剪除清廷权要。这个部聘请流亡日本的俄国虚无党人教授暗杀技术，由方君瑛担任部长，成员有吴玉章、黄复生（树中）、喻培伦、黎仲实和曾醒等人。秋瑾、汪精卫、陈撷英、林宗素、



同盟会实行部成员与陈璧君之母卫月朗合影。右起：方君瑛、陈璧君、黎仲实、曾醒、卫月朗与汪精卫。（苏泽明提供）

唐群英、蔡蕙、吴木兰都参加了学习。1909年春<sup>①</sup>，黎仲实与黄复生、汪精卫、陈璧君、方君瑛等人赴香港，由喻培伦主持试制“安全炸药”，获得成功。

当时，汪精卫先派遣黄复生和但懋辛赴北京经营暗杀机关。一切准备就绪后，1910年1月中旬，汪精卫与陈璧君、黎仲实等入北京，喻培伦也携带购置好的照相器材来京，并于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组织秘密机关，以开设守真照相馆作掩护，另在东北园租赁几间房屋，作为活动场所。他们最初把暗杀目标选定为庆亲王奕劻，但奕劻身边戒备森严，无法下手。

最后，他们决定行刺清廷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载沣是光绪帝的弟弟、宣统帝溥仪的生父。当时，溥仪年幼，统治中国的实权掌握在载沣手中。汪精卫、黎仲实他们认为，行刺载沣虽然难度大，

① 据黄复生所撰《自传》记述，时间为春，《革命逸史》第三集记载为夏秋间。



1910年黎仲实与汪精卫等人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设立秘密机关，准备谋刺摄政王载沣。图为现在的琉璃厂火神庙。（苏泽明提供）

但肯定能最大限度地轰动全国，造成最大的效应。在选择装载炸药的容器这一问题上，他们认为铁壶盛炸药不多，爆炸威力不大，于是决定采用陈璧君的建议，由黄复生委托骡马市大街鸿太永墨盒铁铺掌柜钟廷文，在顺治门大街路东三盛盒铁厂定做一个可盛四五十磅炸药的大铁罐。

摄政王府位于地安门外鸦儿胡同附近，载沣每天上朝必经鼓楼大街。汪精卫、黎仲实等原计划在鼓楼前的短墙上投掷炸弹，但适逢鼓楼大街改筑马路，载沣改变了上朝路线。此计划落空。汪精卫等人最后确定，在靠近什刹海附近的载沣上朝必经之路上的银锭桥<sup>①</sup>埋炸弹。

1910年3月31日夜，喻培伦和黄复生前往桥下掘孔，因挖土

<sup>①</sup> 关于埋置炸药的地点存在两种说法。据当时暗杀行动的参与者黄复生所述，埋置炸药的地点为“甘水桥”。

声引起四周犬吠，他们担心引起意外而撤回。翌日夜再次来到桥下，当他们把炸药抬至桥下埋好时发现桥上有人，于是喻培伦赶至清虚观通知汪精卫转移，黄复生则躲在一棵大树下观察周围动静。不久，有警察前来，黄复生连忙撤走。

他们估计秘密已经暴露，但清廷不可能知道是谁所为，于是连夜在东北园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喻培伦赴东京重购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精卫、黄复生仍留北京，等炸药到后再伺机行动。<sup>①</sup>后来，汪精卫、黄复生在北京被捕。这就是轰动全国的谋炸摄政王案。汪、黄被捕后，黎仲实积极参加了营救行动，多次上北京、下香港，开展筹款、营救工作。

### 病逝上海

1919年10月1日，黎仲实病逝于上海，年仅34岁，葬于上海薤露园万国公墓。孙中山特批抚恤金优抚黎仲实遗寡孤女，还亲笔为黎仲实题写墓碑。朱执信在《星期评论》发表了《悼黎仲实》诗，以志哀悼。据1985年重建的黎仲实墓上黎仲实女儿黎静婉写的墓志铭记载，原墓碑已经在战争中损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何香凝提请政府将其整修一新，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毁于动乱。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及廖承志等对黎仲实墓重建深表关注。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具体落实，黎仲实墓于1985年重建。

黎仲实被后人尊称为辛亥革命志士、辛亥革命早期活动家、辛亥革命元勋。

<sup>①</sup> 据黄复生所撰《自传》记述，当时议定喻培伦、陈璧君赴东京购药，黎仲实赴南洋筹款。

# 浅论肇庆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sup>①</sup>

——以黎仲实 李炳辉 彭泽民为例

肇庆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韦相伍

史学界把辛亥革命分成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指的是1911年的武昌起义和各省的响应；广义包括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至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期间的19年革命过程。本文讨论的是广义的辛亥革命。在这场以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为宗旨的革命过程中，肇庆的民众与全国各地的民众一样，间接或直接参与其中，共同推动革命的进程，为辛亥革命取得阶段性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笔者以黎仲实、李炳辉、彭泽民为例，试就肇庆籍留学生和华侨在辛亥革命中对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所做贡献作粗浅的探讨，以之纪念。

## 一、支持和参加革命团体，为革命摇旗呐喊

“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之足迹”。<sup>②</sup>辛亥革命前期，留学生和华侨参加和支持革命主要表现为联络同志、发展进步组织、开展宣传、为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提供重要的基地。而各种革命团体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则与海外青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① 原文载于《肇庆丛论》2011年11月第五期，收录本书时，作者对原文内容作了修改。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1月版。

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的顺利组建，以及其分会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设立和发展，与诸如黎仲实、彭泽民、李炳辉等肇庆籍进步青年的积极参与及支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黎勇锡（1886—1919），又名黎勇，字孝渊，号仲实，世人多称黎仲实，祖籍广东省高要县肇庆镇（今肇庆市端州区）下瑶村，1886年1月生于广州。中国同盟会早期会员，辛亥革命早期活动家。黎仲实就读于广东省首家民办新式学堂——时敏学堂。1902年，经学堂选拔，黎仲实与金曾澄等8人成为该学堂首批留学日本的学生。1903年夏，黎仲实参加留日学生组成的军国民教育会。该教育会由拒俄义勇队（1903年4月成立）改组而成，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用“鼓吹、起义和暗杀”等方法进行革命活动。同年7月，孙中山自越南河内抵达日本，各省留学志士数十人先后访谒孙，聆听孙的教诲，他们促膝谈心，畅论国家大事与救国之道，其中就有黎仲实。孙中山不时与黎仲实倾谈革命救国思想及道理，悉心指导其从事革命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受孙中山先生影响，又因当时爱国和革命思潮的推动，黎仲实的思想慢慢地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不久就踏上了民主革命之路，成为留日学生中的早期进步青年。同年秋，他毫不犹豫地加入孙中山于1894年组建的兴中会，坚决拥护孙中山“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主张，随后又成为孙中山创立同盟会的好帮手。黎仲实依照孙中山的指示，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于革命之士，广为结交。黎仲实在某次留日学生聚会上认识了同是来自广东的廖仲恺和何香凝夫妇，经过几次接触，得知两人有结识孙中山的愿望，黎仲实便把两人带到小石川一间叫“下宿屋”的旅馆拜访孙中山，听孙畅谈爱国救国形势和革命道理。从此，廖、何二人走上革命道路，积极参加各类进步活动。正如孙中山后来在《孙文学说》中所写的：“过日本时，有廖仲恺夫妇、

马君武、胡毅生、黎仲实等多人来会，表示赞成革命。予乃托以在东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后同盟会之成立，多有力焉。”<sup>①</sup>黎仲实广泛接触留日学生，进行联络宣传，为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进行各项准备工作。遵照孙中山的指示，黎仲实把廖仲恺夫妇在东京租居的寓所发展为革命党人的主要通讯联络站和集会场所，孙中山和一些革命者经常在那里集会，商榷和策划革命活动。黎也不时来此处帮忙挑水，暗地里担负防卫任务，顺便取走孙中山的信函，传递消息。<sup>②</sup>1905年7月30日，黎仲实、黄兴、陈天华等70多名来自中国17个省的代表参加了孙中山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主持召开的筹备会，研究讨论新组织的名称和宗旨。会后，黎仲实正式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8月20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秘密成立。未几，经黎仲实的介绍，何香凝、廖仲恺先后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新鲜“血液”，进一步壮大了革命团体的力量。这些人和稍后入盟的胡汉民、朱执信，后来都成为同盟会的骨干分子。<sup>③</sup>同年10月，孙中山偕黎仲实等由日本赴越南西贡，并在堤岸设立同盟会分会。<sup>④</sup>

继越南分会之后，同盟会陆续在南洋的新加坡、吉隆坡等地设立分会。

彭泽民（1877—1956），原名泽文，字锦泉，号镛希，肇庆四会县（今四会市）清塘白沙村人，著名爱国华侨，马来西亚归侨，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版。

② 郑则民：《何香凝——杰出的爱国者和革命家》，《人民日报》1982年8月30日；尚明轩、王学庄、陈崧：《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32—4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

③ 何香凝：《我的回忆》，《人民日报》1961年10月6日；龚育之：《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线装出版社2002年9月版。

④ 任贵祥：《孙中山与华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

有“中山信徒、爱国侨领、中共密友”之美誉，是南洋最早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人士之一，曾先后参与组织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领导南洋华侨开展革命活动。1902年，彭泽民为生活所迫漂泊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因早年上过私塾，彭泽民抵马来西亚后，在吉隆坡谋得教员、文书职务。1905年，兴中会会员尤列以布道为掩护，在吉隆坡利用革命团体“中和堂”开展民主革命思想宣讲。彭泽民被这种新思想所吸引，不时前去聆听，慢慢萌发了参加革命的意识。1906年7月，孙中山在吉隆坡宣传三民主义，发动华侨捐款并组织反清起义。受革命思潮熏陶的彭泽民决心追随孙中山。他主动配合、协助筹备组建吉隆坡革命党组织。同年8月7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同盟会吉隆坡分会正式成立，会员12人，首先加入分会的彭泽民被推选为分会书记。1908年10月，孙中山再到吉隆坡进行革命活动，彭泽民发动全体会员肩负起警卫职责，自己亲自把守会场大门，防止保皇党捣乱，确保孙中山的演讲顺利进行。<sup>①</sup>

李炳辉（1891—1911），字祖奎，号路得士，广东封川县修泰乡（今肇庆市封开县平凤镇）平岗村人。1907年9月，李炳辉取道香港赴南洋大霹雳埠（今马来西亚），进入教会开设的“英华书院”读书。1908年1月李炳辉前往马六甲，在礼逊学校学习英语和耶稣教教义，后留校研究教理，成为耶稣教教徒。半年后被安排到新加坡英国长会教堂，从事传教，任石叻、日里诸埠教务。1908年12月，经同盟会新加坡分会联络处负责人萧锦兰介绍，李炳辉加入同盟会，并成为联络部干事。此后，李炳辉利用教务的特殊身份作掩护，开展宣传革命活动和联络工作，积极向华侨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华侨加入同盟会，壮大新加坡分会的力量；他赴西贡，去仰光，跑槟榔，

<sup>①</sup> 《四会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942页。

过霹雳等地进行活动，发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华侨入会。李炳辉所处的教会，遂成了同盟会培养和发展革命党人的基地。<sup>①</sup>

## 二、自觉捐钱献物，经济上支持革命

“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这是孙中山给华侨在辛亥革命作用的一句评语。的确如此，辛亥革命时期的历次起义，用于购买军火粮饷的钱，以及创办报刊的宣传费，乃至孙中山、黄兴等主要领导奔走各地的旅费和生活费，绝大部分由华侨提供。当时华侨各阶层究竟捐了多少款，至目前还没有一个精确的数据。据有关数据显示，1907年至1908年的几次起义，华侨捐助20万元；广州黄花岗起义前，海外华侨的捐助达15.72万元；1911年辛亥一年，南洋华侨捐给革命的钱物合计500万～600万元。这其中就有彭泽民在吉隆坡协助筹措的经费，以及李炳辉于1908年在新加坡争取华侨资本家林受之捐资（1.4万元叻币）的一部分。所以说，在经济方面，肇庆籍的爱国青年也给了辛亥革命以大力的支持。<sup>②</sup>

## 三、接受军事训练，学习相关知识，为革命斗争积蓄力量

1903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秘密组建青山军事学校，招收中国自费留日学生为学员，聘请好友、日本军事家日野熊藏为校长，聘退役军人小室健次郎为助教，向学生传授军事知识及制造盒子炮、各种火药的方法，特别是各种游击战术。孙中山对入学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凡入

① 《封开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916页。

② 冯晓蔚：《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炎黄世界》2011年第二期，第21页。

读者，先必填写盟书，宣誓忠于革命，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革命思想。<sup>①</sup>有志于革命的黎仲实第一个报名，与李自重等14人成为学校首期学生，半年后学校因故解散。<sup>②</sup>虽则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的学习时间，但在教师的悉心培训下，收效还是比较明显的：黎仲实基本掌握了炸药的制造方法，对在山区开展游击战也有了初步认识，为日后制造炸药谋杀清朝官员及直接参加广西各地的武装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09年，李炳辉被任命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支部责任人，他一边开展思想宣传发动工作，一边在其自幼习拳术、射猎的结拜兄弟郭继枚和余东雄的协助下，积极参加军事训练，练就了一身射击好本领。1910年2月，李炳辉任南洋华侨先锋队（时称华侨军义勇队）三中队中队长，取道越南开赴广州参加新军起义。起义失败后，李炳辉等又奉命转移至马来西亚。起义军最高指挥官李烈钧把李炳辉举荐给黄兴，黄兴把李编入近卫队。李炳辉提出“弃教从军”，黄兴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建议他继续以教士合法和特殊的身份，配合同盟会组织革命力量，选拔一批坚定、勇敢的“选锋”（敢死队）队员，发展和壮大武装队伍，为广州起义作人员上的准备。<sup>③</sup>

#### 四、开展革命实力调研和筹集、运输军火， 为武装起义准备条件

1906年，黎仲实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与另外一名法国武官秘

<sup>①</sup>《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4页，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王志光：《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文化之旅》2010年11月1日。

<sup>②</sup>黄美真、郝盛潮：《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sup>③</sup>谢建江、陈强：《黄花岗起义急先锋李炳辉传记》，《肇庆文艺网》2007年9月21日。

密进入广东、广西两地，沿途调查两广各地支持革命的实际情况，为发动革命武装起义作准备。他们在广西桂林与同盟会庶务黄兴等会面，详细了解和分析广西各地清兵分布、同盟会会员及革命党人的数量等，并及时报告给在南洋的孙中山，为同盟会领导筹划广西边境的武装起义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情报资料。<sup>①</sup>

1907—1908年，黎仲实来往于日本、南洋及广西、香港等地，为广西镇南关、马笃山及云南河口起义筹备军械弹药、粮饷和军用券。1907年12月1日，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的枪声顺利打响，当天同盟会会员黄明堂率80余起义军攻占镇南关炮台。孙中山、黄兴闻讯，即从越南赶赴起义地点指挥战斗。但因资金短缺，黎仲实所准备的弹药非常有限，最终炮台重陷敌手，起义失败。

1911年，黎仲实参与广州黄花岗起义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具体负责购买军火及运输。2月至4月，受广州起义总指挥黄兴的委派，黎与吴玉章、方君瑛等来往于日本、香港、广州之间，具体负责到日本购运枪支弹药，途经香港运回广州。当时购运军火十分困难及危险，黎、吴等人想尽各种方法，为广州起义准备武器，功不可没。所有军械均从香港启运，大部分装在棺材中，由方君瑛扮作孝妇，披麻戴孝运抵广州。4月27日下午5时左右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此时，胡汉民率黎仲实、方君瑛等革命党人自香港乘船全力往广州方向赶，刚踏上珠江岸，便得知起义失败，又见广州城门紧闭，无法进城。时官兵正在四处搜捕起义者，处境十分危险，黎等人只得返回香港。<sup>②</sup>

<sup>①</sup>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版。

<sup>②</sup> 《民国春秋》1996年第3期，江苏古籍出版社版。

## 五、参与刺杀摄政王载沣行动，震慑清朝统治

1906年至1908年，同盟会组织的多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清政府到处捕杀革命党人。为对抗清政府的镇压，革命党人秘密筹备政治暗杀，想通过这种特殊方式，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虽则此乃资产阶级革命低潮时采取的极端的暴力方式，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是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

中国同盟会成立时曾设立一个专司暗杀的机构，即实行部，准备对清朝官员实施暗杀活动，方君瑛为首领，成员有黎仲实、汪精卫等。1909年夏，黎仲实、汪精卫等7人组成暗杀小团体，在香港黄泥涌道设立秘密机关，在屯门邓三伯农场进行爆炸试验。<sup>①</sup>同年10月，汪精卫派遣黄复生等潜入北京，筹备刺杀行动，方君瑛和曾醒则留在香港作后盾。

1910年1月中旬，黎仲实、汪精卫等5人在北京宣武门外琉璃厂附近的火神庙西夹道，开设一间名叫“守真”的照相馆。守真照相馆成为同盟会部分革命党人在北京的临时秘密联络机构。黎仲实等革命党人以此为掩护，伺机行刺清政府要员。暗杀团起初认为，清王朝庆亲王奕劻的势力最为强盛，应向奕劻下手。但因庆亲王府戒备森严，加之奕劻出入特别谨慎，很难寻得良机，最后决定谋炸宣统皇帝溥仪的生父、摄政王载沣。3月底4月初，他们选择载沣每日上朝必经之路的什刹海附近的银锭桥（黄复生说为甘水桥）作为刺杀的地点，分几次把炸药埋于桥下。但因不慎被朝廷密探发觉，炸弹被取走，暗杀行动夭折。4月4日，黎仲实与陈璧君、喻培伦离开北京。4月16日，暗杀团的行踪被密探发现，守真照相馆遭

<sup>①</sup> 蔡德金、王升：《汪精卫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页。

到搜查，汪精卫与黄复生不幸被捕。4月29日，汪、黄两人以“未遂罪”，被判处终身监禁。<sup>①</sup>幸免于难的黎仲实与陈璧君远赴南洋筹款，以作营救汪和黄之用。

谋杀封建势力代表的行动失败了，但极大地震慑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虽则暗杀不是革命的主要手段，但在当时的环境中起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正如当时负责暗杀组织工作的吴玉章所说的：“在那‘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的时代，暗杀就是革命党人投向清王朝专制统治者的一枚枚爆裂弹，像警钟，像惊雷，震撼着社会，惊醒了国人。”<sup>②</sup>谋刺摄政王载沣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置清廷于惶恐境地，使清王朝的大小官吏不敢贸然公开与革命党人为敌，而且激发了一些革命青年杀身成仁的志气，鼓舞民众开展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

## 六、视死如归参加武装起义，为革命流血牺牲

1895—1911年，孙中山直接或间接领导发动10多次武装起义，肇庆籍留学生和华侨多次参与，每次起义均冲锋在前，表现出为革命而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1908年3月27日，黎仲实根据孙中山的指示，随黄兴在广西钦州马笃山发动起义（史称钦廉起义），参与者200余人，号称中华国民军南军，其中大部分是同盟会成员，后队伍发展至600余人，转战钦廉上思一带达40多天，多次重创清兵，后因力量不足而退到越南。黎仲实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同盟会旗下报纸香港《中国日报》的特派记者，真实身份是黄兴的秘书。

<sup>①</sup> 蔡德金、王升：《汪精卫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页。

<sup>②</sup>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因他文化水平较高，又深得孙中山信任，实际上担任了这次起义的“副帅”。<sup>①</sup>

在被称为“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孙中山语）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肇庆人李炳辉捐躯革命，成为“七十二烈士”之一。1911年春，时为新加坡某印刷厂工人的李炳辉得知革命党人准备在广州举行起义，立即启程归国。李炳辉在香港待命时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吾今决心尽忠报国，义无反顾，未暇回家俟。不要以儿为念”，在信中另附一首绝笔诗：“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为私。”寥寥数句，为革命献身和牺牲家庭幸福的决心可见一斑。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廿九日）下午5时30分，起义号角吹响，黄兴、李炳辉等率100多名敢死队员相继跃出总指挥部，直冲两广总督署。李炳辉带领10多名勇猛的队员，冒着敌人的机枪火力，从侧面发起强攻，奋不顾身，前赴后继，击毙击伤大批清兵。至傍晚7时许，敢死队占领清督署。未几，大批清兵来围，李炳辉冒死掩护黄兴突围后，带着来自南洋的部分革命者自督署冲出，从正面进攻督练公所。李炳辉转战至高第街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0岁。<sup>②</sup>黄花岗起义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即便辛亥革命时期的数次起义都未能取得胜利，但黄花岗起义中革命志士义无反顾的革命精神，却激励着广大民众继续拿起武器进行抗争，为武昌起义的到来和清王朝的灭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黎仲实、李炳辉及彭泽民等仁人志士，他们作为肇

① 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81年9月第2版，第128—129页；黎静婉：黎仲实墓碑碑文（1985年11月立），参见上海市虹桥路1290号宋庆龄陵园名人墓区第74号。

② 《封开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916页。

庆籍留学生及华侨的杰出代表，也许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星星之火”的不断积聚，才有了后来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的燎原之势。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辛亥革命，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场革命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是居功至伟的，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载入史册！

# 《辛亥革命辞典》黎仲实（词条）<sup>①</sup>

章开沅

**黎仲实** 名勇锡，字孝渊，号仲实。广东高要人。早年就读于广东时敏学堂。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留学日本同文学校。次年夏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是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军事学校，仲实为十四学生之一。1905年加入同盟会，旋受孙中山派遣偕法国人往川、滇等地调查。1910年（宣统二年）与汪精卫、黄复生等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未成。1911年参与广州黄花岗起义筹备，负责武器运输。起义失败后隐退家中。后不详。

黎  
仲  
实  
资  
料  
集

<sup>①</sup> 摘自章开沅主编的《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428页。

# 《孙中山辞典》黎仲实（词条）<sup>①</sup>

张 磊

黎仲实（？—1919）名勇锡，字孝渊，号仲实，广东高要人。早年就读于广东时敏学堂。1902年留学日本同文学校。拒俄运动中参加学生军和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8月与廖仲恺、何香凝往孙中山寓所拜访，受命物识有志同学，结为团体。参与孙中山组织的东京军事训练班。1905年加入同盟会。奉孙命向何商借寓所为开会及收信地点，介绍廖仲恺、胡汉民入盟。10月与孙赴越南，展开对华侨的宣传联络工作，加入当地洪门义群会。后参与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组织的暗杀团，密谋行刺清廷重臣。1910年初潜入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未成。1911年参与黄花岗起义筹备，负责运输武器。失败后隐退家中，不涉足于政治，郁郁不自得。1919年11月25日在上海病逝。身后寡妻孤儿，家甚困窘。孙对此甚为关注，致函黄复生，望念昔日患难道义之交，设法抚恤。

<sup>①</sup> 摘自张磊主编的《孙中山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773—774页。

# 《中华民国史大辞典》黎仲实（词条）<sup>①</sup>

张宪文 方庆秋 黄美真

黎仲实（？—？）名勇锡，字孝渊、仲实。广东高要人。早年入广州时敏学堂。1901年留学日本同文书院。1903年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参加拒俄运动。同年加入兴中会。并入青山军事学校学习。1905年加入同盟会。同年冬与邓慕韩、胡毅生等随孙中山至越南、新加坡等地，设立安南同盟分会和同盟会英荷两属总机关。1908年在东京与胡灵媛创建尚志学社，联络革命志士。同年，与汪精卫、陈璧君、方君瑛、喻培伦等组织暗杀团，并与汪精卫等赴北京，谋行刺清廷要员，事败后回广东。1909年与胡汉民等在香港设南方支部，筹备广州起义。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时，在日本负责购运枪械。1912年底与汪精卫等赴法国留学。

黎  
仲  
实  
资  
料  
集

<sup>①</sup> 摘自张宪文、方庆秋、黄美真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881页。

# 黎仲实大事年表

苏泽明 朱侃

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丙戌）一岁

1月29日 生于广州西关观贤坊家中。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十七岁

是年 由广东时敏学堂选派，自费留学日本。初就读于正则预备学校，后肄业于同文书院（一说为同文学校）。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十八岁

5月3日 被编入“学生军”（原“拒俄义勇队”）丙区队一分队。

5月11日 所在“学生军”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

夏 与留日学生数十人先后访谒孙中山，并向孙提出欲习军事投身革命，后遵孙命填写盟书，以示决心。

8月 与胡毅生等14人入孙中山在东京所建军事学校。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二十岁

7月30日 参加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会所召开的、由孙中山主持的同盟会筹备会，成为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前已经入会的首批会员。

8月6日 受孙中山委派，往何香凝处接洽借寓所开会及收信事。

8月7日 晚，在何香凝寓所，与孙中山介绍何香凝加入同盟会。

9月1日 晚，在何香凝寓所，与何香凝介绍廖仲恺加入同盟会。

10月7日 随同孙中山，与胡毅生、邓慕韩等乘法国邮船由日本横滨赴越南。

10月下旬 由西贡至堤岸，协助孙中山，与胡毅生、邓慕韩分头进行宣传联络工作，并兼任文书事务。

△ 随同孙中山在裕华公司与越南华侨会面。

△ 遵孙中山之命，与邓慕韩加入洪门义群会。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二十一岁

是年 奉孙中山命，偕法国武官调查两广革命形势。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二十二岁

春 随同孙中山，与胡汉民、胡毅生等人离日南下，以助许雪秋在潮州举事。

是年 负责为镇南关起义准备军械、弹药、粮饷及军用券。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二十三岁

3月27日 奉孙中山指示，随黄兴率旅越华侨中的同盟会员和钦州民军两百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路军”，人称“副元帅”，从越南进入钦州马笃山发动起义。

4月18日 至河内，通过胡汉民向在新加坡的孙中山报告钦廉起义情况。

4月中下旬 受河内机关部委派驻守老街，预备于得地后，实施革命方略所规定之因粮方法。后被老街法国警局以“形迹可疑”为由，拘留在警署。

5月上旬 被越南法国当局递解至香港。

是年 与胡灵媛在东京创办尚志学社。

1909年（清宣统元年·己酉）二十四岁

春（一说为夏秋间）与汪精卫、陈璧君、黄复生、方君瑛等由日本至香港，秘密租屋于黄泥涌道，筹备暗杀团机关，至屯门试验施放炸药方法。

夏 至汉口，谋炸清吏端方于京汉铁路车站，以事不果。濒行

乃将所携带炸药铁弹等物存放孙武处。

### 1910年（清宣统二年·庚戌）二十五岁

1月中旬 与汪精卫、陈璧君等至北京，谋炸清朝重臣，经商议将行刺目标人物定为摄政王载沣。

4月2日 因喻培伦、黄复生前往银锭桥（一说为甘水桥）埋置炸弹事发，即夜在东北园召开紧急会议，议定：与陈璧君赴南洋筹款；喻培伦赴东京重购炸药（一说为黎仲实赴南洋筹款，喻培伦与陈璧君赴东京购炸药）；汪精卫、黄复生仍留北京布置一切。

5月24日 与胡汉民、卫月朗、陈璧君、吴世荣至新加坡，继续筹款救汪精卫。后与陈璧君返香港，派人北行探视汪精卫。

是年 同喻培伦、陈璧君等在香港九龙城设置机关，专门从事营救汪精卫之活动。奔走一载，毫无所成。

###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二十六岁

春 负责在日本购买、运送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所需军火，以手枪、曲尺枪及炸药为主。

4月27日 广州起义爆发当晚，与胡汉民等同船由香港赴广州。

4月28日 先行返广州家中，后托其姑母告知胡汉民等，起义失败，宜急避入乡间，绕道往港。

###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壬子）二十七岁

12月 被函聘为临时稽勋局名誉审议。

是年 在上海与苏州籍女子吴菊馨结婚。

###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癸丑）二十八岁

3月10日 女儿黎静婉（原名黎秀英）出生。

###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乙卯）三十岁

秋 与黄复生、陈璧君、曾醒等赴法国考察最新炸药术，时欧战方酣，后无获而还。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丙辰）三十一岁

12月12日 与孙中山及黄花岗同人致祭黄兴。

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己未）三十四岁

10月1日 病逝于上海，年仅34岁。

## 第二部分



# 家族记忆

# 孙中山先生的战友黎仲实事迹<sup>①</sup>

黎静婉



黎仲实肖像照



黎仲实后人保存的孙中山照片

黎公仲实，名勇锡，字孝渊，广东高要(肇庆)人。公元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1月29日生于前清举人家庭，卒于1919年10月1日，享年34岁。

黎仲实少时是广州时敏学堂学生，因激于清政府腐朽无能、丧权辱国、民族危机深重，于1902年东渡日本，一面就学于同文学校，一面广交革命志士，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日本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常到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倾听孙先生的演讲，他与马君武等常至横滨山下町孙先生的住处畅谈革命，深得孙先生信任。后于1903年，经孙先生介绍加入了兴中会。

1903年春，黎仲实介绍何香凝、廖仲恺至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孙先生(这是何香凝与孙先生的第一次见面)。1903年夏、秋之间，孙中山先生离日本经

① 此文为未刊稿，由黎仲实之女黎静婉据当时史料著作整理而成。收录本书时，作者已于2010年去世，文中与史料不符之处未作修改，可参阅《黎仲实大事年表》。

檀香山赴美洲宣传革命时，嘱咐黎仲实等人要组织留学生学习射击手枪、步枪等初步军事知识，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同年夏，黎仲实和廖仲恺、苏曼殊等人组织住在牛込区的留日青年学生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拒俄义勇队”，为留日学生军丙区队一分队队员。同时，他又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秋，孙先生自南洋抵日本，黎仲实、何香凝、廖仲恺、马君武、冯自由等人常去孙中山住所，孙中山乃托黎仲实等在日本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黎仲实等人之后往返东京、横滨，宣传、联络革命志士。后同盟会成立，多有力焉。当时，黎仲实等私费留学生因有志于日本陆军初级振武学校，常为清使馆严厉禁止，黎仲实等乃以此向孙中山求助，孙中山乃与日本同志武官日野熊藏少佐商议，设立军事学校。是年冬，革命军事学校在日本东京青山附近成立，这是兴中会特设的军事教育机关，是革命党第一次自设的军事学校。黎仲实是该校仅有的十四个学生之一，专门攻读军事学。规定学期八个月，入学仪式十分慎重，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黎仲实等孜孜向学，颇为日教员所嘉许。不久外界悉知，称该校为“东京之梁山泊”。五个月后，因校内各派严重对立，无法调和，不得已宣布解散。只剩下黎仲实、李自重等五人继续奔走革命。

1905年，孙中山由欧洲回到日本，积极筹备组织同盟会工作，此时黎仲实已由孙中山介绍由兴中会会员转入同盟会会员，并一直跟随孙中山进行活动，是中山先生的忠实助手。由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常受到日本政府的干涉，他奉孙中山之命，向何香凝商借房子作为稳妥的开会通讯地点。第二天在何的寓所里办理了何香凝加入同盟会的手续，孙中山和黎仲实是她的介绍人。后来黎仲实和何香凝又介绍廖仲恺加入同盟会。黎仲实等人是同盟会正式成立以前在日本发展的第一批会员，后来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骨干。七月在孙



黎仲实后人保存的孙中山照片

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在日本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筹备会议。宣告到会者六十多人，与孙中山旧相识者只有黎仲实、马君武等十人。同盟会分八部职务，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信条，冯自由、黎仲实等，皆被选为书记、交际、会记、执法、评议、各省主盟等职务。这年冬，孙中山率领黎仲实、谢良牧等四人乘法国轮船赴越南，经香港时借法国邮船约香港同盟会员开会，讨论党务活动。其后又至新加坡，倡设同盟会分会。



孙中山在南洋的革命基地——晚晴园，现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黎仲实曾外孙潘子伟提供）



1906年，黎仲实奉孙中山之命偕法国武官（驻天津的法国参谋部的武官）一起调查广东、广西，目的是为了联络两广的革命军事力量。黎仲实与法国武官至广西时，在桂林会见黄兴、蔡锷、郭人漳，在龙州会见钮永建，并多次商谈。其后，黎仲实返回香港、日本。

1907年为同盟会军事最活跃的时期，黎仲实等人分赴广州、汕头、汕尾、归善、博罗、钦州、廉州各地，极力进行起义准备工作。此年，黎仲实随中山先生从日本至河内，在总机关部工作，负责购买筹办镇南关等地起义的军械弹药及印军用券等，准备起义成功后发放。镇南关一役失败后，黎仲实及越南华侨二百余人，在黄兴的率领下，于1908年2月绕道越南，进攻钦州（史称为钦州起义），人称黎仲实为副元帅。起义军在马笃山大破清军，后因粮弹告竭，不得不下令解散，他与黄兴等赴越南。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时，河内总机关部只有黎仲实、胡汉民、张翼枢等数人。当时，孙中山派他和高德亮等八人驻越南老街，准备胜利后实施革命方略规定的因粮方法。因清政府的间谍侦知老街有革命军指挥者数名，竟与法国占领者联系，诬告以抢劫案，黎仲实等八人悉被法国警察拘留。尽管弄清了身份，但几天后仍被驱逐出境，递解至香港。河口战役失败后，他从香港到日本，与黄复生、喻培伦等七人组织一小暗杀团，从事刺杀清政府大臣的准备。后来他们又将此团体搬至香港，试验各种炸药及发火装置，至11月离港北上。

1909年，黎仲实、黄复生等谋刺清大臣端方于汉口车站，因端方已先期出洋而未果。黎仲实等即将炸药电线等物存放孙武处，遂到北京，以开守真照相馆为掩护，准备刺杀清摄政王。

1910年谋刺摄政王载沣于他每日必经之路甘水桥，但事泄，黄复生、汪精卫二人被捕。事发时，黎仲实因已赴日本购买炸药得免。



1919年方君瑛赠黎仲实同盟会实行部成员在法国的合影

后来他到香港、南洋、日本等地筹款，从事营救黄复生等二人的活动。

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时，他负责购买日本方面的军火弹药，由日本运到香港者由黎仲实、吴玉章司之。

民国元年成立临时稽勋局，因黎仲实参与革命诸役被推举（函聘）为临时稽勋局名誉审议。

辛亥革命后，他成立了家庭，1913年生有一女，但他仍以革命事业为重，出生入死，经常（有时还携妻带女）来往于日本、越南、泰国之间，随时准备献身革命。他与妻女告别时曾用手绢写下了“行将诀别，书此以志纪念”两行字。他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竭尽全力，积劳成疾，终于1919年10月1日病故，当年只有34岁，遗体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孙中山先生亲笔为他题墓碑，痛表哀悼。因黎仲实生前变卖家产资助革命，所以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故孙先生乃亲批抚恤金赡养他的家属。黎仲实生前战友朱执信等亦纷纷写悼文、悼诗及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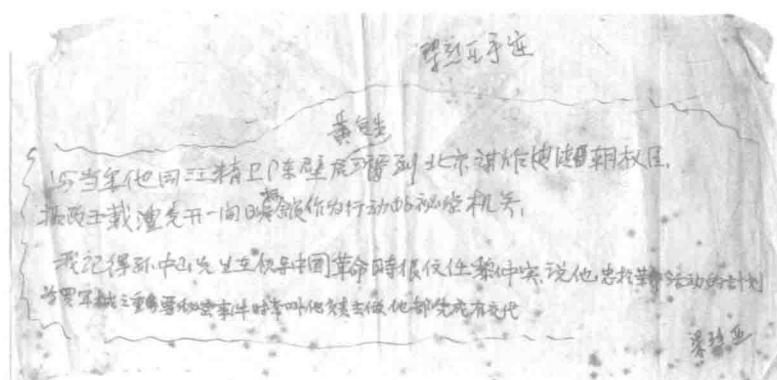
黎仲实夫人吴菊馨在日本

铭等以为纪念。

解放战争时，黎仲实墓碑被国民党败兵毁坏多处。解放初，由何香凝老人提请政府整修一新，但继而又毁于十年浩劫之中，墓碑被毁，坟墓亦夷为平地。承蒙宋庆龄副主席、廖承志副委员长生前关怀及上海市委、市有关部门关怀，黎仲实之墓碑将在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得以重建，历经数年筹建，即将竣工。

（1981年一次偶然机会，知悉辛亥革命老人梁烈亚认识先父黎仲实，特登门拜访，梁老可知先父不少事迹。梁老当时记忆力很好，他还笔录说：“我记得孙中山先生在领导中国革命时很信任黎仲实，说他忠于革命活动的计划，如买军械之重要秘密事件时常叫他负责去做，他都完成有交待。”梁老还笔录说：“孙中山称黎仲实为‘忠诚之战友’。”梁老还表示有机会时要把黎仲实事迹写出来，而且还笔录了题目《孙中山革命之老战友》。遗憾的是，梁老还没来得及写文章就逝世了。）

1985年5月14日



辛亥革命老人梁烈亚手迹

# 缅怀我的父亲——黎仲实<sup>①</sup>

黎静婉



黎仲实肖像照

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85年11月23日，在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恢复了我的父亲、辛亥革命活动家黎仲实的墓地，由民革主持举行了墓碑重建祭扫仪式。在深深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之余，不禁回忆起已经辞世六十余年的父亲。

先父黎仲实，名勇锡，字孝渊，号仲实，

广东高要人。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少时在广州时敏学堂求学，目睹清王朝的腐败，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于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结识了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1903年参加孙先生组织的兴中会，1905年转入同盟会，为同盟会最早的骨干。何香凝、廖仲恺两前辈均经我父亲介绍认识孙先生并加入同盟会。



黎仲实后人保存的孙中山照片

① 此文为未刊稿。收录本书时，作者已于2010年去世，文中与史料不符之处未作修改，可参阅《黎仲实大事年表》。

先父对孙先生为同盟会制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共同纲领坚决拥护，变卖祖屋资助革命。辛亥革命老人梁老（烈亚）曾对我讲过，孙先生说我父亲忠于革命活动的计划，凡有购买运送军械和重要的秘密活动都由先父去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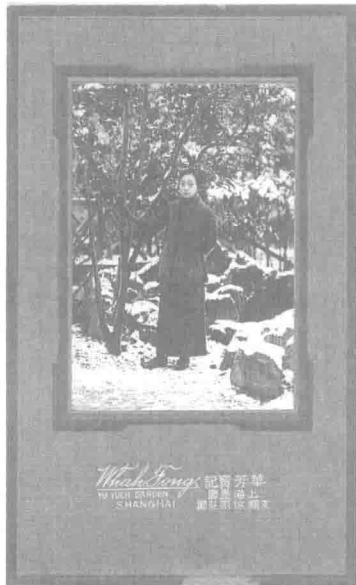
先父在日本东京与廖仲恺、苏曼殊等组织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学习军事，以求效命疆场，后又随孙先生辗转于香港、新加坡、河内等地，以后又接受委托经祖国西南一带，宣传革命真理，为组织各地的同盟会作准备。武装起义时，先父随同黄兴先生参加了钦州起义，被称为“副元帅”。河口起义时，在越南河内，曾被清政府勾结法警方逮捕入狱，递解香港。黄花岗起义时，则和吴玉章等负责运送弹药军械。

武装起义失败后，先父十分愤懑，与方君瑛、吴玉章、黄复生等组织了暗杀小团体，先后参与在汉口刘家庙车站谋刺两江总督端方和在北京谋杀摄政王载沣的活动。1910年谋刺载沣时，黄复生等二人被捕，先父因先期赴日本购买炸药得免。

辛亥革命胜利后，先父仍来往于日本、泰国、越南之间，继续为革命工作奔波。先父一生大多在外从事革命工作，与家人团聚之日屈指可数。1919年10月，终因积劳成疾，早年身亡。遗体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孙先生为痛表哀悼，手书了“黎仲实先生之墓”，刻石为碑。墓碑曾于战火中毁坏多处，新中国成立后何香凝前辈提请上海市政府修复。十年动乱再度浩劫夷为平地。经前国家副



黎仲实后人保存的孙中山照片



黎仲实夫人吴菊馨



黎仲实夫人吴菊馨与女儿黎静婉合影

主席宋庆龄、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提请上海市党和政府关怀，先父之墓又仿原样重建于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

父亲一生为革命奔波，参加了潮州、镇南关、马笃山、河口、黄花岗诸役，有时我们一家也随同辗转在河内、西贡之间。记得母亲讲，先父常说革命不为做官，去世后身无余财。有一次父亲匆匆回家，又匆匆离去，临行留下一条白手帕，上面血书“行将诀别，书此以志纪念”。还听母亲讲过，父亲身上满是伤疤，是辗转疆场三日三夜，骑马赶山路，精疲力乏从马背上跌落而伤的。在日常生活中，父亲最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束缚摧残，反封建意识十分强烈。按当时的封建习俗，母亲要为我穿戴耳环，父亲知道后竭力劝止了。姨母家蓄有女婢，父亲对此也竭力反对，不厌其烦地说服姨母将女婢收为养女，成年后隆重地遣嫁出去。一次我们随父亲

坐船，我也竟然需买船票了。父亲高兴地抚摸着我的头，深情地说：“长大了，我们又多了一个革命事业的继承人！”

先父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是孙中山先生的忠诚战友，与孙中山先生风雨同舟、朝夕相从。生前将家产资助革命，身后家无余财。先父留给我的唯一遗产，就是献身辛亥革命的精神。先父的一生是短暂的，但革命精神永存。孙中山先生当时亲自批发抚恤金作为我们母女生活费，如今我已是退休的中学教师，在家安享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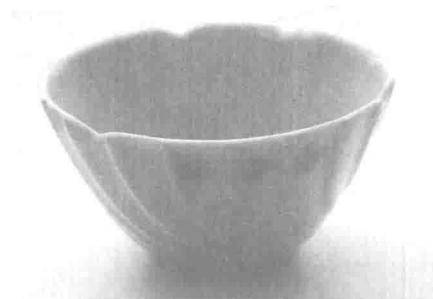
今天缅怀先父之际，除深深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外，还希望海内外炎黄子孙学习发扬辛亥革命先烈的精神，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走和平统一的道路，为振兴中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



黎静婉幼年时留影



黎仲实使用过的笔筒



黎仲实使用过的碗

# 关于我外公黎仲实的若干忆述<sup>①</sup>

曾爱平



黎仲实夫人吴菊馨与女儿黎静婉合影

作者按：我是黎仲实的外孙女，以下的内容是我根据母亲在世时的讲述，家中保存的文稿、信函、照片、书报和备忘录等相关资料，以及亲戚吴可读、黎勇烈、黎艺琳的往来书信、回忆等整理而成的。编辑出版介绍我外公黎仲实的书籍是我母亲黎静婉——黎仲实唯一的女儿生前一直努力但未能实现的愿望。如今这个愿望即将实现，遗憾的是母亲已于2010年仙逝，为了却她的心愿，本文第一部分是以母亲第一人称的形式追忆父母生活点滴及其他，以慰母亲在天之灵。

## 一、黎静婉追忆父母生活点滴及其他

我出生在广州，后随父母来沪居住，最早住在蟠根里（今成都南路巨鹿路，原瑞金剧场附近），后来又搬到铭德里（今淮海中路渔阳里，原团中央旧址）。当时朱执信住在新民里（今重庆中路，原淮海中路国营旧货商店后面西北角），与我们住处很近，与我父

① 此文为未刊稿。

亲时常往来，是至交。他送给父亲的对联就挂在家中的厅堂，上联是“守如处女，志如脱兔”，下联是“交不道旧，予不从善”。上联指父亲平时对革命事业的机密任务能严守秘密，一旦行动起来如脱兔般迅速、敏捷与坚决，下联指父亲对人处事是大公无私的，在革命阵营中不以新交旧好，亲疏而有别，是一视同仁，和谐相处的。这是对我父亲为人的概括和总结。

我父亲从小接受新式学堂教育，胸怀大志，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17岁便放弃优越的物质生活，自费留学日本，是留日学生中的早期革命青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寻求救国之路。即便是结婚生女之后，父亲仍以革命为重，总是和我们聚少离多。但革命党人也是平常人，父亲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怀。为了弥补对家庭的亏欠，他只要有可能就会带着我母亲，我出生后也会带着我一起辗转征途，去过日本、越南和泰国等地。父亲知道自己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为了给家人日后留下纪念，他带我们在照相馆合影了一家三口温馨的全家福。照片上父亲紧挨着我母亲站着，母亲和我则依次坐着。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我家珍藏至今。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外出坐船，我也竟然需要买船票了。父亲高兴地抚摸着我的头，深情地说：“长大了，我们又多了一个革命事业的继承人喽！”

从我出生以来，父亲对我就疼爱有加，常会捎上各种“国籍”、不同服饰的洋娃娃给我。我都十分喜欢，爱搂着洋娃娃一起睡觉。好多年后，因我身体不大好，有大人说长期和洋娃娃睡觉，洋娃娃会变“精”的，对我不好，才改了这习惯。当然这是封建迷信。听我母亲说，有一次父亲带我出去，把我放在台球桌上，因我太小，撒了一台子尿，父亲非但不生气，还觉得我很可爱，后来常会在亲友中说起。我很小时，父亲就有意让我习文练武，希望我长大后也能和他一样。我和汪精卫家的一子一女一起在家由私人教师上课，

数学老师是大同中学的，语文老师是一位老者。我们还一起常去精武体育馆练拳。

我去过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前辈家中。章太炎书法很好，大人们经常让我看他写字。我经常看到大人们坐在一起商量大事，但我太小，不懂他们讲的话。在何香凝前辈家中我还见过廖梦醒和廖承志。

后来我们搬到铭德里，是两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子。汪精卫家和我们家在一条相通的前后弄堂里，他们是后弄堂通到现在的南昌路，我们是前弄堂通到现在的淮海路。后来弄堂里隔了围墙，不通了。汪精卫和我父亲关系很亲密，记得我还跟汪家一起去杭州玩过。那时汪精卫常会在家中练演讲，一排排椅子，让家人坐着听，我们几个小孩也坐着似懂非懂地听他讲。

我高小是在博文女子中学附属小学就读，1926年毕业，中学在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今上海市大同中学）寄宿，1932年毕业，1936年毕业于私立复旦大学（今复旦大学）。



黎仲实（左三）与友人合影



黎仲实后人保存的汪精卫夫妇合照

我父亲对封建伦理深恶痛绝，除了我在《缅怀我的父亲——黎仲实》中提到过的，父亲极力反对母亲要为我穿耳孔、反对姨母家用女婢之外，我母亲还讲过，她当年是缠小脚的，认识我父亲后，在我父亲的开导、鼓励下，拆去了又长又臭的裹脚布，解放了双脚，所以我母亲的脚比同时代人大得多，又比现代的人小一些。

父亲一生不为功名利禄，平时讲得最多的就是：为革命、不为做官。听母亲讲，父亲有一次执行任务时，穿着一件缝有炸药的背心，随时准备献身革命。他长年在外奔波，居无定所，风餐露宿，备尝艰辛，患上了顽固的痢疾，常常拉肚子。当时我也常生病，家人就传是闹鬼，说楼梯常会无缘无故发出声响，电灯也会时暗时亮，是有“精怪”，有狐狸精。母亲特地去庙里请了“仙人”来抓精怪。据说经过一阵搏斗，“仙人”的牙齿也被烧焦了，为此我母亲还陪“仙人”去医院看牙齿。父亲得知此闹剧后，大为恼火，革命人士家中怎能允许有如此荒唐事，他严厉批评了所有参与此封建迷信活动的家人。

父亲生前深受孙中山先生器重，屡屡被委以重任。筹备运送军火粮饷，又多次参加武装起义，冲锋陷阵，驰骋疆场，还担当战地记者，报道宣传革命活动。最终，父亲积劳成疾，因痢疾而过世，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那年我父亲只有 34 岁，母亲才 26 岁，我仅 7 岁。

孙中山先生为失去这样一位同志深感悲痛，亲笔为我父亲题写墓碑，还亲批抚恤薪每年两千元毫银扶养遗孤，这在当时应该是比较宽裕的。我母亲热情好客，我的同学常会来我家住，以致后来我离开上海，但到抗战胜利母亲一直住在上海，以前的几个闺蜜同学还会来探望、陪伴我母亲，顺便小住几天，我母亲都会热情款待。

在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活动时，我得知辛亥老人梁烈亚见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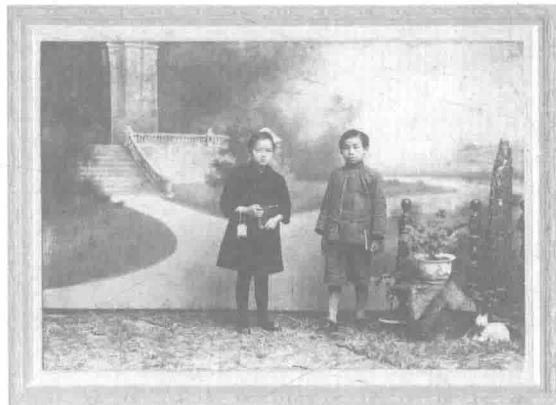
黎仲实夫人吴菊馨

我父亲，就专程去梁老在上海天平路上的家拜访了他。他说，孙中山非常器重我父亲，视我父亲为“忠诚之战友”，还亲笔写下了这几个字。梁老还准备专门写一篇关于我父亲的文章，题目都想好了，就叫《孙中山革命之老战友》。现在我家中还保存着当年去采访梁老时他的手迹。当时他精神和记忆力都很好，可惜毕竟年事已高，还未来得及写，就仙逝了。

我母亲是苏州人，出生在普通百姓家，高小文化。是一个善良的妇道人家，典型的贤妻良母。父亲去世时，她还很年轻漂亮，但她对父亲的感情很深，始终没有再嫁，就靠父亲的抚恤薪生活。

当年我因住读、结婚和工作长年不在家，甚至远离上海。沪上只有我母亲，还有一位表哥吴可读。他是从小在我家长大的，他很勤奋，成人后在民智书局任职，后在中学任教导主任。他对我家的事情甚至知道得比我还多，又对这方面的历史很关注，为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信息。沪上家中原有许多字画、书籍和唱片，有孙中山

先生为我父亲题写的横幅，其中一幅“博爱”现珍藏于上海孙中山故居，有黄兴的中堂、朱执信的对联，以及胡汉民和戴传贤的中堂、汪精卫的横幅，还有何香凝的字和她画的虎和鸳鸯，有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出版的《孙文学说》与《建国方略》的大字铅印线装本，以及他用普通话、广东话讲演的唱片，有全套完整的孙中山在民国初年创办的《建设》杂志，还有《资治通鉴》和许多日文书。



黎静婉与其表兄吴可读合影

黎静婉填写的《清末中国同盟会会员情况调查表》底稿

吴可读整理的《黎仲实革命史绩年表》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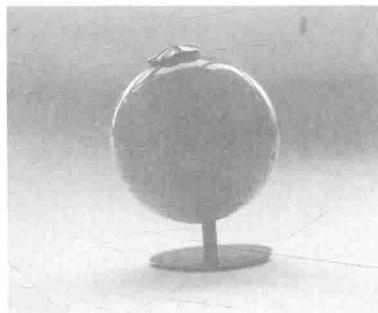
## 二、黎仲实家事

我外公黎仲实出身官僚富商家庭，其父黎启瑞是光绪戊子（1888年）科中式顺天第一百二十五名举人，曾任知县，在香港开过工厂，并在多地有生意。其祖父黎梦如，又名兆熊，是管理广州西关地区的官员。其曾祖父黎得元在广州任武官。现在家中还存有一颗官帽上的红珠。

黎氏祖墓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山保护文物范围内，属于近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黎梦如夫妇墓始建于清代，坐西北向东南，灰砂山手墓，占地面积约61.6平方米，左右挂榜均嵌一大理石碑，台基两边立两对举人桅杆夹，墓后最高处左右分别为御赐的奉天诰命碑和后土碑。黎公启瑞墓据说原先相当豪华，壁上的鹅卵石是从国外运回来的。这个墓原来面积很大，还有一个牌坊，有步级上去。以前黎氏后人会抬着大烧猪上去拜祭，墓前可摆上两大桌。因黎启瑞考取举人后，又中了进士，那牌坊是进士牌坊。当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时，黎启瑞作为举人，正在京准备考进士，也参加了联名上书。



位于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下瑶村的黎氏宗祠



黎仲实后人保存的祖先官帽上的红珠



位于广州白云山景区内的黎氏祖墓（苏泽明提供）黎氏祖墓前的黎启瑞举人桅杆夹（苏泽明提供）



位于广州白云山景区内的黎仲实姑姑黎佩兰墓（苏泽明提供）

外公的姑姑黎佩兰墓葬于1912年，坐西北向东南，灰砂山手墓，占地面积约60.5平方米，墓的最高处有长方形“黎府后土龙神”碑，最高一级护岭正中嵌《处女黎君墓志》端石碑，高约69厘米，横长114厘米，1913年汪精卫撰文。拜台正中为坟头，前立一长方形青石碑，正中刻“处女黎佩兰墓”。黎佩兰知书达理，孝敬父母，疼爱小辈，为照顾父母和侄儿（因黎仲实生母早逝）终身未嫁，曾割肉为母亲治病，故汪精卫为她撰碑文。

外公祖居在西关观贤坊，这间大屋是“三便过”制式，有青云巷，是其祖父、父亲的大屋。因为是官员的大屋，利用此屋做掩护，干革命秘密工作很安全，孙中山和宋庆龄就常光临这祖居。当时大屋第三便是秘密书房，他们就在此密谋大事。据外公的十姐说，当年她见过宋庆龄，觉得她很美丽。黎仲实他们出入祖居时，为掩人

耳目，常坐四人抬的官轿。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连播的大型史诗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里面有我外公在辛亥革命时期从事革命活动的许多场景，真实再现了他为革命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

我母亲黎静婉曾经和我说，我的外曾祖母梁氏有一族兄梁士诒，曾做过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是交通银行创始人之一。我外曾祖母是正房，生了一女二男，外公排行第二，第三是叔公勇翔。因勇翔不成器，外曾祖父启瑞公本想放弃他，后被梁士诒接纳管教，安排在他身边工作。外公过世时，梁士诒还托勇翔带信给我外婆吴菊馨，以示哀悼。当年我外公与我外婆经人介绍认识，于1912年在沪结婚。结婚时的红木家具现还有部分存放在淮海坊家中。1913年，我外婆生下我母亲黎静婉，那年外公27岁，外婆19岁。



黎仲实与吴菊馨结婚时使用的家具

我母亲是外公唯一的女儿，原名黎秀英。后来，梁士诒说这个名字太俗气，就改成了黎静婉。我母亲上学后，就用这个名字。我母亲从小受新文化思想熏陶，后考入私立复旦大学政法系。在复旦校园我母亲与我父亲曾启祥相识、相知、相恋，两人为同届，于毕业后第二年在南京结为伉俪，住在南京鼓楼新村 17 号。我父亲和孙中山先生都是广东中山的。听我父亲讲过他的祖先原来是山东的，后来迁到广东，到他父母这辈在上海四川北路经营南货铺。我父亲在家排行老九，他的大哥曾启辉和孙科是连襟。

父母读大学时，正是日本疯狂侵略中国的年代。他们俩都是热血青年，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学生们自发组织的请愿活动，向政府要求出兵抗日。父亲还随请愿团步行到南京，沿途卧铁轨示威。母亲曾目睹一批不明身份的歹徒，冲入校园带走了多名爱国学生。学生时代，我父亲还是大学排球队的中坚，拿过不少奖杯，现在淮海坊家中墙上还挂着当年排球队的照片。

1936 年我父母大学毕业。在那年头，毕业就意味着失业。父



黎静婉与其丈夫曾启祥的大学毕业照

亲就托我大伯为他们俩找工作。因为大伯和孙科的关系，我父母分别在广州物产经理处、立法院等单位任过办事员，时间很短，不久便因为战乱，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去过香港、内地多处，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南京。1949年底1950年初，父母带着姐姐和我来到上海，住在铭德里5号我外婆的家中。“二六”轰炸后，大家觉得房子老旧不安全，于是全家五口搬到了霞飞坊（今淮海坊）。从此拥有了安定的生活和稳定的工作。父亲在体育系统工作，母亲在中学任教师，1970年代他们超龄光荣退休。

我母亲传承了我外公忠于自己事业的精神，非常钟爱自己的教育事业。因工作出色，1960年代被评为优秀教师，赴杭州屏风山工人疗养院休养，当时能去那里是很光荣的。她关爱班里的贫困学生，尽管自己工资不高，但还是会尽力帮他们缴学杂费、春秋游活



黎静婉（前排左）夫妇与后人全家福

动费，甚至买午餐。晚年时，每逢街道、社会有捐助大事，她也都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汶川地震时，她让我帮她去市红十字慈善基金会献上一份爱心，并叮嘱不要留名。2010年6月8日，我母亲因突发脑梗去世，巧合的是我父亲是七年前的同一天去世的。母亲生前热爱教育事业，乐于助人，所以我代她把身后不多的积蓄一部分捐助给希望工程，在湖南一所学校建立了“黎静婉希望图书室”，另一部分捐助给慈善基金会用于助医助困。让爱延续，这一定是母亲希望的。

由于受母亲言传身教和家风的熏陶，小辈们努力向上。他们中有医学专家、工程师，也有在海外任职的大学教师、国际企业高管等。外公天上有知，一定十分欣慰。

2015年4月28日

### 附表：



# 黎仲实墓的变迁<sup>①</sup>

曾爱平口述 李纯涛整理

1919年，我的外公黎仲实在上海病逝，年仅34岁。我家保存着一张多年前的字条，上面写着：黎公仲实，生于清光绪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吉时，歿于民国八年十月一日辰时。我想这应该是我外公生卒年月比较可靠的记录。我外公在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经常变卖家产资助革命，以致身后家无余财，留下我外婆和母亲生活非常困窘。



黎仲实后人保存的黎仲实生卒年月字条



黎仲实夫人吴菊馨与女儿黎静婉合影

孙中山先生得悉噩耗后，虽然当时同样也身处窘境，但仍多方

① 此文为未刊稿。

设法为我外公黎仲实筹措抚恤。他在那年 12 月 25 日写给曾经和汪精卫、我外公黎仲实一起去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的黄复生的信中，请他顾念共过患难的道义之交，能够“为伊身后设法”。黄复生在 1920 年 1 月 18 日写给孙中山先生的回信中写道“同心七人，又弱一个”，对我外公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感叹他们七人暗杀团的凋零。后经孙中山先生和同志们共同商议，鉴于我外公因公尽瘁，决定给予家属每年毫银(当时广东所用货币)两千元的抚恤薪，无期限规定。还发了抚恤薪证件，上面写着“先烈黎仲实家属生活津贴费”字样。

也是在孙中山先生和同志们的帮助下，1920 年 10 月，我的外公黎仲实被安葬在雍露园万国公墓 A 字 108 号穴（后改为 B 字 182 号穴）。墓碑正面刻有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的“黎仲实先生之墓 孙文敬题”。背面是汪精卫撰文并手书的行状。我家曾经保存着十几张墓碑的拓片，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毁掉了。现在只知道碑后的传记大致是：讳勇锡，号仲实，接着概述史迹，参加了几次起义等，后面有妻吴氏，女秀英（这是我母亲黎静婉的本名）的记述，最后是汪精卫撰并书，林焕庭监工等的题名。中间的一段行状一点也记不得了，也看不懂。这些都是我的表舅吴可读在写给我母亲的



1920年孙中山题写的黎仲实墓碑



黎仲实夫人吴菊馨、女儿黎静婉等祭扫黎仲实墓



黎静婉祭扫黎仲实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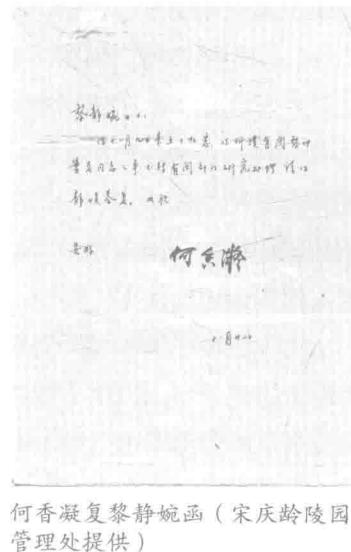
由于孙中山先生的嘱托，抚恤薪的领取一开始很顺利，但后来就中断了。当时，林伯伯一面设法解决，一面让我母亲写信给何香凝和孙科，请他们证明这笔抚恤薪的来由。最终，抚恤薪还是可以领取，但把年限定为十年。在我母亲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林伯伯病逝了。我外婆和母亲因为不知道领取手续和所属部门，就无从领取了。我母亲大学毕业后去了南京工作，曾经委托在国民政府部门工作的我父亲的大哥查询这事，查得应该归抚恤薪委员会管，但他们又说津贴是归另一部门管辖，而那个部门正在移交工作，要等移交完成后方可领取。这样一拖，到了抗日战争爆发，政府部门紧急疏散，抚恤薪的事也就没了下文。直到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几经周折才一次性补领到了这些年的抚恤薪。又因为十年的期限已满，我母亲被告知说这是最后一次领取了。当时因为物价飞涨，这笔钱只够我外婆用几个月的。因为所有证件已经失效，我外婆也没想到要保留，就都烧了。

信中提及的。他从小就住在我外婆家和我的母亲一起长大，这封信我至今还保存着。

为我外公黎仲实在万国公墓购地建墓立碑的事全部是由我外公的一位名叫林焕庭的好友、同事操办的，在万国公墓开具的付款收据上写的就是“林先生交来”的建墓工料款，每年的抚恤薪也是由他按月送上门的。林先生非常关心我外婆和母亲的生活，时常嘘寒问暖，我母亲总是亲切地称他为“林伯伯”。

上海解放前夕，我外公黎仲实的墓碑被国民党的溃兵毁掉小半块，残存的半块后面还能看到一半的碑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我母亲就给何香凝前辈写了一封信，说了这件事。何香凝和我外公的交往在何香凝的回忆文章里有很多记载，他们在共同的革命活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她曾说我外公是一个“忠实行朋友，忠实行革命的好同志”。何香凝给我外公写过四幅字。我外公结婚时，她还画了一幅鸳鸯图给我外公表示祝贺。因某种原因，这幅画现在珍藏在我堂叔公家，画上写着“仲实二兄志喜”，其实论年纪何香凝应该是比我外公要大。我外公去世后，我们家里遇到困难，何香凝都会伸出援手。我母亲就曾告诉我，她在大同大学附中（今大同中学）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家里遇到了困难，我外婆就和我舅舅到何香凝在蒲柏路（今太仓路）一幢旧式二层楼洋房的家里去求助，得到了何香凝热情的接待和相助。这次也不例外，我母亲很快就收到了何香凝的回信，告知已转有关部门研究处理被损坏的墓碑的事。很快墓碑得到了修复，但被毁掉的半块当然是找不到了，是另外找了材料接上去的。

1964年，我外婆吴菊馨去世。其实当年孙中山先生和同志们为我外公料理后事时，就很贴心地考虑到了，买的是双穴，所以我外婆就用棺木葬在我外公墓旁边的B字180号穴。我小时候常随家人来扫墓，现在只记得我外公墓的右边有一些外国人的墓，左边隔开一条路就是宋庆龄副主席父母的墓，一行



何香凝复黎静婉函（宋庆龄陵园管理处提供）

行墓碑旁边都种着高大的松树。当时我们是从虹桥路的门进出的，外面都是农田、农房和小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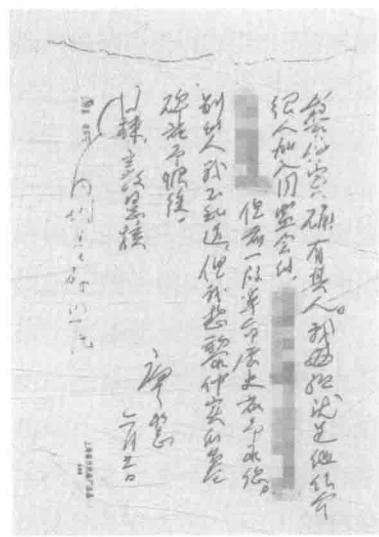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初期，万国公墓被夷为平地，我外公黎仲实的墓自然也未能幸免。“文化大革命”之后，我母亲黎静婉一心想重建我外公的墓，以慰先人在天之灵。1970年代末，她开始收集史料。因为要想重建我外公的墓，就必须要有能够证明我外公追随孙中山先生、为辛亥革命作出贡献的确凿的史料。另外，我母亲也希望能够尽可能地把我外公的革命事迹写出来，让这种革命精神传承下去。但是我外公去世时，我母亲还年幼，加上我外公从事的很多是秘密工作，他也从来不对家里人说，所以我母亲知道的事情并不是很多，由于种种原因，家里保存的资料也比较有限。为此，她四处托人从上海辞书出版社、湖北省图书馆等处借来了大量的历史书籍，一页页，一行行，仔细搜寻相关的点点滴滴，再一条条摘抄下来，并注上书名、页数，最后按照时间顺序整理、排列。当时我和我先生也帮助母亲一起查找、摘抄、整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场书海大战啊！因为写事迹必须要严格按照史料，不能加入个人感情，我们花了好几年时间，直到1981年才完成了一个初稿。后来，又有些新的史料，直到1985年我母亲才定稿完成了《孙中山先生的战友黎仲实事迹》和《黎仲实先生事迹录》两篇文章。全部是依据史料中的记载，按照时间顺序稍加整理而成，还有一小段是采访梁烈亚老人的内容。

另一方面，我陪同母亲先后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市政协、市民政局、市政府办公厅、民盟上海市委等处提出申请，反复奔走，寻求帮助。我母亲又在1980年10月给宋庆龄副主席写了封信。很快在第二年的春节前，上海市民政局的童洁同志来我家传达宋副主席的批示。我还记得宋副主席的批示大意是说，黎仲实此人她知道，

请相关部门办理此事。直到不久之后宋副主席逝世，我们才知道其实那时候她已经身患重病，却还是没有忘记已经去世几十年的老同志。后来我母亲又从上海市政协和上海市文史馆得知，上海市民政局正在负责筹划重建万国公墓。我们就找到了万国公墓的李通海同志，他是我们以前来扫墓时就认识的，已经好多年了。据他介绍，万国公墓的很多土地被公社、部队占用，重建过程不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想要重建我外公黎仲实的墓至少也要等万国公墓重新规划好之后。我们当时还向他表示愿意出酬金请人找回原来的墓碑，但李通海同志说，整个公墓全毁了，不可能找到。

就在我们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英回国参加宋庆龄副主席的追悼会途经上海，邀请我父亲曾启祥到锦江饭店晤面。孙穗英的父亲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独子孙科，他和我父亲的大哥曾启辉是连襟。我父亲就托她转交了一封信给廖承志副委员长。廖副委员长很快作了批示，大意是：黎仲实确有其人，我母亲就是他介绍加入同盟会的……其他的人我不知道，黎仲实的墓我想应予恢复。当时上海市的领导陈国栋书记也很快作了批示。不久，上海市民政局也提出了解决方案，确定了墓地位置，并画了图纸。1982年初我们又去万国公墓时，李通海同志告诉我们明年清明墓地就可以建好，并带我们去看了墓地位置。之前，李通海同志还带我母亲去挑选墓碑的石材，我也一起去的。当时万国公墓一片废墟，墓园内及附近农房前到处是零乱的大石块、石碑，有好些还是断碑。虽然我们有原来墓碑的照片，但是不知道尺寸。我们就按我母亲以前在墓碑旁拍的照片比例来估算。那时候看了很多石材，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后来因为我母亲生怕夜长梦多，就凑合着挑选了现在用在墓地上的这块石材。因此，重建后的墓碑的大小、顶部的式样和原来的墓碑都是有差异的，原来的高，且顶部较平，没现在这么尖，

但是我们已经很满足了。我们后来再去的时候，墓碑正面的大理石已经刻好了，上面就是孙中山先生的题词。这是将我家保存的题词照片用投影把字放大后再刻到石碑上去的。原墓碑背后的碑文是汪精卫写的，不可能再用。我母亲就按照史料中的记载，自己写了一篇碑文交给了李通海同志。1983年4月21日我母亲和我去万国公墓找李通海同志时，他告诉我们碑文已经在上周六报到上海市民政局去了，再由民政局报上海市统战部核实审批。只要碑文批下来就可以刻字做碑，很快的，安放也很快的，只是安放的位置和时间因为附近厂房动迁和绿化建设的关系又有变动，还要再等等。5月26日我去万国公墓，正巧遇到一位《中国新闻》报社的姓赖的记者，他是为宋庆龄墓的事去找李通海同志的，看到我外公的碑文正放在桌上，就说他知道黎仲实是和廖仲恺一起的，还问李通海同志，黎仲实是否有个女儿住在淮海路。原来这位记者是我母亲的学生。后来他也参加了我外公墓的落成仪式，还和我母亲合了影，并报道了落成仪式。



廖承志对重建黎仲实墓的批示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提供)

1985年，我外公黎仲实的墓终于重建完成了。因为外公的尸骨已经没有了，我母亲只能把我外公和外婆的照片，还有一条家里一直珍藏的唯一留有我外公血书手迹的白色蓝边大方丝手帕放在买来的大理石骨灰盒里，再放入墓穴。这条手帕就是我外公在即将去执行一项危险使命时，咬破手指写下的“行将诀别，书此以志纪念”几个字，我

外婆和母亲一直珍藏着。入葬时在场的有我们几个家属，李通海同志和一个工人，可惜忘了拍照片。1985年11月23日，由民革上海市委主持，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杨恺，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杨增年，民革上海市委副主任李赣驹、张国魁、陆玉贻等领导，我母亲学校的领导和部分辛亥革命元老后裔，以及我们家属等共计30多人在我外公的墓前举行了小型而隆重的重建祭扫仪式。后来在1991年，我们与万国公墓的孙德成同志联系，在墓的旁边又加种了一棵树，当时还拍了照片。

外公墓地重建前后经历了五六年的光阴，其中的甘苦就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所幸的是，在宋庆龄副主席、廖承志副委员长、陈国栋书记和上海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市民政局等许多相关部门和同志的关心、支持和指导下，以及当时已经年近七旬的李通海同志的帮助下，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我们家属站



1985年11月23日黎仲实墓重建祭扫仪式在万国公墓举行

在重建一新的我外公的墓前真是百感交集，尤其是我母亲，她身体一直不太好，又为这件事奔波操劳多年，最终能够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外公的墓重建落成，那份感激之情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

我外公黎仲实去世已经将近百年，他的墓在万国公墓的几度变迁，凝聚着孙中山先生和前辈们的深情厚谊，也凝聚着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关爱和心血，我们将永远铭记于心，永怀感恩怀念。



黎仲实墓重建后，黎静婉夫妇携家人祭扫黎仲实墓。

# 高要黎积善堂家谱简记<sup>①</sup>

黎族始祖黎侍举公原自宋朝在南雄珠玑巷居住，因宋帝有妃逃至珠玑巷，为万姓富家收留作妾，后被宋帝查悉，下旨令兵屠杀。当时珠玑巷共有数十姓，人民恐被诛戮，始祖黎侍举公避难，徙至新会县蜀都会乡，廿族而居，死后葬于附近凤凰山。该山别姓不得茔葬，历朝无异。及至清朝，有何祥清者，藉有官威，竟敢私茔于我始祖侍举公之坟茔脚下，屡讼不迁。及至孙文起革命，打倒满清，成立民国，当选黎元洪为大总统之时，始将何氏官威消灭，令其迁葬别处，至今无别姓在凤凰山为茔也。及后由民望太祖在肇庆府城北门外下瑶乡分族而居，此地即七星岩，系蜀高要县。我下瑶乡分七社，我社是龙头社人。我太祖父黎子传配室梁氏、高祖父黎登海配室张氏，俱葬本乡梅庵。

抗日战争时，伯父佩诗在乡作祠堂用句联：

十八传聚族端州，平居耒耜耕锄，乡党道存三代直；  
千百世纪元京兆，永荐蘋繁蕴藻，祠堂祥护万家春。

一九五八年十九传 黎勇烈元旦假日回乡记录

下瑶乡龙头社 黎族派系排列

十五世清德兆观天 二十传文成开世昌

廿五传增广永凝祥（祥字派系是廿九传）

<sup>①</sup> 该家谱1960年代由黎氏后人整理编撰。初由黎仲实的堂妹黎勇薇保存，再转由黎仲实堂侄黎居正、黎文海、黎文池保存，后于2011年由黎仲实堂侄女黎文川转交于黎仲实外孙女曾爱平保存至今。

一九五八年在乡已出现开字派

观字派 即启字派也

天字派 即勇字派也

希望各子姪用名时请根据传数字派用名

由我曾祖父十六世得元公带同长子兆熊公来广州居住，在此当武官之职。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三日，当他因政府征收梅庵山地建设，将邓氏太婆等迁往广州沙河外狮子岗后，一九六零年重阳节日安葬。

### 世代其昌 长发其祥

十六世曾祖父得元公

妣邓氏 在乡身故 生子一

生子 兆熊（即梦如）

妣洪氏 生女一

生女 ×× 配王树人

庶秦氏 生二子

生二子 兆麟 另一个不知名

庶何氏 生三子

生三子 兆鑑 兆钰 兆鹏

生女 ×× 配曾协之

（以上洪、秦、何三氏所出，因我不知后人详细，不作记录）

十六世得元公

十七世长子兆熊公字梦如

妣禤氏 生女一生三子

生女 佩兰处女

生子 启瑞 启柯 启诚

庶卫氏 生子一

生子 启松

庶招氏

庶梁氏

庶李氏

十七世兆熊公

次子启瑞又名泰来别字凤笙五十三岁终

生忌六月廿三日终十月十五日

妣梁氏 生女一生子二

生女 × ×

生子 勇锡 勇翔

庶黄氏 生女八生子一

生女 勇文 勇德 勇洁 勇慈 勇卓 勇英 勇娥

生子 勇庄

十八世启瑞公

勇文 配黄 × × 生歿未详

十八世启瑞公四子

十九世勇庄名养高享年五十岁生于八月初四日

民卅八年一九四九年冬十一月廿九日

配郑莲生子三生女一

生子 赤 龙 屯

女 绵 配韦灵

生女 韦淑琴

十八世启瑞公次子

十九世勇锡名仲实配吴菊馨

终于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晨四时三刻在上海医院内葬上海万国公墓汝仲实合葬即癸卯年十二月廿三日寅时

生一女  
    生女 静婉配曾启祥 生女二  
                生女 湘谨 爱平  
  
十八世启瑞公  
勇德  
  
十八世启瑞公  
第七女勇洁 配何雪丽 生女一  
                生子三  
                生女 国权  
                生子 国凡 国骚 国维  
  
第十二女继室勇娥  
生子一  
生女一  
生子 国槟  
生女 国杰  
  
十八世启瑞公十女  
勇卓配兆华 生女一生子一  
    生女 桥珠  
    生子 苏  
  
十八世启瑞公  
勇慈配何金桂  
  
十八世启瑞公十一女  
勇英字君锡配梁华铎生二子生女一  
    生子 民抗 民亮  
    生女 民鉅  
  
十八世启瑞公三子  
十九世勇翔名 配叶氏

十七世兆熊公三子

十八世启柯名泰明字佩诗 配魏氏生子一生女二

生子 勇哲

生女 勇端

十八世启柯公

十九世勇哲配骆氏蕙滋生子三生女五

生子 居敬 居正 居安

生女 漪澜 蕊澜 晴澜 文澜 阿七

漪澜配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

汝黄炜斌长生女 ×××

苑澜配谭 ×× 生女三

生女 ×××××

十八世启柯公

勇端配王 生女二生子一

生女 斌琪 文英

生子 树基

文英配李 生子二

生子 中石 中立

十七世兆熊公四子

十八世启诚公名 配吴氏生女三 生子二

生女 勇衡 勇薇 勇怡

生子 勇刚 勇毅

庶龙氏 生子四

生子 勇果 勇潜 勇强

十八世启诚公名秦实字步瀛

勇薇配杨俊达生女三生子二

生女 展文 展翹 展惠

生子 卓铭 卓耀

十八世启诚公

勇刚 抗战时失踪生歿未详

十八世启诚公

勇果配赖氏 生子一生女一

生子 文驥

生女 文锦

十八世启诚公

勇毅配区氏 生子一生女一

生子 文伟

生女 ××

十八世启诚公

勇潜配李氏 生子一生女一

生子 造时

生女 ××

十八世启诚公

勇强配阮氏

十七世兆熊公 庶卫氏生

十八世五子启松公名泰松字友梅享寿七十三岁止

生丁亥十一月廿九日辰时终于一九五九年二

月廿二日戌时

友梅配佛山祖庙大地人是霍炳南十一女

配霍丽芳生四子

生子 勇智 勇烈 勇耀 勇忠

十八世启松公长子

十九世勇智配郭丽芬生子三

生子 文海 文汉 文锦

长孙文海配王丽珊

生子 承彬

十八世启松公

十九世次子勇烈配屈承祺生子五生女二

生子 文山 文石 文田 文池 文正

生女 文川 文可

十八世启松公

三子勇耀配顺德大良罗翠心生子一生女二

生子 文超

生女 文贞 文贤

庶室南海吴来好生子二生女七

生子 文成 文胜

生女 文美 文秀 文丽

生女 文燕 文姬

生女 文宝

十八世启松公

四子勇忠配郑静生子一生女一

生子 文沛

生女 文华

继室周赛嫦生子二生女一

生子 文广 文辉

生女 文碧

# 处女黎君墓志<sup>①</sup>

汪精卫

君姓黎，讳佩兰，广东高要县人，父梦如，母氏禡。君为人分而有容，婉而正，廉而知大体，静而好为深沉之思。工刺绣、纺织，通文翰，待人接物，恺悌有恩惠，而尤笃于所亲。有姊三人，既嫁，先后卒。君念亲老，愿终身不字，以遂孝思，数以为请。亲鉴其诚，许之。由是一其心志以事父母，家庭之内愉愉如也；与诸兄弟怡怡如也。嫂氏梁，早卒，生子二，长勇锡，次勇翔，皆幼。君辛勤抚育，以至于成人，有如慈母。岁乙未，母病笃，君剗股和药以进，家人无知者。居丧，哀毁甚，间闻其作谵语曰：“剗股可以已疾。”偶然耳。一日以操作扬其腕，痴痕宛然，始知谵语之有由也。母既歿，越四十日，又丧父，自是<sup>②</sup>家政悉君操之。君体质羸弱而能任劳瘁。居恒忧深虑远，规画详至，虽琐屑纤细，必躬亲之，而持之以公，出之以正。家中长幼以逮臧获，咸敬悦无间言。君以家之荣悴为己之忧愉。动静语默无或释。盖其精神有所专注，而体气亦由是益癯矣。人莫不有所爱，或爱其亲，或爱其乡，或爱其国家，或爱其世界，顾不独爱之范围有广狭已也。其性质亦有纯驳，爱之纯者，无自私之心，而一出于情之自然。故爱之纯者，虽狭而真；其驳者，虽博而伪。若君之爱其亲，推而爱其兄弟，再推而爱其兄弟之子，更推而爱其家之无大小长幼。精而勤，坚而挚，死而后已，可谓纯于爱

① 此文以《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山卷》所录为底本，参考《汪精卫全集》第二集、《南社文选》和《近代名人文选》所录校订。

② 此九字于碑文未补刻。

者矣。君之父母以君矢不嫁，予千金为奁资，君不私之，常以资其家亲戚之贫乏者；以时周恤，始终不怠。勇锡既长，留学于日本，久而未归，君念之甚，既而闻其往来南洋群岛间，及归国，复见其奔走无定时，汲汲如有所谋，始微知其从事革命，益为之忧，然哀其志，未尝阻之也。盖君尝因勇锡而知革命党人之用心，故虽爱之甚，以为阻之毋宁助之其识断有如此者。由此益知爱之纯者无广狭之分，因所遇而发。爱其所亲，与爱家、爱国、爱世界其质一也。

兆铭与勇锡交，深如手足，获知君生平，尝因勇锡得一见君，兆铭投狱，君恒念之，及兆铭生还，欲再见君，而君则已歿矣。君卒于民国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其兄启瑞，弟佩诗，步营祔葬君于亲茔，以遂其志云。

民国二年七月穀旦番禺汪兆铭谨撰

南城刘留厂书丹



## 第三部分



# 史料著述

# 加入兴中会

## 有志竟成

孙文

壬寅、癸卯之交，安南总督韬美氏托东京法公使屡次招予往见，以事未能成行。后以河内开博览会，因往一行。到安南时，适韬美已离任回国，嘱其秘书长哈德安招待甚殷。在河内时，识有华商黄龙生、甄吉亭、甄璧、杨寿彭、曾齐等，后结为同志，于钦廉、河口等役，尽力甚多。河内博览会告终之后，予再作环球漫游，取道日本、檀岛而赴欧美。过日本时，有廖仲恺夫妇、马君武、胡毅生、黎仲实等多人来会，表示赞成革命。予乃托以在东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后同盟会之成立，多有力焉。

——《建国方略》，孙文，北新书局1927年7月，第106页。

# 癸卯留日学生军姓名补述

冯自由

第二日参加学生军人员在上午十时齐到会馆，由蓝天蔚等依各人体格高下，编制军队，全队分甲乙丙三区队，每区队为四分队。公推蓝天蔚为学生军军长，龚光明、吴祐贞、敖正邦等为区队长，分队长由队长指定，全部名单如下：

.....  
丙区队长 吴祐贞

一分队长 刘蕃

队员 江尔鹗 陆龙翔 刘希明 陈芙昌 卢启泰 谢晓石

王明芳 黎勇锡 黄铎

——《革命逸史》第五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33—34页。

# 兴中会后半期之革命同志

冯自由

今当依次叙述此时期中后半期之革命同志，即由庚子秋惠州革命军失败数至乙巳（民元前七年即一九〇五年）六月东京同盟会成立时止是也。

姓名	籍贯	职业	组织	年代
----	----	----	----	----

黎勇锡	广东高要	留学生	军国民教育会	癸卯
-----	------	-----	--------	----

字孝渊，号仲实，广东时敏学堂学生。壬寅至日本，在同文学校肄业。癸卯夏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是岁秋革命军事学校成立，为十四学生之一。后入同盟会。

——《革命逸史》第三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第63—64、79页。

# 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

冯自由

兴中会自民国前十八年甲午十一月在檀香山创立以来，迄民国前七年乙巳六月同盟会创立时止，其致力革命工作之期间共为十一年。当时民智闭塞，国人桎梏于满虏淫威压迫之下，畏惧官吏，甚于蛇蝎，鲜有敢赞同起兵造反之说者。故兴中会之倡议，附者寥寥。海外各埠先后成立之分会，仅四五处，然亦旋起旋蹶，只有一香港中国日报为确定不易之永久机关耳。统计此十一年间之兴中会员，人数亦颇有限。其有名籍可稽者约计总数不满三百人。与其后同盟会之逐年兴盛，殆不可同日语。于此可见当日孙总理筚路蓝缕，艰难缔造，有非笔墨所能形容矣。今据余昔年闻诸总理与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诸先生所述，及所藏历年笔记案牍书报等件，依次表列兴中会会员姓名籍贯职业地点组织事迹如左：

姓名	籍贯	职业	居地	组织	年代
----	----	----	----	----	----

黎勇锡	高要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	----	-----	----	-----	----

字孝渊，号仲实，广州时敏学堂学生。辛丑留学日本，癸卯夏参加拒俄义勇队，是秋肄业于革命军事学校。丙午（一九〇六）奉总理命偕法武官巡游西南各省。戊申（一九〇八）春随黄克强起义钦州，人称副元帅。庚戌（一九一〇）春偕汪黄等入北京谋炸清摄政王，事发时，因赴日本采购炸药得免。

——《革命逸史》第四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23—24、59—60页。

# 我的回忆

何香凝

几天以后，我和仲恺还有另一个留日青年学生黎仲实一起，按地址去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孙先生。在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里，孙先生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正像一般青年人之间的会面一样，我们没有客套，话题马上从中国政治问题上开始了。这一次孙先生谈得很多，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谈到戊戌政变，谈到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所以一定要进行反清革命。我们听他说到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很是佩服，十分同情。后来，我和仲恺又再到那“下宿屋”去见孙先生两次，对他表示我们也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孙先生指示我们先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此后，我们积极参加“革命同盟”的各项活动，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

1903年夏秋之间，孙中山先生离日本经檀香山赴美洲宣传革命去了。孙先生一向都是十分重视武装斗争的，他接受了在兴中会、华兴会时期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十分注意训练军事人材。他在离开日本之前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留学生中组织学习手枪、步枪射击等等初步的军事知识，为将来发动武装斗争作准备。那时我已由寄宿舍迁出，在牛込区租赁房子居住。廖仲恺、黎仲实和苏曼殊等人便组织了住在牛込区的留日青年学生，成立义勇队。为了避免外人知道，义勇队员每天清早秘密集合到大森练习射击。黄兴懂得军事知识，由他给义勇队教授枪法。与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寓所里的义勇队员约有二十多人，我每天都先行起床，照料烧水煮饭的事情，

为他们管理家务。清政府驻日公使馆一向对我们的聚会极为注意，并且勾结了日本警察，经常侦查我们的行动。义勇队的青年都很热心学习军事，练习射击的事也很秘密，本来我们是可以继续练习下去的，但是由于其中一个队员仅仅为了谈恋爱，结果出了问题，被敌人找到了破坏的机会。一个和我们同住的青年义勇队员和日本女子闹恋爱，日本警察指使那个日本“女中”假装怀孕，到我们寓所来吵闹。我们只好变卖家私杂物，筹钱赔给那个“女中”，并且搬了一次家，搬到小石川居住。在牛込区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义勇队练习射击的事，因此无形中等于停止了。

——《我的回忆》，何香凝，《双清文集》下卷，尚明轩、余炎光，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907—909页。

# 癸卯孙总理在日本状况

冯自由

癸卯（一九〇三年）夏间，孙总理自安南河内至日本横滨，时横滨兴中会员日渐零落，与总理仍旧往还者，仅有黎炳垣、张果、陈才、温遇贵、廖翼朋等十数人。惟东京留学界方面，自拒俄义勇队及军国民教育会相继成立后，革命思潮，一日千里，各省学生之有志者纷纷创办杂志，多以发扬民族主义为号召。……各省留学志士先后访谒总理者，有程家柽、刘成禺、叶澜、董鸿袆、翁浩、郑宪成、杨度、时功玖、李书城、程明超、吴炳枞、马君武、杨守仁、姚芳荣、李自重、胡毅生、桂少伟、伍嘉杰、黎勇锡、区金钩、卢牟泰、郭健霄、刘维焘、饶景华、李锡青、卢少岐、朱少穆、廖仲恺、张崧云等数十人。苏报案主人陈范及女公子撷芬亦居横滨，日访总理畅论时事；一时京滨道上往还频繁，总理所居，座客常不空也。先是清政府鉴于留学生多浸染革命思想，尝命驻日公使蔡钧设法禁止自费学生学习陆军，故自费之有志兵事者咸无从问津，总理以诸同志有愿未遂，乃商诸日友日野熊藏少佐请其相助。日野为有名之军事学家，于最新式之南非洲波亚人散兵战术，最有心得，曾发明日本式之盒子炮及木炮，极为军界所推重。总理时亦研究波亚战术，谓此法最适用于揭竿起事之中国革命军，特购致英文关于英波战史及图册百数十卷，日夕观摩，孜孜不倦；曾检赠余二部，余至今尚保存之也。日野因与总理同研究战术，闻总理言，愿悉力以助，遂秘密组织革命军事学校于青山。日野自任校长，延其友小室健次郎大尉为助教，规定学期八个月，学科有普通兵事学及制造盒子炮

木炮各种火药等门，尤注重波亚散兵战术及以寡敌众之夜袭法。第一期报名入校者，有黎勇锡（仲实）、李自重、胡毅生、桂廷銮（少伟）、刘维焘、饶景华、区金钧、卢少岐、卢牟泰（可峰）、郭健霄、伍嘉杰（少魏）、李锡青、翁浩、郑宪成等十四人。入学时诸生一律宣誓服从革命党首领及本校规则。诸生皆自费，独胡桂二生由众供给之。是年冬，总理有檀香山之行，以资斧不足，向黄宗仰商借二百元，始克就道。濒行以党务委之于余，而家务则托诸老友法国邮船公司横滨支店买办黎炳垣。革命军事学校于总理离日后，不及半载，即因内部发生意见宣告解散。总理时在檀岛，方改组檀山新报，向保皇党之新中国报大开笔战，且函嘱余速延聘主笔赴檀主持，嗣闻军事学校无端闭歇，为之惋惜不置。

——《革命逸史》初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第132—134页。

# 兴中会特设东京军事学校

冯自由

总理自庚子（民前十二年）惠州一役失败之后，即有意号召各省同志组织革命大集团，以鉴于己亥（民前十三年）秋与梁启超联合组党计划之功败垂成，迟迟未敢着手，辛丑壬寅间（民前十、十一年）为留东学界革命团体最蓬勃时代，留学生某等屡请总理乘势扩张兴中会，总理均以徐图机会答之。癸卯（民前九年）夏，总理自越南抵日本，时距上海苏报案未久，各省旅日同志至横滨总理寓所访问者，踵趾相接，而总理亦未与商谈组党问题。惟当日私费学生之有志入陆军初级的振武学校者，常因清使馆严厉禁阻，不能入学，咸怀缺望。同志李自重、黎勇锡等以此向总理求助，总理乃与日本同志武官日野熊藏少佐商设军事学校，以收容有志青年，是为兴中会特设之军事教育机关。日野为有名之新军事专家，曾发明日本式之盒子炮及木炮，因与总理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战术，遂成知己。是校设于东京青山，日野自任校长，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均属义务性质。是校仅收容学生李自重、黎勇锡、胡毅生、桂廷銮、区金钩、卢少岐、刘维焘、雍浩、郑宪成、饶景华、卢牟泰、伍嘉杰、郭健霄、李锡青等十四人，除雍浩、郑宪成二人属闽籍外，余皆粤人。开学之前，各生均须向总理前当天宣读誓辞，辞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为兴中会变更誓辞之第一次，亦即后二年同盟会成立时之誓辞也。学期规定八个月，学科有普通兵事学及制造盒子炮木炮各种火药等门，尤注重波亚式散兵战法，及以寡敌众之夜袭法，校章规定严守秘密。诸生各

能孜孜向学，颇为日教员所嘉许。开课一月总理旋有美洲之游，校外事务概托冯自由管理。无何，校内各树派别，意见纷歧，四阅月后，内哄愈甚，经日方教员多方调解无效，不得已宣布解散。时总理方游美国，得冯自由详报该校解散经过，为之慨叹不置。是校解散后，雍浩、郑宪成回闽设教。刘维焘、饶景华设法改入振武学校。卢少岐留学英伦。桂廷銮、卢牟泰、伍嘉杰、李锡青返粤。牟泰旋病故。李自重、黎勇锡（仲实）、胡毅生奔走革命。区金钩、郭健霄仍留日入学。民国成立后，李自重、郭健霄改事商业，胡毅生从政，十四人中今尚健在者只此三人，余人先后去世。

——《革命逸史》第四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18—19页。

# 东京革命军事学校补述

冯自由

癸卯（民前九年）年秋，孙总理与日人同志日野小室等创办革命军事学校，以收容我国有志军事学之青年，是为我国革命党自设军事学校之嚆矢。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先后载之颇详，独孙总理自传竟漏述此事，殊属遗憾。现时该校学生健在者尚有李自重、胡毅生、郭健霄三人，胡君于民三十三年中央党史会所发刊本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尝撰文追述此校经过，足补余书所未及，故亟录之。

冯自由附志

癸卯春暮，余居东京，得廖翼朋君函，谓中山先生已返横滨，乃偕同乡伍君嘉杰赴山下町访之，得聆伟论，至为悦服！当与伍君表示，此后愿从驱策，汤火不避。蒙总理奖励有加，并嘱物色东京学之有志者，参加结社，以待时机。谈至夜深始返东京。翌日遂约朝夕过从之黎仲实（名勇锡，广东高要人）、翁右巩、郑日功（皆闽人，南京水师学堂学生）、桂少伟（南海人）、郭健霄（潮州人）、刘立群、饶景华（兴宁人）诸友集会，将经过报告，众皆愿意参加；数日后即得总理函约会于芝区之对阳馆，为竟夜之谈。众人之意，以为欲从事革命，必得通晓军事学，现时清公使馆方取缔私费生习陆军，同人对此，甚感失望：总理谓当与日友谋之，或有解决之法，并命余等填写盟书，以示决心（其誓词与后来同盟会者完全无别）。数日后总理挈余等同访犬养毅，同行者尚有冯自由、李自重（冯君

之妻弟)、李锡青(梅县人，为刘立群介绍，其父为北洋水师舰长)三人，由总理介绍相见，以笔谈通款曲。归途总理告余等，所谋已有眉目，俟觅得教官后，当设一学舍为军事学之研究。

其后由犬养毅介绍骑兵少佐小室友次郎及步兵大尉日野熊藏来任教官，小室为退职军人，素有志赞助中国革命，与总理有旧。日野则为现役军人，供职于东京兵工厂，娴英语，研究波亚战术极有心得，(即南非州杜兰斯洼抗英独立战役时，波亚人所用之战术。)且精于兵器学，有日野式自动拳铳(即手枪之义)之发明。商定由同人等自赁一屋同寓，日间自习普通学及日语，夜间则教授战术及兵器学。初赁屋于牛込区，后以其离日野居过近，来往时易令警察注意，乃迁至青山练兵场附近，使每日得观近卫师团各兵种之教练，夜间则轮派二人至日野家，听授讲义，归而述之。如是者可六阅月。

初居牛込区时，推翁、郑二君教授数学，(二君尝为清华教师，而刘、饶二君则为清华学生，)故翁、郑食宿费用由众供之。其后翁、郑应湖南实业学堂之聘回国，而推余承其乏。既迁青山，又以人数减而费用大，故由诸人各就所知者介绍入社。由伍嘉杰介绍卢少岐，(伍卢皆由成城学校退学加入)黎仲实介绍卢牟泰、区金钩，卢、区二君虽未填盟书，由伍黎负责保证将来补填。廖仲恺时亦欲介绍黄润贵、关虔甫入社，以廖本人未加盟，无权介绍而止。刘立群与饶景华因得同乡黄某(遵宪之弟时为使馆参赞)之助，补得官费生入成城，可望转入士官学校，故又借端请求退出。因此种种争持，遂至全体议决解散，余虽尽力斡旋，卒无法可以挽回。小室见余所受刺激过甚，恐有意外，挽余宿其家中者两月，而同学诸人，遂各散东西，至乙巳年重行加入同盟会者，只余及黎仲实，刘立群，饶景华，李自重五人而已。伍嘉杰，郑日功，卢牟泰，桂少伟，李锡青皆死于辛亥前。卢少岐则留学英国。郭健霄则留学美国。区金钩

转学法科，革命后曾任琼崖法院庭长，寻卒于官。刘立群饶景华士官毕业回国后，刘患脑病不治，饶曾任黄士龙参谋，翁久不闻其消息。李自重则在香港营商，任广东银行经理有年。此为总理于同盟会成立前手创之一秘密组织，其成就虽不大，而其事亦不可不记也。

——《革命逸史》第五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35—38页。

# 革命军事学校之组织

冯自由

癸卯秋间，中山自南洋抵日，适上海发生苏报案事件，陈范、陈撷芬、黄中央等先后东渡，留学生冯自由、刘成禹、杨度、马君武、胡毅生、李自重、黎勇锡、伍嘉杰、桂少伟、卢少岐、李锡青、程家柽诸人，均往还京滨，络绎不绝，一时横滨山下町之孙寓，顿呈活气。是年冬，李自重、黎勇锡、胡毅生等十四人组织军事学校于青山附近，革命党自设军事学校，此为第一次。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卷，冯自由，上海三联书店  
2014年3月第1版，第57页。

# 创办革命军事学校

邹 鲁

先是纪元前九年（癸卯），总理为养成革命军事人才起见，曾设军事研究所于日本东京之青山，聘日人步兵大尉日野熊藏为教授，胡毅生、黎仲实、李自重、伍嘉彦、饶景华、区金钧、卢少歧等，肄业其中。嗣以费多而事故丛生，至同盟会成立后解散之，转注意于联络国内外之陆军学生，收效至大，几成革命之中坚分子。其后在东京体育会，亦曾办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邹鲁，中华书局1960年5月新1版，第77页。

# 癸卯东京革命军事学校

冯自由

【校内规制及学科】第一期报名入校者，得李锡青、桂少伟、李自重、胡毅生、伍嘉杰、黎勇锡（仲实）、郭健霄、卢少岐、卢牟泰、区金钩、刘维焘、饶景华、雍浩、郑宪成等十四人，除雍、郑属闽籍外，皆粤人也。诸生皆自费，独桂、胡二生由众供给之。校长为日野少佐；教务长为小室上尉，即后来专教留学生制造炸弹炸药之小室也。规定学期八个月，学科有普通军事学及制造盒子炮木炮各种火药等门，尤注重波亚式散兵战法，及以寡敌众之夜袭法。入校时，诸生须宣誓服从革命党首领及本校规则，尤须保守秘密，仪式异常郑重。然不久渐为外界所知，咸称该校为东京之梁山泊焉。

【解散之原因】开校一月，中山旋有美洲之游，校外事务概付托冯自由管理。诸生勤学好问，颇为日教员所嘉许。及五月后，学生等各树派别，风潮迭起，翁浩、郑宪成率先自行退学，无何，刘维焘、饶景华亦退学，于是内讧益甚。经中立者多方斡旋，卒无效果，不得已宣布解散。翁、郑归闽，刘、饶设法改入振武学校，卢少岐留学英伦，卢牟泰、李自重、郭健霄、李锡青、伍嘉杰、桂少伟返粤，锡青、嘉杰、少伟先后去世，留日者惟刘、饶及胡毅生、区金钩、黎勇锡五人而已。时中山方游美国，得冯自由详报该校解散始末，为之慨叹不置。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卷，冯自由，上海三联书店  
2014年3月第1版，第147页。

# 同盟会四大纲领之起源

冯自由

总理于癸卯上海苏报案发生后数月，自越南抵日本。是秋，尝与日本同志军人日野熊藏、小室健次郎等，创设革命军事学校于东京青山，以收容有志军事教育之留学青年。在此校肄业者为黎勇锡（仲实）、桂廷銮（少伟）、伍嘉杰（小魏）、刘维森、饶景华、郑宪成、雍浩、李锡青、卢牟泰（可峰）、区金钩、卢少岐、李自重、胡毅生、郭健霄等十四人。于该校开学时，曾由诸生举行宣誓式。其誓辞即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是为总理用此四大纲领作誓辞之第一次。查当日宣誓入校之十四人，现在生存者，只有李自重、胡毅生、郭健霄三人。其时，余兼任中国日报记者。于该校成立及解散之经过，皆所与闻，故知之特详。

——《革命逸史》第三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第199页。

黎  
仲  
实  
资  
料  
集

# 朱少穆事略

冯自由

朱少穆，粤之南海九江乡人，岭表大儒九江朱次琦之遗裔也。其父经商越南堤岸，拥资甚富，有古董癖，收藏名人字画至夥。少穆自幼随父至交趾，目击法人虐待侨胞情形，不胜愤恨。其父恐其肇祸，乃遣回故里读书。岁癸卯（一九〇三年）年十九，东渡日本求学。会是时俄兵侵占东三省，钮永建、蓝天蔚等发起拒俄学生军义勇队，少穆与同乡卢少歧、桂少伟、伍嘉杰诸人率先报名加入。迨义勇队被日政府强逼解散，乃与桂少伟、廖仲恺、何香凝、彭自立等同寓牛込区某町，补习日文为入学之预备。是年秋，孙总理自南洋莅日本，余遂介绍同乡学生之有志者晋谒，少穆其一人也。未几总理与日友日野小室等密设陆军速成学校于东京青山，留学界从学者有黎仲实、桂少伟、胡毅生、李自重等十四人。少穆以有志法政，卒未加入，然亦尝捐金助学，众多称之。

——《革命逸史》初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  
第181—182页。

# 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

房兆楹

姓名	年龄	籍贯	着京时间	费别	学校及科目
黎勇锡（孝渊）	十七	广东高要	二十八年三月	自费	正则预备学校

——《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房兆楹，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4月初版，第7页。

# 早期留日学生的政治意识

黄福庆

虽然如此，早期的留日学生，对于政治意识仍极薄弱。以兴中会为例，自1895年至1904年之间，名籍可稽的兴中会员286人中，留日学生仅冯懋龙（自由）、郑贯公（贯一）、李自重（炳星）、翁浩、郑宪成、黎勇锡、胡毅生、卢少岐、桂廷銮、刘维焘、饶景华、李锡青、伍嘉杰、郭健霄、区金钩、卢牟泰等16人参加，而其中14人为肄业革命军事学校的学生，所占比率极少。一般而言，当时留日学生仍多以吸收新知为务，并不热衷于政治活动。

——《清末留日学生》，黄福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12月第3版，第146页。

# 廖仲恺传

尚明轩

廖仲恺在东京期间，结识了黎仲实、朱执信、苏曼殊、胡汉民等革命青年，相互激砺，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1903年9月，孙中山从越南到达日本东京，廖仲恺偕同何香凝往中山寓所访问，聆听孙中山革命言论，极为钦服，从此，对中山发生了信仰，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廖仲恺》，尚明轩，《民国人物传》第二卷，李新、孙思白，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版，第1—2页。

# 何香凝传

尚明轩

1903年春，何香凝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并先后和留日的革命青年赵声、秋瑾及黎仲实等人往来密切，加上受到当时革命思潮的推动，勃发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思想。

——《何香凝》，尚明轩，《民国人物传》第二卷，李新、孙思白，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版，第67—68页。

# 终身难忘的益友之一

尚明轩

她早在1903年到达日本东京后，曾先后结识了一批留日的革命青年和其他爱国志士，和他们来往密切，经常在一起讨论时政，相互激励，深受教益。其中，她认为毕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的黎仲实，“是一个好青年，忠实于朋友，忠实于革命的好同志。”并说：“他给我的好印象，永远是不能磨灭的。”

黎仲实，名勇锡，广东高要人。1902年留学日本同文学校。是何香凝在日本东京最早结识的好友之一，是她参加中国同盟会的介绍人。他热情地帮助何香凝学习和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如收拾东西、搬家等），并承担天天为她提取吃用水的任务，共同从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工作。“可惜不寿，早就死去了！”

——《何香凝传》（增订版），尚明轩，民族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42—43页。

# 胡汉民赴日入东京法政大学

蒋永敬

展堂先生东渡入学后，与堂弟毅生等同税居东京神田三崎町；毅生系去春东渡，曾与黎仲实等十四人加入国父在东京青山所组织之革命军事学校，嗣该校因风潮解体，毅生乃往横滨华侨学校执教。

——《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蒋永敬，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1月初版，第42—43页。

# 共创同盟会

## 兴中会改组同盟会

冯自由

乙巳年（民前七年）春，总理在美应留欧学生史青、贺之才、魏宸组、胡秉柯、朱和中等之招，抵比利时京城，商谈组织新革命团体方法。第一次在北京开会，得会员史青等三十余人，其誓辞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与两年前东京革命军事学校及檀香山兴中会复兴时之誓辞相同。旋开第二次会于德京柏林，得会员刘家铨等二十余人。开第三次会于法京巴黎得会员王鸿猷等十余人。然是时尚未确定新团体之名称也。是岁五月由欧东归，六月初抵横滨，留东各省志士纷纷晋谒，相与讨论全国革命党合组新党问题，遂于六月二十八日（阳历七月三十日）假座东京麹町区桧町黑龙会开第一次成立会，列席者六十余人。诸发起人中属兴中会者有总理及冯自由、梁慕光、黎勇锡、胡毅生等。

——《革命逸史》第四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22—23页。

# 同盟会之成立

冯自由

中国同盟会始创于欧洲德法比三国，而正式成立，则在日本东京。其时为乙巳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七月，正当留学界革命思潮最蓬勃时代。是年秋间，中山自欧洲归抵横滨，各省学生从东京来访者，不绝于途。黄兴、陈天华、冯自由、张继、宋教仁、宫崎寅藏等更日夕往还，筹策国事，以为非联合各省革命党员组织一大团体，决不足以推翻满清，各省学生之有志者皆赞成之。由各省学生之热心者转相号召，遂于七月某日假东京赤坂区虎之门黑龙会为会场，召集各省同志开一筹备会，讨论进行方法。是日莅会者有中山及黄兴、张继、陈天华、冯自由、梁慕光、吴春阳、程家柽、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但焘、时功玖、田桐、曹亚伯、马君武、董修武、邓家彦、张我华、何天炯、康宝忠、谢良牧、刘道一、蒋尊簋、张伯乔、汪兆铭、朱大符、古应芬、金章、杜之杕、姚粟若、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五十余人，除甘肃一省外，余十七省人皆有到者。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卷，冯自由，上海三联书店  
2014年3月第1版，第194—195页。

# 同盟会筹备会之召开

邹 鲁

当总理之抵日也，革命潮流，至为澎湃，惟尚无统一机关，集中革命力量，以便进行。迨宫崎介绍总理与黄兴（字克强）相识，黄兴固华兴会之首领也，总理乃约黄兴等会于“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向之力陈革命必须先团结力量之义，黄兴等莫不深以为然。遂于七月三十日假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为会场，召开筹备会，讨论进行。是日莅会者，有总理及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字遯初）、冯自由、田桐（字梓琴）、梁慕光、吴春阳、程家柽、居正（字觉生）、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但焘、时功玖、曹亚伯、马君武、董修武、邓家彦（字孟硕）、张我华、何天炯、康宝忠、谢良牧、刘道一、黄复生（原名树中）、蒋尊簋、张树枏、朱执信（原名大符）、古应芬（字勤勤）、杜之杕、姚粟若、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七十余人。

——《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邹鲁，中华书局1960年5月新1版，第46页。

# 同盟会誓辞与天运年号

冯自由

乙巳年夏六月总理自欧洲莅日本，即于是月杪假座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所召集各省革命党员大会。莅会者有黄克强、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吴春阳、曹亚伯、邓家彦、马君武、蒋尊簋、程家柽、梁慕光、黎勇锡、朱大符、田桐、董修武、但焘、李文范、张树楠、时功玖、朱少穆、吉应芬、刘道一、张我华、康宝忠、朱炳麟、匡一、鲁鱼、谢良牧、何大炯、孙元、权道涵、于德坤、冯自由、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六十余人。总理首言全国有志革命者应联合组织大团体，以从事实行革命工作之必要。全场鼓掌赞成。继提议本会名称拟定名“中国革命同盟会”。时有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名称者；亦有谓本会属秘密性质，不必明用革命二字者。再四讨论，卒从后说，确定名称为“中国同盟会”。总理复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造民国、平均地权”四事为宗旨。时有数人对于“平均地权”有疑义，要求删去此项。总理乃起而演讲世界各国社会革命之历史及其趋势。谓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实与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同一重要。我国目前因工商业尚未发达，而社会问题之纠纷不多。但为未雨绸缪计，不可不杜渐防微，以谋全体人民之福利，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本会系世界上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等语。详细说明，约一时许。众始无言。即由总理拟一盟书方式。经众推黄克强、陈天华二人审定辞句如下：

联盟人 省 县人，  
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造民国、平均地权。  
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天运乙巳年 月 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 押

——《革命逸史》第三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第201—202页。

# 同盟会之第一次开会

冯自由

由冯自由通知到会者，有马君武、何天炯、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刘道一、曹亚伯、蒋尊簋、但焘、时功玖、谢良牧诸人。由胡毅生带领到会者，有汪兆铭、朱大符、李文范、张树枏、古应芬、金卓、杜之杕、姚礼修、张树棠诸人。由宫崎寅藏通知到会者，有内田良平、末永节诸人。计莅会六十余人中，与孙总理属旧相识者，只程家柽、马君武、张继、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冯自由、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十人，其余皆新同志也。

——《革命逸史》第二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第137—138页。

# 我的回忆

何香凝

1905年孙先生由欧洲回到日本，积极筹备组织同盟会的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更广泛了，方式更多样了。他这次在东京一间名叫“高阳馆”的旅店居住。那些一贯与清政府相勾结、向来对于孙先生的行动深为注意的日本警察，又常常看见孙先生收发很多书信，会见很多客人，聚众宣传，高谈阔论，当然把孙先生的革命活动完全报告上去。孙先生的行动因此时常受到干涉。孙先生为了以后能够继续顺利地多做些革命工作，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借他的寓所作为开会及收信地点，以便掩护。因为我和仲恺参加“革命同盟”的活动已经不少日子，而我们夫妇又是自己租赁房子居住，孙先生觉得在我家开会及收信极为合适，就叫黎仲实来找我谈。黎仲实转达了孙先生这个意思，我十分赞成，孙先生还特别提到严守秘密的重要，希望我不要雇用日本女中。我都一一答应了。为了保守秘密，我还特意去找一间合适的房子。几天以后，搬了一次家，由本乡搬到神田，连女中也没有雇，每天下课以后亲自操持家务。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会自己洗米、生火、烧饭等等家务劳动的。自此以后，我家就成为通讯联络站和集会场所。

那时，酝酿正式成立同盟会的工作已经相当就绪。而这时候仲恺返回香港筹借留学费用，不在日本。就在孙先生叫黎仲实来和我谈借房子开会的第二天晚上，我在我的寓所里办了加盟手续，那时我还住在本乡。我清楚地记得我举着右手在孙先生的领导下读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始有终，如或渝此，

任众处罚”的誓言。我虽然早已参加了“革命同盟”的活动，并且早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口号作为我革命奋斗的目标，但是现在我又正式办理加盟手续了，再想到我们献身的革命事业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势必越来越加快发展，我当晚兴奋激动得彻夜难眠。和我同时办理入盟手续的还有黎仲实、马君武，以及日后刺杀仲恺的真凶胡毅生等人，这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发展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我们这几个人和稍后入盟的廖仲恺、朱执信，后来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骨干。

——《我的回忆》，何香凝，《双清文集》下卷，尚明轩、余炎光，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909—911页。

# 中山南游之旅费

冯自由

是年冬，中山以赴南洋运动需款，乃向学界筹措旅费三千元。由何斌兄弟、谢良牧、朱少穆数人捐助足数，遂偕谢良牧、胡毅生、黎勇锡、邓慕韩四人乘法轮赴越南。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卷，冯自由，上海三联书店  
2014年3月第1版，第197页。

# 乙巳同盟分会之成立

冯自由

余于是岁九月初旬抵香港，即与李自重、陈少白、郑贯公等筹备组织同盟分会。正进行间，而总理适于十月间偕黎仲实、谢良牧、胡毅生、邓慕韩等乘法邮船赴越南西贡，舟过香港。余遂偕陈少白、李自重、郑贯公、李柏（纪堂）、容开（星桥）、黄世仲、陈树人等登轮晋谒。即由总理亲主持同盟会宣誓式，令少白等一一举手加盟，虽旧兴中会员亦须填写誓约。后数日开同盟会成立会于中国报社，众举陈少白为会长，郑贯公为庶务，冯自由为书记。

——《革命逸史》第三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第221页。

# 越南西贡堤岸同盟会

冯自由

乙未年冬，总理偕黎仲实、胡毅生、邓慕韩等自日本到越南西贡，该地法国银行正副买办曾锡周、马培生及侨商李竹痴等大为欢迎。西贡为法国商行林立之区，而华人商店及各大米绞则在附近之堤岸，故总理留西贡一二日，即赴堤岸就华侨之欢迎会，该地闽粤商人李晓初、李卓峰、刘易初、黄景南、关唐、李亦愚、颜太恨、潘子东诸人招待优渥，即日成立同盟分会，举刘易初为会长，李卓峰副之，即以易初所设之美荻街三〇四号昌记行为通信机关，自后西贡堤岸两埠同志对于粤桂滇三省革命军事，均先后醵助巨款，为他处侨商所不及，就中以曾锡周、马培生、李卓峰所捐为最巨。

——《革命逸史》第四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156页。

# 新加坡同盟会之成立

冯自由

中山抵日，遂于是年七月与黄克强、冯自由等发起中国同盟会于东京。是年冬复偕胡毅生、黎仲实、邓慕韩等取道赴越南西贡，旋至星洲。适是时五年不得入境之期已满，诸同志遂欢迎登陆。寻倡议设同盟分会，为南洋英荷两属之革命总部机关部，假晚晴园为会所。初次开会加盟者，有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许子麟、刘金声、黄耀廷、郑子瑜等十二人。公举楚楠为会长，永福副之，许子麟为会记，林义顺为交际。于是规模渐具，会员日众。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二卷，冯自由，上海三联书店  
2014年3月第1版，第111—112页。

# 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

冯自由

乙巳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其会员盟书照章应由东京本部保存。惟以保守秘密关系，各支部及分会得因时制宜，自行设法保存，以免失漏，或因军事秘密，得由负责之主盟员随时毁灭之，例如香港、广东、广西之会员盟书由香港分会长冯自由密藏于绿豆屑之枕袋中，借避警吏搜查，及庚戌正月广州新军一役，倪映典于事前将加盟兵士盟书秘密尽付一炬等类是也。东京本部所藏会员盟书向由庶务刘揆一保管，乃贮存于某日本银行之保管库中，辛亥秋武昌革命军起，揆一匆匆返国，以保管库钥匙交何天炯保管，未几天炯亦返国，遂毅然将各盟书全部毁灭，仅保存立党初期乙巳、丙午、丁未（民前五、六、七年）三年会员人名册一本。至戊申、己酉、庚戌、辛亥（民前一、二、三、四年）四年之人名册，则已散失无存，诚属憾事。民国后，天炯隐居兴宁故里多载，死后所藏同盟会初期三年会员人名册幸未遗失，其介弟晓晖于民十七年九月由乡居抄寄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册内所列姓名共计九百六十人。照录如左：

.....

广东省

黎勇 高要

——《革命逸史》第六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63—64、77页。

# 同盟会的创立

张玉法

孙中山早年留居日本，即与留学界及旅日革命志士有所接触，如对“广东独立协会”的支持，对“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的声援，都表明他与留东志士的关系渊源有自。1903年更于东京办青山军事学校，以网罗留日学生。是年，孙自日赴檀香山前，廖仲恺、马和、胡毅、黎勇锡等多人来会，表示赞同革命，孙曾托彼等在日本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同盟会筹备大会，马、胡、黎等均参加，受彼等影响而来者当亦不少。

——《清季的革命团体》，张玉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229页。

# 同盟会成立的酝酿和准备

金冲及 胡绳武

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九日，孙中山到达日本后，首先吸收了原来同他有较密切联系的黎勇锡、马君武、何香凝、胡毅生等人办理入盟手续。接着，就广泛地同留日学生中的各种活动分子接触。当时，湖南籍学生杨度在留日学生中负有重望。孙中山先同他在东京富士见町会谈了三天，杨度自己不愿入盟，但介绍了黄兴和孙中山相见。第二天，孙中山就和黄兴、章行严相见于牛込区若宫町黄、章的寓所，要求他们联络华兴会等方面的人，共同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

就在华兴会成员集议的第二天——七月三十日，同盟会假东京赤坂区霞关内田良平宅，正式召开筹备会。到会的有孙中山、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冯自由、田桐、梁慕光、吴春旸、程家柽、居正、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但焘、时功玖、曹亚伯、马君武、董修武、邓家彦、张我华、何天炯、康宝忠、谢良牧、刘道一、黄复生、蒋尊簋、张树楠、朱执信、古应芬、杜之杕、姚粟若、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七十余人。由孙中山、黄兴等先后演说，分析当时形势，痛陈革命大义。接着，讨论组织问题。孙中山最初提议命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讨论结果，定名为中国同盟会。“时有主张为对满同盟会者，总理以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众始无异议。次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会纲。时颇有置疑于‘平均地权’一语者，经总理详加解释，遂无异议通过。”

——《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金冲及、胡绳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第385、387—388页。

# 中国同盟会筹备大会之召开

蒋永敬

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十日）国父在东京召集中国同盟会筹备大会，出席各省留学生七十余人。七月二十日（八月二十日），举行成立大会。展堂先生于会后赶回东京，于八月初三日（九月一日）加盟。

自革命风气渐盛以后，国父即于民前九年（一九〇三）秋离日环游欧美各国。号召华侨与留学生赞助其革命事业。于是年六月十七日（七月十九日）自欧返抵日本，与留学界之中坚份子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程家柽等先后晤谈后，即于六月二十八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内田良平宅）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此为成立同盟会之前最重要的一次集会。到会人员大多为留学界之中坚份子，对以后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至为重要。出席的人数及姓名，过去一般记述颇多歧异。今据考订，可得名单如下：

.....

广东十五人：黎勇、朱少穆、谢延誉、黄超如、冯自由、姚东若、金章、汪兆铭、古应芬、杜之秋、李文范、胡毅、朱大符、张树枏、何天炯。

——《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蒋永敬，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1月初版，第47—48页。

# 中国同盟会筹备大会之召开

陈福霖 余炎光

七月三十日，孙中山在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

孙中山抵达日本以后，经过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商谈，均同意组织一个统一的革命团体。是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内召开第一次大会。到会的各省留日学生共七十三人。大会确定革命团体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由孙中山领导与会者宣誓加盟。誓词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广东籍留学生冯自由、胡毅生、黎仲实、朱执信、汪精卫等十五人出席了大会并加盟。

——《廖仲恺年谱》，陈福霖、余炎光，湖南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26页。

# 革命政党同盟会的建立

张宪文等

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安排下，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东京会了面。双方商谈了革命的方略，确立了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联合建立统一政党的决策。7月30日，于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住宅，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到会者，除孙中山及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外，有10省籍75人。即：

.....

广东省：黎勇锡、朱少穆、谢延誉、黄超如、区金钩、冯自由、姚东若、金章、汪兆铭、古应芬、杜之秋、李文范、胡毅生、朱大符、张树楠、何天炯；

.....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张宪文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2006年7月第2次印刷，第64页。

# 何香凝加入同盟会

陈福霖 余炎光

八月七日，何香凝加入同盟会。

在中国同盟会第一次大会以后，何香凝由孙中山、黎仲实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在何香凝的寓所举行宣誓仪式。此后，何香凝担任同盟会一些联络和勤务工作。

——《廖仲恺年谱》，陈福霖、余炎光，湖南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26页。

# 廖仲恺加入同盟会

陈福霖 余炎光

九月一日，由黎仲实、何香凝介绍，在孙中山亲自主盟下，与胡汉民一起，加入同盟会。

一九〇五年暑假，廖仲恺因为筹措留学费用，返回香港，同盟会成立时不在日本，未能及时参加。大约八月中下旬，廖仲恺携一岁的女儿廖梦醒与胡汉民夫妇一起返回日本，是日抵达。当晚即请孙中山至寓所，聆听了孙中山阐述革命道理及同盟会十二字纲领的内容以后，由黎仲实、何香凝介绍，在孙中山主持下宣誓加盟。

——《廖仲恺年谱》，陈福霖、余炎光，湖南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27页。

# 越南西贡堤岸同盟会的成立

陈锡祺

船抵西贡，法国印支政府派参赞里安尼来接。初寓西贡旅馆，当地法国银行正副买办曾锡周、马培生及侨商李竹痴等大为欢迎。华人商店及各大米绞多在附近之堤岸，故留西贡一二日，即赴堤岸就华侨之欢迎会，居堤岸宏泰街（广东横街）。由黎勇锡、胡毅生、邓慕韩分头进行宣传联络，并兼任文书事务。该地闽粤商人李晓初、李卓峰、刘易初、黄景南、关唐、李亦愚、颜太恨、潘子东诸人招待优渥。先生亲自发动华侨，据陈良回忆，曾三次与先生会面。第一次在周观臣家，谈论西贡、堤岸两地华侨的商业、生活及社团组织情况，先生所知甚多，对华侨处境十分同情，称赞华侨的爱国观念，欣赏南洋一带的洪门会党组织，说很想多了解华侨情况，准备在此多留几天。二周后，在裕华公司楼上第二次会面，与会者有黄景南、陈伟南、李亦愚、李卓峰、周观臣、关唐、李晓初等，以及洪门会党首领瑞庐的王芝甫、胞怀堂的李亚洪和黎勇锡。先生指陈清廷腐败，丧权辱国，列强正在企图瓜分中国。国内革命风起云涌，欲挽救中国危亡，非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不可。斥责保皇党的君主立宪主张是救不了中国的。号召救国救民，人人有责。在座各人听了大受感动。第三次会见在堤岸平而美荻街 304 号刘易初之昌记行楼上，先生详细指示今后之革命宣传、筹款募捐及洪门会党合并统一诸问题，认为活动应秘密进行，以免法国殖民当局干涉及保皇党破坏。并说洪门会党本为反清之明朝遗老所组织，应恢复其反清宗旨，为建立民国事业而尽力。遂成立同盟会分会，举刘易初为会长，李卓

峰副之，并以昌记行为通信机关和活动地点。该地洪门至众，堂号分立，常相斗争，害及治安。先生出而挽救，使邓慕韩与黎勇锡加入洪门义群会。（胡毅生在横滨已加入）自洪门之深明民族大义者，咸加入同盟会，各派无形解散，争斗消灭。

——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陈锡祺，中华书局1991年8月第1版，第361—362页。

# 参与武装起义

## 有志竟成

孙 文

当时外国政府之对于中国革命党，亦多刮目相看。一日予从南洋往日本，船泊吴淞，有法国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陆军大臣之命来见，传达彼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势力如何。予略告以实情。又叩以：“各省军队之联络如何？若已成熟，则吾国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请彼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彼乃于驻扎天津之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归予调遣。予命廖仲恺往天津设立机关，命黎仲实与某武官调查两广，命胡毅生与某武官调查川滇，命乔宜斋与某武官往南京、武汉。

——《建国方略》，孙文，北新书局1927年7月，第107—108页。

黎  
仲  
实  
资  
料  
集

# 致池亨吉函

孙文

关于我们云南革命军起事占领河口的经过，得在某地胡参谋的报告如左，嘱为寄上，俾使天下人确知我们的行动。

孙文先生大鉴：

云南国民军光复河〈口〉，燮浩〔蛮耗〕<sup>①</sup>各等情形，除径〔经〕电报外，谨详述之。

初国民军之图河口也，潜师于边界者百余人，其散布于车路一带装为苦力者二百〈余〉人，清军暗约反正投降者日众。顾我以河口原屯重兵，除警察〈兵〉、汎兵外，则有督辨〔办〕亲带二营，黄元贞管带一营，岑德柱〔桂〕管带一营。黄元贞素通情于我，而督辨〔办〕王玉藩则顽固老物，岑德柱〔桂〕更懵无知识者也。督辨〔办〕部下熊守备勇而有谋，自愿以身当督辨〔办〕，而以其部从我；相约已二旬，督辨〔办〕得告密者言，颇为备。及黄元贞已有调省之信，督辨〔办〕辞职之文书亦将回复，熊守备、黄元贞二人乃决意速举。有清谍者，侦知法界有我军指挥者数名寓焉，竟诬以劫案，请法吏拘留之（即黎仲实等八人也）。

——《致池亨吉函》，孙文，《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第369—370页。

① 订正错字，置于〔〕内；增补脱字，置于〈〉内。

# 田桐事略补述

冯自由

丁未（一九〇七年）春，孙总理得香港冯自由电，称许雪秋在潮州筹备举事已臻成熟，请派留东同志回国相助。遂偕胡汉民、谢良牧、黎仲实、胡毅生诸人离日南下。后数月，梓琴亦至香港，拟入内地参加实行工作。时惠潮两地军事已先后败挫，总理方驻河内，谋在钦廉及广西镇南关继续大举，函邀各地同志赴越南集合。

——《革命逸史》第二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第152页。

黎  
仲  
实  
资  
料  
集

# 丁未年之党务报务

冯自由

是时会所仍附设于中国报社四楼社长室，另先后分设招待所于宝庆坊、坚道、兰桂坊、湾仔进教围、摩礼臣山道各处。胡汉民夫妇及汪精卫、黄耀廷、刘思复、黄克强、廖平子、池亨吉、萱野长知、谭人凤、许雪秋、方瑞麟、林时棲、柳杨谷（聘依）、何克夫、谭剑英、田桐、莫伟军、何天炯、张谷山、黎仲实、陈湘南（砚樵）、胡毅生、李文范、古应芬、朱执信、林希侠、李燮和、张树楠、孙眉、杨德初诸人莅港时均下榻于报社或招待所。

——《革命逸史》第三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第227页。

# 丁未之军事活动

冯自由

丁未二月初二日抵港，总理原船赴越南西贡，克强、精卫、萱野留港，拟赴肇庆促郭人漳起兵袭取广州。池亨吉则偕留学生方瑞麟、方汉成、乔义生等往潮汕助许雪秋举义。克强、精卫居松原旅馆数日，张树楠自广州来，谓郭人漳又调钦州剿匪，粤吏探悉克强由日来港，已备文向港政府要求引渡等语。而松原旅馆亦忽有粤吏派侦探窥伺其间，克强以郭已他调，留港无用，乃命胡毅生随郭赴钦，相机行事。精卫则移居普庆坊招待所，与刘思复、廖平子同寓。于是许雪秋、陈芸生、余绍卿、邓子瑜、刘思复、张谷山、胡毅生、何克夫、姚雨平、王和顺、李福林、谭剑英、黎仲实、谭人凤、柳杨谷诸人先后分赴广州汕头汕尾归善博罗钦州廉州各地，极力进行。

——《革命逸史》第三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第228页。

# 起义前革命党人在各方面的活动

梁烈亚

一九〇七年，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偕胡汉民、汪精卫、黎仲实等去新加坡，转越南西贡（汪精卫留东新岛），再到河内（黄兴随后也到），特设机关于甘必大街六十一号。他嘱华侨党人杨寿彭、黄隆生、刘岐山等开设日新茶楼，与海防之如意酒楼及云田书塾，分别同义安、南定各地华侨革命党人来往，并作为通讯联络机关。通过党人的活动，革命队伍日益发展，有不少清军官兵参加同盟会。如苏元春的旧部毅新营管带梁蓝泉、刘永福的旧部队长梁亚珠（广西省南宁杨美村人，抗清勇猛，屡受重伤不死，头颈都有伤疤，故号称疮颈梁。他与越南抗法的爱国游击首领黄花标友善）、冯子材的旧部何伍，以及在龙济光边防军任哨官的韦云卿（南宁人，壮族，后来又参加广州三月二十九日起义成仁，为七十二烈士之一）等，分别由党人王和顺、关仁甫、梁植堂、曾汝景、黄明堂之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先后谒见了孙中山先生。

——《镇南关起义回忆录》，梁烈亚，《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第2页。

# 胡汉民致孙总理报告钦军解散及滇桂军务书

冯自由

戊申（民前四年）二月，孙总理自越南河内赴新加坡，濒行以经营粤、滇、桂三省军务委托黄克强、胡汉民二人，克强旋率同志黎仲实等二百余入，纵横钦州，上思各地，屡败清军，事详前文不赘，惟当革命军自钦州向越南分路撤退时，情形至为复杂，此书乃汉民根据仲实口述而向总理报告者，时克强尚未归抵河内也，汉民亲笔原书由余保存多年，最近始由旧书橱中检取得之，爰照录如次。

冯自由附志

先生台鉴四月十五第十三号函谅已达览，最近要事报告如下：

一 黎仲实以十八日返河内，据其所述战事，我军屡捷，大概如中国报所登，惟后以屡战耗弹，遂偏路向广西宣化县进，途中在钦州那冷遇敌一次（初一），此战已不如前之得力，初二到曾村（属小董）瑞记姊夫家，敌兵又至，遂转上那隆，初三遇敌，各队皆登山，凡分三处，占地位，岐山少廷军与敌最近。（少廷不在军。杨子贞、李文光统之。）次近为亲军队。（黄有明统亲军。仲实在焉。）又次为瑞军，克兄督师常往来于各军巡视。是日则恒在瑞军，因敌初不鸣枪，克兄疑其有意思，使瑞军一人及黄有明往说之降，伊不愿则相约为假战，遂传命各军，而克仍为防范，使亲军队为备，后敌益前，则敌弹乃渐向我军而发，少廷军急收退，岐山所率先锋队从之，于是亲军队人少力孤，亦将退，行李队已由山脚先行，众共望见瑞记军亦已退，（少廷军行李队先锋队俱收至山背。瑞军则见其绕去山

侧。)清军迫前攻击，我军亲军队不能遽退，勉强抵敌，至日既黑而后收队，亦退少廷等军处，时各军皆到会，惟瑞军不见，克兄亦未见。初来交战时，少廷军代表人与瑞记岐山约，言是夜到三甲山相会，各军遂行至三甲山，而瑞军亦未来，(此地本止瑞记一人熟路，初约由瑞派人带路是夜并无人到。)初四日追兵复至，未及战。海防、河内之为亲军队者望风先奔，(亚尹为首，狂呼而奔，少廷军代表人李文光随之。)为敌所乘，冲失先锋队二十余人(先锋队有二十多人在山腹不能出)，初五仍在宣化县境，追兵又至，少廷军又不战而走，入夜少廷军要求分行，自引兵上江河(仍先经小董)，禁制不住，仲实乃只得与亲军先锋队行，至初八，唐浦珠第九子带六枪逃，初九浦珠第八子复逃，亚尹罗江随之。(初八浦第九子行时，陈田阿镜黑鬼亦愿偕行，为各人所劝阻止。)初十黄世钦部下人负枪亦逃，(其始诸人未散逃者，因无有熟路者，及近所熟径，则皆萌逃志。)十一黄试斋以其所领，(除海防河内人)亲军队行，(因与岐山争所行之路径故，始黄主张由那冷，及至则言兵多，又反复凡数次，其后伊乃独行扶隆，言将械置于边界。)岐山仲实则偕而入，(所持械即我等所购出者。而今尚未到，有械二十余枝)陈田黑二等十人，由那勒归，此军尚余十四枪耳，仲实以十人归河内，亚尹等三人则以二十二归。当克兄未与仲实等相失时，有意须回马督山，故亲军队初六须到彼处相候，其时行距曾村不远，乃派瑞记处过来之苏大到曾村找金处。(军至曾村，克与瑞使人托某家找金十两，尚未取而开仗，某人亦瑞记亲戚，马侣等又曾于彼养病。)通知亲军队已将回边界约会于马督山后，(其时少廷等已行)，又因马督兵多不能往，而我兵又多逃散，海防河内之人苦求归来。中途岐山得忠州，信言有枪数十来投。(即岐山素所运动者。)岐山欲行近十万山会——后，因枪数太少，乃先回安南，克出军之目的，初

欲在马头山招齐队伍，兼候郭弹，旋因未到已为法人所知，迫令出境，派兵四十名护行，（实则监督也）因河州过，则又须在马督山，旋得谭胡子等信，与瑞记商而出小董大字，一以为可接郭子弹，二瑞言该地可购码子极易，（行近那勤，郭一日使二十枪押子弹多箱行，我军后一时始经其地，不能相遇，不审郭之有意否。）而二者俱不达目的。（瑞记行近伊家，竭力不能购一弹子。）是时不分昼夜行。少廷军代表李文光要求加饷，（另对瑞记言，如十日不能有好方法，则要分行，瑞以告克兄，未知是否文光言之。）各人以为克兄来则郭必应，否亦大得接济，而事实不然，且郭部杨某屡邀战，于是皆失望。克因变计不复上那，转而拟回忠州，于是遂以初二日遇敌于那隆，故此次分散原因有四。（一）二梁不睦，始终不解。（二）钦州之行进为小梁所不愿。而克兄之意则与大梁合。（克欲得弹子，瑞须省其家。）小梁不随行托病，未必无意。（小梁一跌，其伤寻常，及拔队，乃托辞不能行，克前来书已有云。此后此军得指挥，如意乎。抑不然乎，只有听其自然耳。）（三）不得郭之子药，军心不足。（四）海防、河内之人不用命，而益失众心，故克兄统军时，已伏涣散之象，至于克兄在瑞记军，而瑞记退兵时乃与众相失，又是夜不至所期之地，则据仲实言于此实有狡狯，当初出军时，瑞尝语仲实谓我（此瑞自指）枪枝少，亲军队枪亦不多，出战宜相顾，仲实谓此何消说得。然其言若非无意者，又即其述文光等言，谓十日无好方法即他行，殆亦自为地步，及初二日午后四时，瑞军使人来亲军队牵克兄马去，而是日收军，瑞军并非为敌所迫，致不得与众会合，乃绕出山侧，殊不可解。又此地既独为瑞记熟路，是晚何以不到三甲山，（即相约会处）瑞军既分行，亚三仔犹在亲军队中语仲实云，前日闻军中有反心欲害黄先生者，是以瑞保之他行云。此虽近于闲话，然不得谓全无价值，由此观之，则明出瑞之狡狯无疑，克断无

听其簸弄，不与众军会合之理，然该处遽经伊熟之，而克不谙三甲山之约期，伊订之而克不审知之否（仲实云克兄未在场）。即知之，而在瑞军亦止能听其自然，难以自出主意，惟瑞何以弄此狡狯，仲实则谓伊因与少廷不睦，又知终久必有分军之时，若分军，则克兄等必从多数，而伊力薄枪少，分后尤虑彼等置之不理，故思挟克兄以自重，故意与众军相失，然后任保护克兄之功，而徐返边界，则要求多所遂矣。克平日遇瑞独厚，因瑞独谙普通语，常与商议，更使传达命令，以是且遭少廷军之忌。二，因有怜瑞之意，瑞枪既少，少廷复怂恿其人，使出瑞而就少，去年少领千四百元，军中奢厚，而瑞军支不及三百元，又克兄身无余资，瑞益无所贪（瑞军则尚有金十余两），至瑞之子已于先安营业安乐，其妾亦已来，瑞之母及家人，克已为购屋，许迎养于安南地，瑞名于党军中亦噪甚，其势亦未敢卖克兄而作贼，由此种种推测，则克兄当不虞意外，瑞尚有枪二十余，子每枝百余，遇地仍可战，且遍地山岭，战即不胜，仍可奔，瑞素持重，知利害，尤不致骤为人所乘，亦不肯深入而冒险，仲实等既使瑞亲兵苏大通告于瑞之戚家，又瑞之部卒数人初与亲军队同行如阿三等者，渐渐亦去，决为归会寻瑞军无疑，则瑞与克兄自必知亲军队先锋队之所向，不为枉然之追寻，瑞曾于其乡掳人之牛，数及十头，此次乡人绝不欢迎，瑞亦无能久恋其家，以瑞之乖巧，当此兵少粮食少之时，必更引兵返安南界。第仲实归已一周，而瑞军尚无消息，至足令人系虑。然以初二分散至今，未闻奇怪之消息，则瑞亦必无卖克兄之事，弟初见仲实独归，为之惊骇。然事实上决难以怪岐山仲实，盖少廷军不受约束，继而各人纷逃，仲实等所处实已万分自顾不暇，更何能株待有意相失之瑞军耶，岐山等十人能出，亚尹等三人亦能出，以此推之，克兄瑞记亦庶几可出，而不受困，旬日之内定得相晤也。

又据仲实言，则钦军颇难复振，有两大原因，（一）则将士疲惫，难以得力，无论战时平时均难以军法约束。（二）则民心日不如前，所到前极欢迎者，今则多不许停宿，盖瑞记少记皆曾杀人越货，又人见革命军势力不大振，官兵则以威乘其后，故极好之乡，亦止能一宿而已，行动不便，故此方之事，若非有新增甚大之势力能之，而但欲就原有之党众，稍为整顿，则难望其有进步也。然自去腊以来，我等经营之力亦既竭尽无遗，念此为之烦恼之极。

一 少廷身自托病，而弟后派罗顺手带之二千元，系少廷手收，伊未赶送大军（少廷亦未自会其军），少若以为其军之用，则尚可支撑甚久，少之军必候少而后行，即少入觅其军，亦非难事，故少之能否以之为其军用，视其近来心性如何，若匿避多时，私行返出，据为私有，则又冤枉二千金矣。罗顺到板八，克军行不及一日，是时克度少廷当能赶至，然后则日日移营，于事实上少亦难赶上云，更无论其有心弄巧矣，克所派出之陈发初，给十两金为招队，因又给六两金，为接眷同入河内，以待其友刘端然为名，既豪赌，复嫖荡，至今未行，所余有限，弟初许于克，所给金外再为资助，后见其无行意，且浪费出名。仲实归，弟乃令其不必往钦招队，而先出觅少廷，令交回十两金，另换银作费用，伊不能交出，老羞成怒，言多不逊，而弟亦谢绝之不与见面矣。

詹岐山与仲实出，仲实尚带金十六两，以十两给之为往忠州集队之费用，弟另给盘费四十元、金三两，据仲实言，则岐山所部算为最勇，其性质亦较诸人为优，又其中途折往忠州，仲实亲见之，伊此行复出，弟坚嘱以寻觅克兄，伊亦慨然以为己任，盖克平日遇之亦甚善也。

自由按此书上段为胡君汉民转述黎君仲实语，黎君为黄君克强最得力之助手，军中诸同志多以钦州副元帅称之，黎君更兼任香港

中国日报从军特派员，是役前后经过，均由其时向中国日报报道，故海内外各党报皆以中国日报所载为根据，亦即总理自传所称革命史上第七次失败之实录也。

一 黃八之件据其同行者皆云事已急切，而黃八时上时落恋色贪财阻误不细，渠于二十复上，再求助百四十元，然查其人则正以收山兄弟已无伙食，而安南人之允借金者，不能践约，营盘中人要求伙食黃八更无以应，亦不敢再向吾等饶舌，弟以其事之真相及如何供给调度，非得亲信可靠有用之人，上不可，仲实适归来，其所得诸经验者不少，因使其于今晨带一千元，上戒以必事发动，方给伙食，事发若有可为，则径直往为照料，因粮筹款之事张翼书以黎上伊亦应允，如河口果能起事，伊亦往为办外交云。

自由按黃八即黃明堂之称，时方受任主持发动云南河口革命军事，迟迟未举，适黎仲实由钦州归河内，故汉民特派仲实赴越南边界之老街督促其发动。

一 前倩江子山借钱，子山路不能通，旋托约冯作屏梁秋（火柴局之一东家）借到银二千元，由龙、吉、江、日新楼四家签字担保。两月为期，月息分半，除交仲实带去千元，余者支用各项，现尚存五百余元（前带上苑葑预备摩谷苇盘发动之款五百元已汇回河），势亦难以持久，有款仍望速济。

——《革命逸史》第五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132—138页。

# 黄克强督师

冯自由

筹备既竣，克强乃率黎仲实、刘梅卿、梁建葵、梁瑞庭、唐浦珠及越南华侨等二百余，于戊申（清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绕道越南，进攻钦州。法国守兵咸鼓掌欢迎，绝不干涉。众遂揭青天白日旗，高吹洋号，列队过东兴附近之大路村，四处张贴《中华国民军南军总司令黄告示》。乡民纷燃爆竹迎之。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二卷，冯自由，上海三联书店  
2014年3月第1版，第201页。

# 戊申云南河口之役

邹 鲁

纪元前四年（戊申）三月二十九日，本党举义于云南河口，杀清督办王玉藩，后以接济缺乏而退。

自镇南关退后，广西边境之兵，犹约来降；黄兴复入钦、廉、上思等处苦战；总理复为云南举义之经营。

云南之举义，注重河口，以图蒙自，进取云南。以胡汉民驻安南主其事。军事则委黄明堂、关仁甫、张德卿统之。明堂等将镇南关之役退至安南燕子大山之众，潜师于边界者百余人，其散布于东路一带，装为苦力者二百余。是时清河口督办王玉藩有巡防队四营，中有二营，王自领之。其余二营管带为黄元贞、岑德桂。黄元贞约为内应。王之守备熊通者，愿杀王来归，其他警察多通款。未几黄元贞之谋，为玉藩所悉。黄元贞已有调省之讯，玉藩辞职文书，亦将指复，熊通、黄元贞请速发。而清吏复侦知法界有我军指挥者数人，诬以劫案，将黎仲实等八人拘去。

——《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册，邹鲁，中华书局1960年5月新1版，第745页。

# 黎关等之被逮

冯自由

是时中山在新加坡，黄克强入钦州未返，留河内机关部者，仅胡汉民、黎仲实、张翼枢等数人。滇事于镇南关发难以前，早已着手运动，至戊申三月，事机渐熟，中山乃派黄明堂主其事，王和顺、关仁甫佐之；河内机关部并派黎仲实、高德亮、麦香泉、姚章甫、陈二华、梁恩等八人驻老街，预备于得地后，实施革命方略所规定之因粮方法。讵三月中旬，清吏以河口附近时有盗劫案发生，特照会法官请求缉匪。老街警察局以黎等形迹可疑，遂派兵搜查寓处，发见革命军文告及旗帜等物，始知为革命党而非窃盗。惟据国际法，虽不能将政治犯移交清吏，然亦不能放纵之，使扰乱邻境，故黎等遂被拘留于警署，候越南总督命令处分，遇有相当轮船，即当拨送出境。法警以黎等皆革命党，待遇颇优。及闻河口革命军大胜，乃取酒饮黎等，各举杯欢呼，同庆中国革命之成功焉。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二卷，冯自由，上海三联书店  
2014年3月第1版，第205—206页。

黎仲实资料集

# 胡汉民之报告书

冯自由

中山先生大鉴：云南国民军光复河口蛮浩各等情形，除经电报外，谨详述之。初国民军之图河口也，潜师于边界者百余人，其散布于车路一带装为苦力者二百人，清军暗约反正投降者日众。愿我以河口原屯重兵，除警察汛兵外，则有督办亲带二营，黄元贞管带一营，岑德桂管带一营。黄元贞素通情于我，而督办王玉藩则顽固老物，岑德桂更懵无知识者也。督办部下熊守备勇而有谋，自愿以身当督办，而以其部从我。相约已二旬，督办得告密者言，颇为备及。黄元贞已有调省之信，督办辞职之文书亦将回复。熊守备黄元贞二人乃决意逮举。有清谍者侦知法界有我军指挥者数名寓焉，竟诬以劫案，请法吏拘留之（即黎仲实等八人也）。

——《革命逸史》第五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147—148页。

# 河口之役

胡汉民

克强走了以后，只剩我一个人在那里，我弄得更苦，苦无代替克强的适当人物。正好从东京来的谭人凤、倪映典、黎仲实等接着到安南。可是事体太不凑巧，他们几个人刚来又被扣留了。……后来我终于设了种种方法把东京来的谭人凤、倪映典、黎仲实一批人和在河口失败退下的工人统统弄出来送到安全之地，我的心事才掉了一半。

——《胡汉民自述》，胡汉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第176—177页。

## 黎仲实等被递解至港

冯自由

及戊申正月改选干事，冯自由仍任会长，黄世仲庶务，谢心淮书记，乃新设会所于皇后大道马伯良药肆四楼。河口失败一役，党员黎仲实、梁恩、高德亮、麦香泉、姚章甫、陈义华、关人甫等先后被越南政府递解至港，均由会所招待一切。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卷，冯自由，上海三联书店  
2014年3月第1版，第178—179页。

# 黄克强返越被逐

冯自由

十二日黄自河口返越南，甫到老街，即为法国警兵所逮捕。盖黄貌似日本人，当其初到河口驰马军中时，对岸法兵已疑革命军有日人相助。日在越南素有煽惑土人作乱之嫌疑，法人对之异常猜忌，故黄此次一入越境，即遇此厄。及黄告以姓名，始悉为革命军重要人物，照国际法，例当拨送出境。前次黎仲实等八人愿赴香港，故于河口革命军举事后数日即如言遣之。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二卷，冯自由，上海三联书店  
2014年3月第1版，第209页。

# 戊申年之党务报务

冯自由

先是驻越南河内海防同志及历次义军将士，经丁未七月防城之役、十月广西镇南关之役，及是年二月钦州马笃山之役、三月云南河口之役，多次失败以后，多由越南法政府驱逐出境，分别遣送至新加坡或香港等处。其遣送或逃亡至香港之一部，有黎仲实、高德亮、饶章甫、麦香泉、陈义华、陈发初、关人甫、黄隆生、杨寿彭、甄吉庭、甄璧、刘岐山、刘梅卿、李文金、李时乾、刘辉廷、张翼枢、卢仲琳、田桐、谭人凤、何克夫、谭剑英、陈湘南诸人，均分驻报社或各招待所。

——《革命逸史》第三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第231页。

# 辛亥广州之役前党人在日本购运军火的经过

王子骞

庚戌年（一九一〇年）十月十二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集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及南洋各埠代表开秘密会议于庇能打铜街一百二十号党部，决定在广州起义，并积极购运军火。日本东京方面最初负责购运军火者为黎仲实（广东人）。黎以人地不熟，诸多困难，一日遇喻培棣（字华卫，四川内江人）于途，告以此情。培棣密商之四川少数同志，都认为吴玉章同志年龄较长，阅历较多，且与日本民党素有联系，由他来主持一切，一定顺利。复转询湘、鄂、皖、苏、闽诸省负责同志，也认为吴最适当。于是就电请吴由岗山来东京（吴在岗山第六高等学校肄业）。

——《辛亥广州之役前党人在日本购运军火的经过》，王子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版，1981年8月沧州第3次印刷，第528页。

黎  
仲  
实  
资  
料  
集

# 枪械之购运及分派

曹亚伯

此次枪械之购买，日本者，黎仲实司之，驳壳枪、五响手枪、曲尺枪、炸药为多；安南者，何吕侠、黄焕司之，驳壳枪、曲尺枪为多；暹罗者，胡毅司之，驳壳枪、曲尺枪为多；香港者，陈子岳、李纪堂司之，驳壳枪、曲尺枪至多。除在港者外，运输至港，仍不易易。自安南运至港者，为何绍侠、黄焕及法国人某。法国人某，所以送护出口及入港；由暹罗运至港者，为张梅生，将所带枪械藏买办房中，皆得无误；由日本运港者，第一次共有七响无烟七十五枝、金山大六响四十枝、码子四千粒，件数最多，计期亦最早到，运之者为学界同志。香港为无税口岸，向无搜查行李，故军械即谋饰行李带港。一日洪承点见上海金山船到，忽有检查行李之事，归报黄兴。黄因电日本，令来者注意。吴玉章正在日本发付此次军械，遂告之带枪械来之湖南学生周来苏，并为改搭头等客位。周以为专使其保卫也。船过门司，尽投之海，乃船到港，一切无事，械已尽弃，不能不另行加购。

——《武昌革命真史》（上），曹亚伯，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2月，第298—299页。

# 胡汉民致孙中山冯自由函

胡汉民

弟与仲实、璧君、君瑛及其嫂<sup>①</sup>，又李应生之小姑<sup>②</sup>，择地于虏兵必由之道，踞高屋而轰以炸弹，一俟储备科〔课〕运转事稍竣即发（大约至迟廿八入城）。仲与璧<sup>③</sup>本不与吾人此次之事，其后见阿绕带子药在省渡火船提去，则大感愤，故决意与弟为此谋；不难其勇，而难其有不忍人之心也。

——《胡汉民致孙中山冯自由函》，胡汉民，《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黄彦、李伯新，中华书局1986年9月第1版，第19页。

① 即曾醒，方声濂之妻，同盟会会员。

② 即李佩书，广东籍同盟会会员。

③ 即黎仲实与陈璧君。

# 胡毅生朱执信致孙中山函

胡毅生 朱执信

新军运动之事，前展往西贡，临行时已发一信，略述各方面情况，度日间当可达览。然照此情形，则外面敷衍尚易，实力协助则殊不可保。且现在能身进内地者无几人，虏之防备较前更密，倘无人引进，则新军之路亦未易通。故一时未能著手，尚须看机会也。

若所嘱制各表，则非联络其参谋处人员，不能办到。其功程须在新军运动有效之时，始可著手。冬前寄美，恐不可得。据仲实兄之意，则谓调查此等事，向军咨处为之，事半功倍，而军咨处仲兄亦有路可通。将来如决定办去，则由仲兄介绍一行，调查当非甚难，时候亦可缩短。然最可虑者，此种表册，各项皆可据实登载，惟将校之人格思想，皆须从好一边说去，倘彼资本家接表后立发人调查，此方运动不能急速如期，反有不利。则不如逐省做工夫，看准某人思想较好，再行作表，则彼照表调查，亦无大碍，然时日不免拖长。

——《胡毅生朱执信致孙中山函》，胡毅生、朱执信，《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黄彦、李伯新，中华书局1986年9月第1版，第44页。

# 旗语

阿 煦

当前清季年，有两位革命伟人，一个叫做陆浩东，一个叫做孙逸仙。他们先前在广州倡议，揭了一面“青天白日”的旗帜，现在北伐军还用着咧！据说是隐光明正大，自由平等的意思，这就算是我中华民国国徽的鼻祖了。后来将这青天白日旗改作军旗，定红蓝白三色为民国旗，原来三色旗是世界革命党所公用的。红是血色，说必先流血去求自由；蓝是天色，就是公正平等的意思；白是清洁之色，说人心清洁，就能够博爱，所以革命党的三色主义，就是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主义了……后来马笃山之役，黄兴、黎仲实、梁少廷诸位先烈，高树三色旗，从越南饶吹入钦州，法人皆目送之。戊申三月，王明堂等破清军于云南河口，斩道台王镇邦，这时候河口桥上，随风招展的，就是这面光荣的三色国旗吓。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一役，毁督署，掷炸弹，数十健儿，都做了这三色旗的牺牲品了，委实很可以纪念咧！等到十五年前的今日，武昌起义，各省相继光复，就改定红黄蓝白黑五色，做了国旗。

——《旗语》，阿煖，《申报》（上海版）1926年10月12日，  
第13版。

# 武装斗争策略的变化

田 莘 邢照华

后来，在获悉中国同盟会成立于东京的消息时，1905年10月7日，法国陆军大臣特意派了武官布加卑者在孙中山乘船自日本赴越南经上海吴淞口时进行了专程晤见，“传达彼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随后，驻扎于中国天津的法军参谋部，还派出了武官七人，会同廖仲恺、胡毅生、黎仲实等调查粤、桂、滇及长江各省形势。来自法国政府的合作支持，使孙中山相信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将成为安全可靠的起义基地，因而力主在这一带进行军事经营。

——《同盟会与辛亥广州“三·二九”起义》，田莘、邢照华，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16—17页。

# 起义之前

刘常平 李 可

1908年3月27日，黄兴、黎仲实率领防城起义的王和顺旧部、镇南关起义的黄明堂旧部和越南华侨200余人，以“中华国民军南路军”名义在广西边境地区发动钦廉上思起义，转战40余日，终因弹尽援绝，被迫解散，主力退入十万大山，黄兴本人则与黎仲实等人先后回到越南。

黎仲实先期于4月18日回到河内，向留守河内的胡汉民、并通过胡汉民向在新加坡的孙中山报告钦廉起义情况。此时，黄明堂受命主持云南河口起义，却“时上时落”，迟迟未举。胡汉民派黎仲实赶赴老街，督促黄明堂尽快发动。

黎仲实到老街后，恰逢河口附近时有盗窃案件发生，清朝官吏照会法国当局协助缉匪。老街警察见黎仲实等人形迹可疑，派员搜查其住处，发现许多与起义相关的文件、告示及旗帜，才知他们是革命党而非盗匪。根据国际法，法国当局一方面认为不能将这些政治犯移交清朝当局，同时认为不能任其放纵，扰乱邻境，于是将黎仲实等人拘留在警察署，等待越南总督命令，如遇适当轮船，即可遣送出境。不过，因为黎仲实等人的革命党身份，法国警察对待他们的态度颇好，不但待遇从优，而且在河口起义发生后，听说革命军大胜，甚至与黎仲实等人饮酒庆祝。

——《风雨晚晴园：不应忘却的辛亥革命勋臣张永福》，刘常平、李可，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72—173页。

# 黎仲实等八人被拘捕

蒋永敬

云南河口之役，展堂先生仍独留河内，事前负责策划，事后为之接应。起事前，使明堂将镇南关撤退安南燕子大山之百余人，潜伏云南边境，预作周密之布置与纪律之训练；复派伪装工人者二百余人，散布于中路铁道沿线；并暗约驻河口之清军管带黄元贞及守备熊通为内应，事为清边防督办王镇邦所察知，元贞等请速发动。嗣清谍又察知法界有革命军指挥数人，诬以劫案，请由法警将同志黎仲实等八人拘捕。

——《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蒋永敬，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1月初版，第87页。

# 广州起义前的武器购买与运输

上村希美雄

即便如此，宫崎滔天也没法静下心来休养，因为负责广州起义武器弹药购买及运输的黎仲实、何天炯、周来苏、王希闵、林文、林觉民、吴玉章、李恢等人，几乎每天都到他这儿来商谈（相关事宜）。他们中有不少人加入了敢死队，打算将武器运往香港。

——《宮崎兄弟伝 アジア篇》（下），上村希美雄，葦書房  
1999年3月，第429页。

# 武器的购置运送

田 莘 邢照华

统筹部利用华侨的捐款所购之武器，除自日本外，还有来自安南、暹罗等地。福建籍革命党人利用与海外的广泛联系，也从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日本由黎仲实司，吴玉章、王子鸯、陈策等负责，安南由何仲侠、黄焕负责，暹罗由胡毅负责，香港由陈子岳、李纪堂负责。

——《同盟会与辛亥广州“三·二九”起义》，田莘、邢照华，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34页。

# 赴广州参加起义 至已失败

蒋永敬

广州发难的日期既定为三月二十八日，黄兴在二十五日由香港来到广州，由于预计西贡、日本所运来的军械至二十八日的晚间始能到达，尚须时间接收分配，因决定改期于二十九日发难。展堂先生在香港统筹部得到黄兴发难确定日期的密报，便和赵声急遣先锋去广州，而展堂先生则和赵声在二十九日的晚间分船去广州。但船到广州时不得停泊码头，清军舰派员到船检查，展堂先生已知情况不好了。当时同船的同志尚有黎仲实、陈璧君、方君瑛、李佩书。展堂先生以假辫系帽中，检查人员且持有他们的照片，竟然视若无睹。上岸后，已是三十日早晨了。也有警察盘诘，展堂先生以普通话答之，得以通过，他们一行进入海珠酒店。黎仲实先回到他在广州的家，不久，黎的姑母来告诉他们说：“党人围攻督署已失败，死者甚多，现时缇骑四出，旅馆已布侦探，君等宜急避入乡间，绕道往港。”李佩书闻言，失声大哭，璧君急止之。展堂先生说：“此非死所，宜急入城，我料必犹有未破坏之机关，则可据以杀贼。”璧君请试探能否入城，遂与黎的姑母同去，约二小时返，谓城门坚闭，不许久，宜作他计。君瑛说他有位亲戚魏某，为水师学堂的总办，家在城外，可先到魏家再说。于是他们到了魏家，人已逃匿，只留下婢仆，璧君令其作饭。经过商量的结果，此非久留之计，遂搭去香港的夜船。当时船中已有警官稽查，认为他们像是外省官眷的避乱者，所以未曾留难。

——《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蒋永敬，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1月初版，第117—118页。

# 谋划暗杀行动

## 暗杀活动的风行

吴玉章

至1905年后，这种暗杀活动更为扩大了，同盟会特地组织了一个专司暗杀的部门，由方君瑛（女）负责主持，我和黄复生、喻云纪、黎仲实、曾醒（女）等也参与其事。

——《辛亥革命》，吴玉章（永珊），人民出版社1961年9月第1版，第98页。

# 邓荫南事略

冯自由

邓于是役失败后隐居英属新安屯门，以农为业。己酉，黎仲实尝至屯门访之，并假其农场试验燃放炸弹诸法。

——《革命逸史》初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第44页。

# 李纪堂事略

冯自由

丁未（一九〇七年）以后，所开设益隆银号负债累累，因而宣告破产，每月惟恃青山农场售品所得以赡养家室，然对于党人行险募款涉讼外交诸事，仍奔走效劳，惟恐不力，如丁未黄冈革命军首领余丑被清吏逮捕之讼案，及己酉（一九〇九年）汪精卫、黎仲实在屯门作爆裂品之试验，辛亥清提督李准之投诚，均得其助力匪浅。

——《革命逸史》初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第94—95页。

# 戊申年之党务报务

冯自由

又是年夏秋间汪精卫、黎仲实、陈璧君、黄复生、方君瑛等自日本莅港，秘密租屋于黄泥涌道，筹备暗杀团机关，尝偕李纪堂赴青山农场试验施放炸药方法，至十一月始离港北上。

——《革命逸史》第三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第236页。

# 共进会谋炸端方不果

冯自由

己酉（一九〇九年）×××、黎仲实等至汉口，谋炸清吏端方于京汉铁路车站，以事不果。濒行乃将所携带炸药铁弹等物存放孙武处。辛亥八月十七晚，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被炸受伤，即此物也。

——《革命逸史》初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第250页。

# 劝汪兆铭勿行暗杀

胡汉民

精卫自河口失败后，遂有行个人暗杀之决心，余屡规止之。……精卫答书，惟言所志已决，他不置辩。既而偕黎仲实、陈璧君复来港，乃不甚愿谈此问题；固与之言，亦只漫应，而阴择地试验炸裂药，复密约他同志为之探侦。初欲入粤杀李准，港同志俱以为危。精卫亦知余等将有军事行动，不欲以此惹起敌人戒备，则与仲实、璧君、喻培伦、黄树中、方君瑛、曾醒等入长江，欲杀端方，而行程与相左，乃变计俱入京，谋刺清摄政王载沣。

——《胡汉民自传》，胡汉民，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8月15日再版，第34页。

# 汪兆铭炸载沣

邹 鲁

自镇南关、河口等役叠失败，加以章炳麟、陶成章对党复有意见，兆铭颇灰心，欲以一死塞保皇党“革命党首领驱人于死，而已高楼华屋安享”之言。总理及黄兴、胡汉民等咸劝之不听。乃密约女同志陈璧君、曾醒、方君瑛，及喻培伦（字云纪）、黎仲实、黄复生进行暗杀。培伦、复生，固精制炸药者，在香港预试电气发火、化学发火、钟表发火、手榴弹弹弓射击诸法。更于一日各人以石围一圈，于圈内波罗蜜树下，击一小猪，名之曰端方，用电气发火法，引放炸药，一时圈内石碎张天，树枝堕地，乃小猪竟未伤及皮毛，实亦怪事。纪元前三年（己酉）秋九月，复生先赴北京经营暗杀机关，至冬十二月，兆铭、璧君、仲实等均抵京，培伦携其购置之照相器具亦到。

.....

次日，清吏邀日本技正，往掘得之，知为炸弹。某西人验云，此炸弹如发，毁地甚阔，一时京中大震。兆铭等以所谋已败，乃在东北园密商，复为第二次计。议定，培伦赴东京购药；璧君、仲实回广东、南京筹款；兆铭、复生仍留京布置。

——《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册，邹鲁，中华书局1960年5月新1版，第784、786页。

# 黄复生自传

黄复生

明年春汪精卫、陈璧君、方君醒、黎君重实、方君瑛等，邀往香港，一日乘小火轮至屯门岛试验各种方法。该地位于香港东北二百余里，乃割香港时划脱之瓯脱地也。岛主为邓同志三伯，地极幽静，虽终日轰然，亦无人知者。此行盖欲往汉口炸端方也。于是购一小豕，名之“端方”，系于一波萝树上，四周佐以鸡数支，砌一石圈如小城然，咸默祝如小豕能毙命者，则必能达目的。讵以电发火后，轰然一声，砂石四射，波萝树已飞腾天空，视小豕未尝损其一毛。推原其故，盖在空阔地中，而毫无压迫力也，众睹状咸悒悒不快。

.....

次晨八钟前往，余乘人力车甫及后海，则望见甘水桥上立持枪军警三人，俄见喻君乘人力车，伪熟睡状，经桥上堕物于下，下车往拾之。余知其用意，亦遂返寓，各以所见告。爰集议善后办法，决定喻、陈走东京购物，黎君走南洋筹款，余与汪君则留守焉，一俟款物备妥，再谋举动。议定后，喻、陈、黎三君明日遂行。

——《黄复生自传》，黄复生，《黄复生资料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隆昌县委员会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第14—15、17—18页。

# 庚戌汪黄谋刺清摄政王

冯自由

【暗杀团之组织】精卫旋赴日本，与黄复生、黎仲实、喻培伦（云纪）、曾醒、方君瑛、陈璧君等组织一小暗杀团，团员共七人，复生、培伦于制造炸药，素有心得，以在日本试验困难，精卫乃偕仲实、璧君、复生、君瑛等至香港，密设机关于黄泥涌道，时约同志李纪堂赴屯门邓三伯之农场试验掷弹及电气发火、化学发火、钟表发火诸法。

.....

【汪精卫之留别书】精卫于己酉一年间为经营暗杀事件，往返于日本、香港者二次。中山、克强及南洋同志屡阻其行险，均弗听。是年秋，同盟会南方支部成立于香港，众举精卫任书记，时倪映典运动广州新军反正，日渐得手，众同志咸欲精卫留港为助，精卫以与复生、仲实等有成约，坚不肯从。至十二月上旬，遂偕仲实、璧君悄然北上，濒行致书中山及南洋同志告别。

.....

【实行机关之设置】至冬十二月，精卫、仲实、璧君等均抵京，云纪携其所购置照相器具亦到，遂在宣武门外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设一照相馆，名曰守真，择期庚戌年元旦日开张，藉避世人耳目，另在东北园赁一屋，以为集合同志机关。

.....

【埋置炸药之失败】复生见事已发觉，仓皇返东北园，即夜开紧急会议，讨论第二次进行方法。以所余炸药无几，群推云纪赴东

京重购炸药，仲实、璧君往南洋筹款，精卫、复生在京留守，待炸药至继续进行。次晨璧君忽谓前晚埋置之铁坛罐必未经发现，主张复生、云纪二人重往甘水桥探视，以便是夜续行工作，复生等依言往探，则见有持枪警察来往梭巡，始失望而返。翌晨云纪、仲实、璧君三人遂各分途出发。

.....  
【营救团之效果】仲实、璧君、云纪于汪黄被捕后，同至香港，设机关于九龙城，专从事营救汪黄之活动。

.....  
【黄复生之自述】己酉年秋九月，予偕但懋辛同志赴北京经营暗杀机关，冬十二月，汪精卫始偕陈璧君、黎仲实来京，喻云纪亦于同时购置照相器具来京，设照相馆于琉璃厂，名曰守真，以为避人耳目计，择期庚戌年元旦开张，此固在东京预定计划也。.....予见事已败露，乃仓皇走还东北园，即夜开紧急会议，与会者喻云纪、黎仲实、陈璧君、汪精卫与予也。当经议决云纪赴东京重购炸药，仲实、璧君赴南洋筹款，予与精卫则留守，待炸药至乃继续进行，以所余之药无几也。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二卷，冯自由，上海三联书店  
2014年3月第1版，第230—232、235、237、246—247、249页。

# 庚戌年之党务报务

冯自由

是春沪同志王金发以枪杀变节党人汪公权案逃至香港，由余招待之于湾仔东海旁街七十六号冯宅。未几黎仲实、喻培伦、陈璧君等因与汪精卫、黄复生谋刺清摄政王于北京，失败来港，在九龙城设置机关，专从事营救精卫之活动。奔走一载，毫无所成。黄克强、赵声、胡汉民诸人以得总理电邀，相继往南洋筹划进行方法。

——《革命逸史》第三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第239页。

# 设法营救汪兆铭

胡汉民

既而余入庇能，璧君、仲实亦至，乃知精卫与理君俱未死，而同下狱，为永远监禁之刑。时伯先见在星洲筹款无效，一再与华侨同志张永福等晤对，亟厌之，谓此事非所长，遂返香港。克强亦返东京。余既见璧君、仲实，则屏去他事，日以营救精卫为第一任务。某夜召集庇能分部开会于璧君家园，余为此事提议，企众赞助，众颇冷漠。余废然退，就寝，乃恍惚梦精卫已被清廷宣告死刑，乃大哭。哭声惊邻室，仲实、璧君皆起，黄金庆、陈新政等询知故，自省其凉薄之非是也，慚怍引去。余复与卫五姑（璧君之母）、仲实、璧君、吴世荣出星加坡，乃稍稍有资助者。卫五姑更罄其私蓄，仲实、璧君遂先返香港，派人北行探视；余与邓泽如在星洲，尚续有所筹。

未几，余亦返港。时璧君、仲实、喻培伦、李佩书等赁屋于九龙城外，余亦时就其地密与商救精卫事。余欲一入京视察情势，璧君、仲实俱力阻，谓不特无益，且将为他同行者之累。此数月内，余思虑晦塞，为从来所未有。璧君偶言：“无巨金则所事更难，近来筹措无术，闻人有以博胜致富者，我等盍不为孤注一掷，为精卫兄，当亦无所惜。”余大然其说，即偕璧君、佩书往澳门博场。时璧君剪发作男子装，伪与佩书为少年夫妇，以所携百金作孤注一掷，不中，踉跄俱返，真所谓愚不可及矣。璧君、仲实等旋入京，余送其行，执手言别，余诵叶清臣贺圣朝词云：“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则皆泣下。

仲实等行后，余内自讼，觉党人当自求牺牲献身之路。孙先生

尝云：“惟积极始有善恶可言，消极则有恶而无善；余对于革命职责，断不容忧伤憔悴以死，余惟继续奋斗耳。”适孙先生由三藩市取道檀香山、日本过港（按是年总理未尝过香港，而系在庇能），约余与伯先、克强等往商再举计划。先生一见余，即曰：“我知子等谋营救精卫，我意再起革命军，即所以救精卫也。夫谋杀太上皇而可以减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前例；况于满洲？其置精卫不杀，盖已为革命党之气所慑矣。子亦尝料满洲必覆，则何不劝仲实、璧君诸人，集中致力于革命军事，而听其入京作无益之举，中于感情，而失却辨理力，我不意子亦如是也。”余自承初实督乱，最近所见已不然，且能振奋如故。先生乃不复言。

——《胡汉民自传》，胡汉民，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8月15日再版，第38—40页。

# 黎仲实筹款营救汪精卫

吴玉章

当我开始在日本买军火的时候，黎仲实也来了。但他不是来买军火的，而是来要回扣的。他一见我就说：“把回扣给我吧，我要去救汪精卫。”我说：“我为革命买军火，从来没有拿过回扣，并以拿回扣为可耻。……现在既然要救汪精卫，那么就拿去吧。”当时我对汪精卫的印象还很好，听说要救汪，便立刻给了黎仲实三千元。我这次经手的款项前后大约有六万元左右，黎是按百分之五拿去的。黎拿到这三千元后即回香港去了。

——《辛亥革命》，吴玉章（永珊），人民出版社1961年9月第1版，第107—108页。

# 临时稽勋局之组织

冯自由

稽勋局成立半载，本局及各省分局进行审议调查手续，略具端倪，余仍恐沧海遗珠，挂一漏万，因由各省议员调查员推举各省及海外各埠曾参与革命诸役之同志；陈少白、章太炎、李纪堂、谢缵泰、尤列、李植生、梁慕光、谭发、孙眉、曾长福、邓荫南、黄三德、唐琼昌、沈翔云、刘成禹、马君武、谭人凤、陈楚楠、张永福、吴世荣、黄金庆、邓泽如、萧佛成、曾锡周、马培生、黄隆生、张奐池、阮英舫、庄银安、胡毅生、黎仲实、宋教仁、张继、蔡元培、刘揆一……宫崎寅藏、平山周、萱野长知、池亨吉等二百余人，一律函聘为临时稽勋局名誉审议，请于审议会时出席讨论，或用函电商榷，以补调查所未及。另推举黄兴、黎元洪二人为审议会名誉议长，借资领导。

——《革命逸史》第三集，冯自由，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第348—349页。

# 喻大将军墓表

将军，四川内江人也，讳培伦，字云纪，姓喻氏。广州就义时，自承为王光明，王光明者，蜀人恒语子虚乌有之属也。夫自古烈士之殉名尚矣，自聂政后数千年而有培伦。既糜厥身，不欲以名累其亲，盖非独死烈也，即其意亦泣鬼神也。余观当世志士仁人，未尝不繇为孝子悌弟，而培伦其尤著者也。培伦有弟曰培棣，世所称大小喻者也。培伦文柔而培棣强武，两人者盖皆已尝从事革命，而共教于日本东京。河口之役，培棣战败走云南、广西及南洋诸岛间，至于争赴广州，则培伦止之曰：“我去，女必留，俱死无为，徒绝老亲欢。”于是相哀流涕而去。培伦故擅暴烈药术冠于国人，至粤乃佯为医者，以诸苛剧品自随，穷两日夜，制弹百许。起义时，则偕熊、但、饶、秦分往，身登陴掷之，湛伪兵无算。战方酣，敌弹洞培伦颐，力竭被执，不屈，临刑大呼曰：“头可断，学说不可绝。”遂遇害，时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也。年二十六，无子。培伦为人奇慧，研精药学，辄覃思废食寝，尝密锻为银药，小不谨，一爆几绝，苏时血浴其躯，然虑谍者奄至，遂亡去。久之，更阐明安平药弹，秘著书传党中，天下多遵喻氏法，而尤自矜惠躬试。汪、黄、陈、但、黎、曹谋刺端方，培伦挟弹从，不成，仍转图伪摄政，匿钜弹所经桥下，事泄发藏，欧美人莫能尽识，相惊为绝艺，卒以是亡虏。民国既建，褒元功，追赠大将军。越一年，培棣自蜀如粤立石，而杨庶堪为文镌之，以诏天下后世。中华民国八年六月吉日但懋辛敬书。参议院议长林森监修。

——《民国碑刻书法在广州》，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岭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42—45页。

# 痛哭方君瑛

《申报》

汪精卫二十日夜抵沪，甫入寓门，即询家人以方君瑛死事始末，且听且哭。既而方氏家人相继至，相对悲恸。盖北京谋刺摄政事件，躬与其事者，实为汪及喻云纪、黎仲实、黄复生、方君瑛、曾醒、陈璧君七人。

——《汪精卫抵沪后之行动》，《申报》（上海版）1923年6月25日，第13版。

# 喻培伦传

尚明轩

1908年前后，由于同盟会组织的起义迭遭失败，一部分革命青年转而醉心于个人恐怖活动，主张用暗杀手段对付清廷官吏。喻培伦也赞同这种主张。他认为“利器实用，莫便于炸烈药弹”，而且“暗杀为个人动作较易举”。便抛弃所学，转学到千叶医学校药科读书，钻研化学；并和吴永桼等专租房屋试验炸药、制造炸弹；还与黎仲实、黄复生等人成立了暗杀团的组织。

——《喻培伦》，尚明轩，《民国人物传》第一卷，李新、孙思白，中华书局1978年8月第1版，第85页。

# 谋炸端方于汉口而不成

罗 刚

自镇南关、河口相继失败后，同盟会党人深为沮丧，东京同盟会日益销沉。汪兆铭、黄树中（复生）等乃决行暗杀主义，欲藉炸弹之力，诛一二满清大僚，以为激动之方。时黄树中与喻培伦虽苦心研究安全炸药之结果良佳，然汪兆铭、陈璧君犹未敢深信。于是于本年春，至香港屯门邓荫南农场试验，偕行者有李纪堂、黎仲实、曾醒、方君瑛、汪兆铭、陈璧君等。逗留约一星期，黄、喻从事试验，举凡地雷、手榴弹、化学发火、电气发火种种，成绩均佳。时已定炸两江总督端方之谋，盖欲杀此满人督抚中排汉最烈者，以壮革命之声势也。乃于某日购小豚一，假定其端方，咸以端方猪目之，一日于岛上选定一处，有波罗密树一株，巨可拱把，系小豚于上，周围砌以巨石，宽可十丈，假定为威力圈，小豚之外，更左以鸡数只，同人咸默祷，此次如能达目的者，则小豚必无幸。布置既毕，乃用电气发火，机关一按，轰然之声震山谷，波罗密树已飞腾半空，环砌之石，亦皆碎裂，如遇冰雹，同人等视之，皆大欢喜，意此豚与鸡，必胥成肉糜矣。而孰知有大谬不然者，小豚及鸡，皆安然无恙，此其故有不可思议者。

——《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二册，罗刚，台湾财团法人罗刚先生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年7月初版，第1182—1183页。

# 吴玉章己酉年秋冬记事

刘文耀 杨世元

暗杀端方的计划搁浅后，吴玉章和暗杀团同志恐革命中沮，改谋入都刺杀清廷亲贵，以振党人之气。决定在北京设立暗杀机关，由黄复生、但懋辛于农历秋九月先行赴京，喻培伦在购置照相器材之后随后赶去，以开设相馆作掩护。黄复生、但懋辛到北京时已入冬了，苦无住处，又缺资斧，遂假冒学生投考入四川京官所办的蜀学堂，这才有了立足之地，并以担任小京官的盟员孙镜清处为信函转递点。陈璧君于南洋筹资后，11月上旬，与黎仲实同行由日本至北京，赁居于永光寺东街。玉章主要负责炸药、器械的购置与发付。因他与日本朋友宫崎寅藏（白浪滔天）相熟，通过宫崎的关系，辗转托日本人仓地铃吉秘密购买到武器弹药。11月中旬，喻培伦已购到全部照相器材，就将炸药和配制的机械，杂置照相器具中，由喻亲自运至北京。

喻培伦到北京后，即于宣武门外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赁一店面，修饰营业，以备运药居人。时陈璧君正热切地追求汪，表现得特别躁急，一打听到载洵、载涛两位贝勒，于欧美考查海陆军后，将于己酉岁暮途经哈尔滨回北京，就电东京促汪速行北上。汪频行致书孙中山先生与南洋同志告别，取道东北至北京，与黎仲实、陈璧君迁住于东北园。

——《吴玉章年谱》，刘文耀、杨世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27—28页。

# 黄复生

《戊午周报》

……时故陆军上将黄克强、孙尧卿、谭石屏，故大将军喻云纪，吴玉章诸君，组织野外演习，即加入。而喻君秘制银药，方爆炸，乃相与研究安全炸药。苦无师承，然未尝一日懈焉。药师东洋堂主藤井，为日本之革命家。因见其与安南人往还，问：精此道否？曰：知之。又问：能教授否？曰：能。遂与喻大将军皆受学，同时又得日本参谋部所著之兵器学，即肆力焉。既而僦屋十驮谷，从事实验，得最良之结果。又从化学研究自然发火法，在大森试验，成绩甚佳。时河口之役失败，汪精卫君约黄喻二公、黎君、仲石以暗杀主义诏勉同志。于是方韵松君之嫂若姊、汪君之妻陈碧君皆在，遂结为团体，旋至广东荒岛屯门，试验制药及发火法。……九月，黄公与喻大将军、但师长返国人京师，谋暗杀满州诸大酋起义，为天下先。既而汪君夫妇与黎仲实君并至，寓居东北园。翌年庚戌，设守真照像馆于琉璃厂大街，昼营业，夜伺诸酋动止。……翌晨，黄喻二公复往，一由西城，一由东城，则见警察三人守之（丘桥一带向无警察）。遂归，商善后之策。决定喻大将军与陈碧君由奉天返东京购药，黎仲石君赴广东南洋报告同志，黄汪二公留守北京，图再举。……

——转引自《内江文史资料丛刊·喻培伦资料集》，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委员会、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编史修志委员会1986年2月第一次印刷，第171—173页。

# 刺杀摄政王之经过

蔡德金 王 升

夏 往日本东京。并与黄复生、黎仲实、喻云纪、陈璧君、曾醒、方君瑛7人，组织一小暗杀团体，在香港黄泥涌道设立秘密机关，以香港屯门邓三伯农场进行爆炸试验。（《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  
.....

1月中旬 偕黎仲实、陈璧君等离香港悄然来北京，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即太平桥）开设“守真照相馆”，作为秘密机关，并在东北园租赁数间房屋，作为活动场所。（《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  
.....

4月2日 夜与喻云纪、黄复生再往银锭桥埋设导线，被人发觉，乃急返东北园。与喻云纪、黄复生、陈璧君、黎仲实诸人密议再图办法，决定由喻云纪往日本购买炸药；陈璧君、黎仲实赴南洋筹款；与黄复生仍留北京布置一切。（《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

——《汪精卫生平纪事》，蔡德金、王升，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3年6月第1版，第9—10页。

# 谋刺清摄政王被捕

蒋永敬

汪初欲入粤杀水师提督李准，港同志俱以为危；且广州将有军事行动，不欲以此惹起敌方戒备，因与黎仲实、陈璧君、喻培伦、黄复生、方君瑛、曾醒等入长江，欲杀两江总督端方。既而变计入北京，谋刺清摄政王载沣。展堂先生得汪灏行入京手书，仅八字，以指血写之，文云：“我今为薪，兄当为釜”。盖汪于民报第二十五号有《论革命之道德》一文，谓革命党人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薪投于爨火，光熊然，俄顷灰烬；而釜则尽受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不同，其成饭以供众生之饱则一。其血书即约举此义也。故展堂先生前诗中有“问谁堪釜，使子竟为薪”句。

三月中，国父有函至港，胡毅生电克强等速返，克强遂与伯先先后返港。展堂先生乃由新去庇能。陈璧君、黎仲实亦至，乃知精卫与复生俱未死，而为永远监禁之刑。展堂先生则屏去他事，日与璧君、仲实为营救精卫之计。某夜，召集庇能同志开会于璧君家园，会中展堂先生陈述精卫被难，亟应设法筹款营救。展堂先生报告时，声泪俱下，惟应之者寡，乃废然退。方就寝，恍惚梦精卫已被清廷宣判死刑，忽然纵声大哭，邻室仲实、璧君被惊起，同志吴世荣、陈新政等均起来问故，则见展堂先生趋步庭中，乃护之入室，扶卧榻上，展堂先生仍凄楚不已，群相劝慰。而展堂先生亦自作凉薄之非是。

四月十六日（五月二十四日），展堂先生偕卫月娟（卫五姑，璧君之母）、陈璧君、黎仲实、吴世荣至新加坡，继续筹款救精卫。

卫五姑则罄其私蓄；仲实、璧君则先返港，派人北行探视。展堂先生乃与邓泽如在星洲续有所筹。未几返港，续与璧君、仲实、喻培伦、李佩书等密议救精卫。展堂先生欲入北京视察情势，璧君、仲实俱力阻。

——《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蒋永敬，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1月初版，第109—110页。

# 庚戌蒙难

雷 鸣

【北上前夜的准备】先生旋赴日本，与同忧之士黄复生、喻纪云、曾醒、方君瑛、黎仲实、陈璧君等组织一小暗杀团体。彼时在东京密议的场所，为本乡区真砂町十五番地。当时陈璧君女士已先在日本，跟滔天的义弟九二四郎先生学习击剑。就中喻纪云本是日本千叶医专出身，对于化学知识十分丰富，他和黄复生两人就担任了小团体中制造炸弹的任务。旋因在日本试验困难，先生乃先偕仲实、璧君、复生、君瑛四人先至香港，设机关于黄泥涌道，时约同志李纪堂赴屯门邓三伯之农场从事种种试验。

【致中山先生书】先生于宣统元年一年中，为经营暗杀事件，曾先后往返日本二次。中山先生与黄克强氏，曾屡加劝阻，但先生意志已决，莫能挽回。虽是年秋同盟会成立南方支部于香港，邀聘先生为支部书记，先生仍坚不肯受。迨至同年十一月上旬，先生偕纪云、仲实、璧君悄然北上。濒行致书中山先生及南洋诸同志告别。

【蒙难前后经过】案既发，先生知道暂时已不能进行，其间即遣陈璧君女士与黎仲实至南京广州调达资金，同时派喻纪云往东京，先生与复生两人则仍留京内以观动静。

【党的营救】先生与党内同志的感情既如此深厚，故其被捕消息传出，党内马上发动营救。前面曾经说过，自银锭桥事发之后，

先生与黄复生留京，而派陈璧君女士偕黎仲实赴南京广州调达资金，喻纪云则赴东京续行购办火药。后来陈璧君女士亦转道前赴日本。当他们正在东京准备一切之际，忽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了先生被捕的消息。当时陈璧君女士本欲入京以身相殉，后来知道先生得免死刑，仅处终身监禁，遂稍心安。因此即会同纪云、仲实到香港计议营救之策。

.....

【金缕曲共绾同心结】胡汉民与璧君女士在新加坡筹得款项后，即回到香港，香港党人早在尖沙角设有专事营救先生及继续谋刺摄政王的秘密机关。惟如何派人进京布置一切，颇成问题。因仲实、璧君等虽欲挺身而出，无奈他们对案情直接有关，去京凶多吉少。因此遂改推邹鲁、郭守敦、张煊前往。

——《汪精卫先生传》，雷鸣，《民国丛书》第一编88，《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48—50、59—60、80、82页。

# 汪兆铭等狙击载沣 事泄被禁

杨 铎

汪兆铭（精卫）以举事数败，党人分化，革命非旦夕可期，而清廷复日以立宪缓和人心，乃偕黄复生、黎仲实、喻纪云、陈璧君等入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振起民族精神，频行啮指书血，以示不返。如京，日以配置炸药为事。三易其地，而事竟泄。纪云、璧君、仲实以先去得免。兆铭、复生被捕。后以善耆言，判禁锢终身。武汉起义始释出。

——《辛亥建国史纲》，杨铎，《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阳海清、孙式礼、张德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7年5月印刷，第77—78页。

# 汪精卫与陈璧君

康屯

开会筹款得千余元，续赴星洲亦得如干数，遂回香港与黎仲实等共谋营救之法，会武昌举义，北京岌岌，袁世凯请清廷释刺客以缓之，遂得生还。嗣粤人举汪为都督，辞不就，偕璧君南渡结婚焉。

——《汪精卫与陈璧君》，康屯，《申报》（上海版）1928年3月2日，第17版。

# 东方乐园中之革命轶闻

吴心培

讵不幸事泄，汪黄被逮，陈喻仅以身免，璧君既出险，偕胡汉民回槟榔屿，谋所以营救之者。时中山先生适亦在槟，遂假丹绒武雅海滨之许心广园集议营救，胡汉民报告被捕经过，述至汪、黄已定谳终身监禁一语处，声泪俱下，呜咽不可仰，即席筹千元，又公举吴世荣、黄金庆、胡汉民、陈璧君等前往新加坡募款，又得千余元，携同香港，由黎仲实等专司接洽营救之道。

——《东方乐园中之革命轶闻》，吴心培，《申报》（上海版）1933年12月3日，第19版。

# 陈璧君母亲资助革命

刘常平 李 可

陈璧君后来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忆自镇南关之役以后，革命屡起屡蹶，精卫虑无以对慷慨输将之同志，乃与余及曾醒、方君瑛、黎仲实、喻云纪、黄复生等约入北京。谋于清廷根本之地，为非常之举，以振奋天下之人心。顾所费过万金，无所出。而为事至秘，不能以醵资望之同志。吾母知余等隐衷，乃典质衣饰以足其数，吾等乃得成行。”

——《风雨晚晴园：不应忘却的辛亥革命勋臣张永福》，刘常平、李可，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122页。

# 汪与方曾两家渊源深厚

朱子家

汪精卫、陈璧君、黎仲实、方君瑛与曾醒这五个誓同生死的革命同志，终于因汪、陈、黎三人于宣统元年离日赴燕都谋刺摄政王载沣而劳燕之分飞。当启程之前，彼此认为此生将无重见之望，相对郑重叮咛，形同诀别。不意汪氏等之谋刺未成，被逮入狱，而清廷又以笼络人心，于宣统三年九月竟邀赦释。出狱之后，旋即赶赴上海，方君瑛、曾醒亦偕同方君璧由汉口赴沪相晤，此五人于死别之后，又复生聚，非但出诸意料之外，且有形同隔世之感，其欢慰自应不同于寻常，他们还共同摄了一张照相，留一难得之纪念。

那时方君璧犹在童年，也还是初次见到汪黎两氏，在她幼稚的心灵中，所留下的印象是：黎氏短小精悍，谦逊而随和，什么人都对他有亲切之感。汪氏则温文儒雅，寓和蔼于严谨，平时衣冠整洁，一言一动，拘守礼节，即有时讲笑话，也决无逾份之处，但他自有一股慑人的威严，在他面前，谁也无形中觉得会有一些拘束。方君璧叫黎仲实为二哥，称汪精卫为四哥。但汪黎二人，对方君瑛与曾醒却都极敬重，遇有较为重要的事，也一定提出来共同就商。他们在上海盘桓了一两个月，除上述诸人外，陈璧君的母亲卫月朗也来了住在一起。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册，朱子家，香港春秋杂志社1965年8月5版，第68—69页。

# 黄复生革命事略

《中央日报》

民国元年，蜀军政府派黄同志与李伯申、熊斐然等任南京总统府代表，后为参议院议员兼任印铸局长。是年冬赴香港，旋走南洋，游新加坡，槟榔屿。翌年秋偕陈壁君、黎仲实诸同志赴法国。时欧战方酣，黄同志拟前往调查最新炸药，然以战事之故，各国均严守秘密，不易得也。

——转引自《黄复生资料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隆昌县委员会，内江市内部刊物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第128—129页。

黎  
仲  
实  
资  
料  
集

# 黄花岗同人祭黄公文

《中华新报》

中华民国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黄公克强卒于沪上，越四十有三日将归葬湖南。昨（十二日）晨黄花岗同人等，念公一生勋节彪炳，志行艰烈，要以广州一役为最。爰集当时与其事者，谨致祭于灵前，而哭曰：

呜呼！革命义昌，多士来同，身倡行危，孰若我公。湖湘首难，一蹶而东，春申江上，网离飞鸿。镇南方败，河口兴戎，屡兴益厉，虽败犹雄。爰及阳夏，首当其冲，亦越癸丑，挞彼昏蒙。被推自众，义不恤躬，十年百战，九死成功。永念生平，慨慕何穷，羊城一役，厥功尤隆。某等无状，提挈相从，敢忘累德，允播高风。繄昔辛亥，清政攸敷，狡英西逞，强俄东迫。公乃愤起，时不再获，周咨同志，获踪定策。袭彼南粤，奠兹禹宅，虽在偏隅，鹿死何择。西极川滇，北从沙碛，义士遄至，皆公远辟。东自扶桑，南遵海舶，转械筹饷，皆公擘画。既张我旅，既修我戟，公自为帅，探穴入泽。不意腹心，自藏奸逆，弹药输止，先期诇刺。大索三日，群情汹汹，公日毋尔，有死无惜。若惜其死，于何逃责，当机迅赴，举义一夕。米聚作垒，肩乘斫栅，公临奋嗥，以一当百。一日两夜，雷飈霆砉，清军河上，束手辟易。终以寡挫，势分援隔，枪空丸莢，街陈骸骼。公犹不挠，冒阵身只，勇入督署，犁求豺狼。迨公之出，兵来络绎，公屹不动，擎枪四射。连发俱中，重围始蹙，公亦丧指，裹创投适。背城殉义，七十二魄，公之不死，天脱其厄。天不死公，公责未释，曾不五月，共和遂辟。辟而复塞，几移盜蹠，公敢告劳，再事扶掖。扶掖不胜，

精诚感格，西南继起，卒致赫赫。人方思公，公乃委迹，邻帮惊悼，空国踊擗。呜呼，哀哉！谓天戾公，屡蹶不覆。谓天右公，功成不禄。前成之艰，后夺之速，茫茫彼仓，是祸是福。呜呼，哀哉！□黄秋老，碧血犹渍，歇浦潮咽，大星遽坠。吾侪后死，将安成志，瞻望灵輶，惟余涕泪。呜呼，哀哉！

孙文、宫崎寅藏、谭人凤、陈炯明、朱执信、胡汉民、姚雨平、何天炯、李肇甫、方汉城、苏慎初、柳聘农、陈方度、胡毅生、徐维扬、马育航、宋铭黄女士、赵光、李栖云、钟秀南、黎仲实、陈达生。

——转引自《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中华书局1984年6月第1版，第403—404页。

# 身后哀荣

## 复黄复生函

孙文

理君吾兄惠鉴：

接诵手书，介绍刘松云君已相见，藉谂近祉多佳。谢惠生兄在此时，从伊处得兄消息，川中颇有暗潮，近想已解决矣。时局尚未见何等光明，吾人惟努力于所当尽之责任，锲而不舍，后必有功，可预期也。

同志黎君仲实于前月二十五日病死沪上。伊自民国元年以来不涉足于政治，而常郁郁不自得，遂不复留意于营养。死后遗有孤儿、寡妇，而党人大抵皆在窘境，无力为助。兄与仲实为道义之交，曾共患难，不审能为伊身后设法否？附及。

即颂

近安

孙文启 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转引自《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华书局1985年4月第1版，第177页。

# 悼黎仲实

朱执信

人家说：

“人人只晓得时间就是金钱；  
到了风刀欲断，  
丝喘犹悬，  
坐垂堂纵有千金，  
都买不转百年如电。”

你看四大何曾值一钱。

虽然糟蹋了事业千秋，  
到底没有卖也，  
你这光荣的贫贱；  
你也不要再买也；  
这乌兔匆匆几十年。

你除开了看得破的功名，  
难道有忘不来的恩怨。  
任你享乐怎样凡猥，  
神智怎样颓唐，  
我知道你一会子吐茧丝缠，  
霎时间抽刀水断；  
你这吐不出忍不来的痛苦，

都拼拢在你泪涸神枯的两个眼。

你抛弃了将来，  
来保护你的从前。

到了今天；  
我眼里享自由的仲实早已死了，  
心里闹革命的仲实从此再无更变！  
还有那活着便卖了从前的，  
比你更可怜！

——《悼黎仲实》，朱执信，《星期评论》1919年11月30日，  
第4版。

# 志黎仲实先烈

胥 梵

黎先生仲实，中山产，民党健将也。智勇忠实，胆略逾恒。追随总理多年，擘画参赞，与先烈廖仲凯同工。先生从事革命工作，忠勇勤奋，不计利禄，故先生之名未彰。辛亥春，偕胡汉民廖仲凯诸同志，微服潜居北平，乘隙狙击载淳，只身杀仇，奋不顾身，旋以寡不敌众，未遂大志。而先生卒获自卫出平者，乃智勇过人也。民十之秋，先生公干莅沪，会沪上时疫盛行，以劳瘁过度，染疾寝寓。特先生素忌药石，家人劝进罔应，喟然叹曰：“予奔走半生，革命未成，大丈夫生死有数，人食五谷，谁能不病，焉赖斯草木为哉？”一时亲友毕集，劝进西药，先生坚不纳。予以友谊故，越日奔沪省视，而先生竟长逝矣。时军阀当道，大局未定，遂葬于万国公墓焉。余昨道经墓侧，睹先生墓塚青青，为之低徊靡已。噫！先生因公殒命，事绩不亚于诸烈，而英名迄未表彰，殆天丧斯文耶？抑追悼尚非其时耶？抚今思昔，能不怅然，略志数语，聊供革命史料之一助。

——《志黎仲实先烈》，胥梵，《申报》（上海版）1930年8月28日，第11版。

黎  
仲  
实  
资  
料  
集

# 黎静婉致宋庆龄函

黎静婉

宋庆龄委员长：

我是黎仲实之女黎静婉。先父黎仲实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因积痨成疾于1919年病故，葬上海万国公墓。墓碑系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碑后有先父传记，曾于战火中被毁，一部份经于解放初期函告何香凝世伯母，当即派人修复一新，党和政府的关怀终身不忘。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先父的墓地被毁，墓碑与尸骨都已不知去向，悲痛的心情一直压在内心不知向何处诉说，思想上亦有顾虑。关于先父的事迹我因当时年幼知道不多，从香凝伯母和承志同志在报上发表的文章知道一些，据说中山先生遗著中也有提及先父的事迹。我是一个年近七旬的中学退休教师，心想先父也是一个献身于祖国的革命者，因积痨成疾而去世，有一个安息之地也很应该的。为我要求重建先父墓地，并照中山先生手迹立碑以慰亡灵，请大力支持，早日解决，实深感祷。

此致

革命敬礼

附呈孙文题黎仲实碑照

黎静婉敬呈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馆藏

# 黎静婉致廖承志函

黎静婉

廖承志副委员长：

先父黎仲实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因积劳成疾于1919年病故，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墓碑是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碑后有传记，曾于战时损坏五分之二。解放初期曾函告何伯母（是我从小对您母亲的称呼）即得世伯母亲笔回信并转有关部门将墓碑修补好，万想不到在四害横行时又遭浩劫，由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墓碑失落。于去年九月曾来函您和宋庆龄名誉主席要求仿原样重立墓碑，春节前即有上海民政局童科长前来，说有宋庆龄名誉主席批示，委托他们办此事，我还特地提供了一些有关书籍、报刊、孙中山先生选集中有关先父的文字资料。童科长来了几次，说明查实确有先父之事，但墓碑已失散，无法找回，重建又有困难，至今已有几个月了，仍未解决。我已年逾花甲，体弱多病，唯一心愿是重建孙中山先生为先父所树墓碑，一方面能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遗墨，一方面也能告慰先父在天之灵。

电波传来宋庆龄名誉主席病逝的噩耗，悲痛欲绝，得知她有病在身，还关怀我先父之事，感恩在心。今天宋庆龄名誉主席首长已在万国公墓安葬，为我没能参加安葬深感遗憾。

再次恳请能重建先父墓碑，望您大力支持，早日解决，不胜感激！！

此致  
革命敬礼！

另有附页在后

黎静婉敬上

1981年6月4日

附上孙中山先生题字的墓碑照片

上海万国公墓坟地编号是 A 字一万零六、八号，新编 B 字 180 及 182 号。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馆藏

# 关于参加黎仲实墓重建迁葬仪式的通知

前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黎仲实先生，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帝制、创建民主共和，历经艰辛、卓著勋劳，于1919年在上海逝世。“文化大革命”中黎墓毁于动乱。三中全会后，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及廖承志同志等对黎墓重建深表关注，兹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具体落实，迁葬于万国公墓，已重建竣工，订于本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在万国公墓举行迁葬仪式，请届时莅临参加为荷。

此致  
敬礼！

民革上海市委会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请于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在陕西北路186号民革上海市委会集中乘车前往)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馆藏

黎  
仲  
实  
资  
料  
集

# 老同盟会会员黎仲实陵墓重建竣工

《文汇报》

老同盟会会员黎仲实先生陵墓重建竣工，昨天上午在万国公墓举行重建祭扫仪式。

仪式由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陆玉贻主持，副主委李赣驹在墓前简要介绍了黎仲实先生的事迹。黎仲实先生墓前树立着孙中山先生当年题写的“黎仲实先生之墓”的墓碑。墓前陈列着上海市政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民革上海市委送的花圈。

市政协副主席杨恺、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杨增年，黎仲实先生的女儿黎静婉等参加仪式。

——《文汇报》1985年11月24日，第2版。

# 黎仲实墓重建竣工

《上海民革》

老同盟会会员黎仲实先生墓重建竣工，十一月廿三日上午在万国公墓举行重建祭扫仪式。

仪式由我会副主委陆玉贻主持，副主委李赣驹在墓前简要介绍了黎仲实先生的事迹。他说，黎仲实先生一八八六年生于广东省高要县。青年时期东渡日本，寻求救国道路。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黎仲实先生屡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国组织反清起义，曾协助黄兴举行“钦州起义”，人称“钦州副元帅”，又与吴玉章一起筹集军械弹药支持黄花岗起义。一九一九年积劳逝世，年仅三十四。

黎仲实先生墓前树立着孙中山先生当年题写的“黎仲实先生之墓”的墓碑，在重建祭扫仪式上，上海市政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民革上海市委、宋庆龄陵园、重庆中学和黎仲实先生的家属献了花圈。

市政协副主席杨恺、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杨增年，民革上海市委副主任李赣驹、张国魁、陆玉贻和黎仲实先生的女儿黎静婉等家属，以及部分辛亥革命元老的后裔等三十余人参加了祭扫仪式。

——《上海民革》1985年11月30日

# 黎仲实碑文

黎静婉

先父黎公仲实，名勇锡，广东肇庆人，生于一八八六年一月廿九日。一九〇二年留学日本，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五年，组织参加军国民教育会、革命军事学校，并由兴中会转入同盟会会员，为最早的骨干之一。一九〇六年调查两广革命实力。一九〇七年负责为镇南关起义准备军械、弹药、粮饷及军用券。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〇年起义于钦州，人称“副元帅”，还参加了马笃山、河口等战役及谋刺清大臣、清摄政王活动。一九一一年黄花岗起义负责购买军火。辛亥革命后常奔走于越南、泰国、日本间，出生入死，献身辛亥革命，终因积劳成疾，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病逝，葬于万国公墓。中山先生亲题墓碑，亲批抚恤金，赡养遗寡孤女。墓碑损于战争，解放初，蒙何香凝提请政府整修一新，但又毁于十年动乱，现蒙政府仿原样重新修复，以慰英灵。

女儿黎静婉敬拜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立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馆藏

## 参考资料

1. 孙文：《建国方略》，北新书局1927年7月。
2. 章开沅：《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3. 张磊：《孙中山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4. 张宪文、方庆秋、黄美真：《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5. 陈建华：《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山卷》，广州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6. 汪精卫：《汪精卫全集》第二集，三民公司1929年11月初版。
7. 吴芹：《近代名人文选》，广益书局1937年2月再版。
8. 《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民国丛书》第五编9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
9.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
10.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六集，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
11. 尚明轩、余炎光：《双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12.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三册，中华书局1960年5月新1版。
13.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全二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3月第1版。
14. 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4月初版。

15.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12月3版。
16. 尚明轩：《何香凝传》（增订版），民族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7. 李新、孙思白：《民国人物传》第二卷，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版。
18.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1月初版。
19.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
20.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21. 陈福霖、余炎光：《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
22.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2006年7月第2次印刷。
23.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8月第1版。
24.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
2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26. 胡汉民：《胡汉民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27.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28. 中国人民政府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版，1981年8月沧州第3次印刷。
29. 黄彦、李伯新：《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9月第1版。
30. 田莘、邢照华：《同盟会与辛亥广州“三·二九”起义》，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
31. 刘常平、李可：《风雨晚晴园：不应忘却的辛亥革命勋臣张永福》，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10月北京第1版。
32. 上村希美雄：《宮崎兄弟伝 アジア篇》（下），葦書房1999年3月。
33. 吴玉章（永珊）：《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9月第1版。
34.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8月15日再版。
35. 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民国碑刻书法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36. 中国人民政府全国委员会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隆昌县委员会：《黄复生资料集》，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37. 李新、孙思白：《民国人物传》第一卷，中华书局1978年8月第1版。
38. 中国人民政府全国委员会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中国人民政府全国委员会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委员会、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编史修志委员会：《内江文史资料丛刊·喻培伦资料集》，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39. 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二册，台湾财团法人罗刚先生

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年7月初版。

40. 《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民国丛书》第一编88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41. 蔡德金、王升：《汪精卫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42. 阳海清、孙式礼、张德英：《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7年5月印刷。
43. 刘文耀、杨世元：《吴玉章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44.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5年8月5版。
45.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4月第1版。
46. 《申报》（上海版）1923年6月25日，第13版。
47. 《申报》（上海版）1926年10月12日，第13版。
48. 《申报》（上海版）1928年3月2日，第17版。
49. 《申报》（上海版）1930年8月28日，第11版。
50. 《申报》（上海版）1933年12月3日，第19版。
51. 上海《中华新报》1916年12月25日。
52. 《星期评论》1919年11月30日，第4版。
53. 《文汇报》1985年11月24日，第2版。
54. 《上海民革》1985年11月30日。



# 后记

黎仲实先生的身后无疑是寂寞的，这与他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且英年早逝应该有相当程度的关联。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前后，沪粤两地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各自着手黎仲实先生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2015年经由黎仲实先生后人牵线，两地就合作事宜一拍即合，方有今日《黎仲实资料集》之面世。

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相关方面的鼎力支持和帮助。黎仲实先生的后人曾爱平女士亲手整理资料、撰写文章，并倾其所有提供了家藏的珍贵文物资料以资利用，本书中所收图片及资料除已注明者外均为曾爱平女士提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曾爱平女士已将家藏部分珍贵文物资料捐赠给宋庆龄陵园管理处永久保藏。粤方苏泽明先生以同乡之嘉谊、同道之襟怀，历时经年，行程千里，筚路蓝缕，初成一稿，并慨然将之与沪方合璧，为本书的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山大学邱捷教授审阅全稿，提出了卓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实为本书增色不少。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朱玖琳女士、黎仲实先生的后人潘子伟先生、陆树芳女士等也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文物和资料。本书摘录汇集了诸多前辈关于黎仲实先生史迹的成果以资研究，因无法逐一联系，如有涉及版权事宜望与宋庆龄陵园管理处联系。中国中福会出版社的余岚、郑晓方两位老师为本书的出版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此一并对所有助力本书编辑出版的各位老师表示真诚的感谢！

限于客观条件和编者水平，本书对海外和港台地区保存的相关资料涉猎极少，也难免存有疏漏和差错之处，敬祈不吝指正。

2016年11月